

孩子，你别哭

0613214

47.555
52-02

孩子，你别哭

〔肯尼亚〕詹姆士·恩古吉 著

蔡临祥 译



10004265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James Ngugi Wa Thiong'o

Weep Not, Child

根据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64年英文版和1971年斯瓦希里文版译出。

封面设计：秦 龙

孩子，你别哭

Haizi, Nibieku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延庆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10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2}$ 插页 2

198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700

书号10203·184

定价 0.67元

第一部

暗淡

第一章

她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那双眼睛虽然不大，但明净而敏捷。不难看出妮约卡比曾是一位容貌秀丽的姑娘。然而，生活的困苦和岁月的流逝已经悄悄地带走了她的青春年华。尽管如此，她还保持着昔日那种热情端庄、落落大方的风度，黝黑的脸上依然经常挂着笑意，放着异采。

“你想上学吗？”妮约卡比问了孩子一声。

“唉！怎么不想呢，妈妈！”恩约罗格惴惴不安地回答说。他有点害怕妈妈突然收回这句话。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妮约卡比说：

“我们是穷苦人家，你知道吗？”

“我知道，妈妈。”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声音微微颤抖。

“因此，你就要象其他孩子那样吃不上午饭了。”

“我知道。”

“你不会因某一天逃学而给我丢脸吧？”

啊！妈妈，我决不会给你丢脸，只要你让我上学，只要你同意，一切你都放心好了……恩约罗格沉思着。孩提时代天真的梦想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回味地沉醉在甜蜜的梦想之中，一切若隐若现，梦中只有他自己，还有那美好的未

来……“我要上学！”他激动地叫了起来。

他说得很慢，声音洪亮。他妈妈全听见了。

“好吧，你从星期一开始上学。你爸爸一领到工资，我们就到商店去，我给你买一套衣服。”

啊！妈妈，您简直就是天使。是的，您就是。这时，在幼小的恩约罗格心里骤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妈妈难道请教过巫师？否则她怎会知道我从未说过的愿望呢？现在，我虽然只穿着这件破旧的粗布衫，可是不用多久，我就可以第一次穿上一套象样的衣服了。

“非常感谢您，妈妈。”恩约罗格觉得有必要再说一句。他虽不太习惯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强烈的感情，但他的眼睛已经表达了他心灵中的一切。妮约卡比已把这一点看在眼里，心中也异常兴奋。

这天傍晚，卡马乌回到家里时，恩约罗格将他叫到一边，低声告诉他：

“卡马乌，我要上学了。”

“上学？”卡马乌用略带惊讶的口气问。

“是的。”

“是谁告诉你的？爸爸？”

“不是。是妈妈告诉我的。你也上学吗？”

“不，兄弟，我正在学木工，不能半途而废。但你能上学，我也很高兴。”

“是真的，我要上学了，我心里特别高兴，但我希望你能上学。”

“兄弟，你不要替我担心，以后一切会好的。你学文化，我学技术，以后我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我们全家也能住上好房子了。”

“是这样，”恩约罗格若有所思地说，“这一切是我向往的。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想贾科波能象霍尔兰斯先生那样富裕，就是因为他有文化。这就是他们将自己的孩子一个个都送到学校念书的原因，无疑，他们都明白有文化的价值。”

“确实是这样。不过，有些人要念书，有些人倒不一定，他们可以干这样那样的工作。”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都能象贾科波的大儿子约翰那样到学校念书，那就更好了。人们总说，他已在肯尼亚完成了学业，现在要远走高飞了……。”

“到英国。”

“要么去缅甸。”

“英国、缅甸、孟买或印度都一样，都是远方的国家，要到那里去必须漂洋过海。”

“霍尔兰斯先生就是从那边来的吗？”

“是的。”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要离开英国那样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呢？他一定是个笨蛋。”

“这就难说了，我们很难看透白人的心。”

一条又长又宽、乌黑漆亮的柏油马路横贯肯尼亚整个国土。在烈日炎炎的日子里，如果你走在这条马路上，你可

以看到不远处路面布满了无数小湖泊，可你走到跟前，这些远看闪闪发光的小湖泊便突然消失了，然后又出现在前方的路面上。有些人将它称为神水，因为它常常使你产生幻觉，可望而不可即，尤其当你口干舌燥时，情形更是如此。这条公路平坦地伸向远方，没有尽头。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起点。你沿着这条公路向前走去，就可以直达都市。穿过都市，然后又往前通向人们所不知道的远方，也许一直通到大海之滨，与海相接。这条公路是谁修筑的呢？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白人修筑的，也有人说是世界大战期间，当战火从远方烧到这里时，由意大利战俘修筑的。其实，人们根本就不了解世界大战的情况，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见过那次动用飞机、毒气弹、炸弹和其它火器互相残杀的大规模战争。他们更不知道当时从空中投下的炸弹往往在顷刻间将整个国土夷为平地的战争惨状。参加过那次大战的黑人同伴们说大战规模确实巨大，因为当时就连英国人也坐卧不安，甚至常常为战争祈祷。以前曾经爆发过一次战争，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目的是要赶走那些扬言要征服黑人并将黑人变为奴隶的德国人。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并且都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只有老人或成年人还多少记得这些事情。但是无论如何，那次战争也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大。因为当时没有炸弹，黑人也没有到埃及和缅甸去。

修筑这条柏油路的意大利战俘在这里是声名狼藉的，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与当地黑人妇女一起寻欢作乐，黑

人妇女给他们生下了孩子，这些孩子的皮肤虽然看起来是白的，但根本不是真正的“白”。更令人难堪的是，这些孩子面目丑陋，身上长满了疮，一直长到嘴边，一大群嗡嗡叫的苍蝇无时无刻不围着他们转。人们议论说，这简直是一种惩罚，因为黑人本来就不该和白人统治者谈情说爱，白人从来就不把黑人当人看待。

那么，白人为什么要互相打仗呢？这一点，你根本无法理解。你只能知道他们都是白人，用毒气、火器和炸弹互相残杀。他们每到一处，甚至还强迫当地人帮助他们打仗。事情本身令人费解，他们说他们是打希特勒（希特勒可是一位英雄！他的存在常常使英国人谈虎色变，你要知道，他并没有被杀死，他的消失只是暂时的），可是希特勒本身也是白人，因此他们的这种解释不过是为了愚弄别人而已。最好还是不要去打听这些，能够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以及你的左邻右舍也就够了。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还想了解其他的人和国家，甚至大洋彼岸遥远的国家，如俄国、英国、缅甸等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那你可以找个借口，悄悄躲开你的妻子到吉潘加城里去，你可以告诉你的妻子到城里买肉，至于到城里以后买不买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说呢？

“好，这是个好主意，你去吧，可你别到城里瞎游荡，别耽搁太长的时间。你们这些男人我是了解的，不想干活就到城里去，到了城里，没有别的，就是饮酒作乐，而我们这些奴隶们，却永远呆在家里干活流汗。”

“我很快就回来，不会呆太长的时间。”

“你那双眼睛滴溜溜地乱转，就不好好看我一眼；你要在城里呆一整天的……。”

“你相信我好了，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让我相信？你呀！”

从马胡阿村到吉潘加城里，有许多条道路可走，有一条大道经过城郊，你可走大道。同时，你还可以穿过山谷走小道。在这个山脉连绵的国度里，就象吉库尤的土地那样，有许多山谷和小小的平川。就是走那条大道，也要穿过一道山谷，然后才能到达山的那一边。那一边是两个山谷的汇合处，逆折回川，豁然开朗，形成一个平原。这个平原近乎一个正方形，四道山谷各自与平原的一角相连。有两道山谷直通黑人的国度，另两道山谷则成了黑人和白人土地的分界线。平原周围四道山梁相对而立，虎踞龙盘，各自雄峙一方。有两道山梁又缓又宽，相距很近，仿佛相互依偎；对面两道山梁又高又陡，犹如刀削。如果你站在山梁上，你可放眼千里，对山下的一切饱览无遗，还可辨别出山下的土地哪些是黑人的，哪些是白人的。因为黑人的土地是贫瘠的红土，而且杂乱无章。白人移民的土地都是黑黝黝的，到处都很规整。

吉潘加城就座落在这块平原上。它虽不是一个大都市，但城里也有一个大鞋厂，许多黑人都在这个厂里当雇工。城里的街道两旁，印度人开的商店鳞次栉比。据说这里的印度商人都腰缠万贯，很富裕。他们还雇佣一些黑人青年替

他们干活。你不可能对这些印度人产生好感，因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本地的差别很大，而且相当奇异，令人讨厌。可是，对他们做生意的那一手却不能小看；他们的商店琳琅满目，各类商品应有尽有。白人移民常常带着妻子和孩子到这些商店去购买东西。印度人害怕白人，比如说，你正在他们的店里买东西，这时白人正好进来，那他马上就会搁下你要买的東西，转身迎了上去，战战兢兢地先应付白人。有人说这是狡猾的印度商人蒙骗白人妇女的一种手法，因为白人妇女买东西时，看到印度商人害怕的样子，就会认为商人决不会在价格上欺骗她们，因此商人说多少，她们就付多少，从不讨价还价。

除了在印度人的商店里买东西，黑人也常到城市另一头邮局附近的非洲人商店里去买东西；在非洲人开设的商店里，商品可没有那么齐全，而且价格也昂贵。此外，非洲商人的态度也比较粗暴，一遇到妇女去买东西，他们就会用妇女所熟悉的斯瓦希里语粗鲁地骂她们。所以大家认为最好还是到印度人的商店去买东西。也有人建议，如果要到非洲人的商店去买东西，最好三五成群一起去。有一天，一位普通妇女说：“我们黑人一块儿去吧，一定要他们廉价出售。必须这样才行。谁让他们瞧不起我们穷家妇女，谁让他们剥夺我们买东西的正当权利呢？为什么白种人、红种人可以买到廉价的东西呢？”

在黑人、白人和印度人混杂的大商场里，你简直就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那些印度人。他们也是白种人吗？他们也

是从英国来的吗？有些去过缅甸的人说，印度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也贫困潦倒，也受白人的统治。在印度有一个叫做甘地的人，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先知先觉者。他一直为印度人的独立而斗争。他个子瘦削，穿着朴素，干瘪的身上总是披着长长的一块布。如果你到印度人的商店去，就可看到每家店铺里都挂着他的肖像。印度人称他为祖宗。据说这位祖宗实际上就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他告诉人们不要去参战，因此大战期间，当黑人被迫应征参战时，印度人却公开表示拒绝，结果谁也不敢干涉他们。肯尼亚国内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白人不喜欢印度人，因为印度人拒绝打希特勒；而且有人还说印度人是胆小鬼。因此，后来非洲人对印度人几乎也有这种看法。

非洲人经营的商店都在一条街道的两旁，彼此相对，那里整天嘈杂不堪，空气污浊。肉店附近弥漫着强烈的烤肉味。常有一些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在街道上游逛，消磨时光。有些人也许能在白天为肉店干点活，最终领到一英磅肉的报酬。市民们称这些人为懒汉。乡村的人说这些人最终不是变成小偷，就是变成流氓犯罪分子。这种说法常常使人提心吊胆，因为犯罪分子意味着他们可能从事凶杀，而凶杀是很残忍的，不管凶手是在阴间或人间总是受到诅咒的。人们很容易认出这些青年人，因为他们常在咖啡馆里、肉店里、甚至在印度人的商店里游荡，等待店主给他们什么活干，以便能得到一点充饥的东西。有时这些人还自称希特勒分子。

城里有一家小小的、但很有名的理发店。理发师个子不高，淡褐色的皮肤，头发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平素很喜欢开玩笑。他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谈天论地讲故事，常常使人高兴得捧腹大笑。远近的人都认识他，他也非常了解周围的人。人们习惯地称呼他“理发师”，而不叫他的名字。如果你说不认识这位理发师，也不知道他的理发店在哪里，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你不是陌生人就是傻瓜。城里人所谓的“傻瓜”，是指妻子不让靠近她的大腿的男人。这么一个小理发店，那些能唱会跳甚至满口流利英文的人都去过。

“这一切，我是在世界大战期间知道的。”

“大战的规模难道真的那么大吗？”

理发师住了手，翻转着手里的剪刀，剪刀发出一阵阵嘎吱嘎吱的声音，人们都屏住气，满腔热情地等着理发师讲些有趣的故事。

“乡亲们，你们要是亲临其境的话，就不会问这些了。当时大小炸弹一起扔，爆炸声夹杂着机枪声，震耳欲聋，弹片横飞，人们血肉模糊，鬼哭狼嚎。啊，你当时要是在场就好了。”

“它的规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大吗？”

“不！不！不！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直就象孩子们打着玩儿似的，范围也很小。那些参战的非洲人也不过是一些挑夫。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头转到这边，啊！不，转到这边^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连我们也拿起枪来

^① 此处是理发师向顾客说的话。

打白人啦。”

“白人？”

“是啊，当然是白人。他们并不象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上帝。我们还同白种女人睡过觉呢！”

“那么白种女人的味道如何呢？”

“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我倒更喜欢黑种女人，浑身肉墩墩的还带点儿汗味。可是那些白种女人……你知道吗……干瘪干瘪的……没有意思。”

“奇怪的是，当你开始……。”

“对了！还没有开始……你会认为……嗯，有些新鲜……但是过后……白搭。但你还得付钱。”

“有那样的女人吗？”

“有的是，她们都是卖淫的女人，甚至在耶路撒冷也能见到。”

周围的人听得简直入了神。

“你说有个地方叫耶路撒冷？”

“啊，你不知道，我们还亲自去过，就是现在……你剪好了，不！再等一会儿……”他拿起剪刀，嘎嚓嘎嚓再剪了两下。“好，现在好了，这下子你变得更精神了，要是你去耶路撒冷的话……。”

“哎呀，天黑了！”

“我得走了。家里人还等着我买吃的呢！”

“我也得走了，我答应过妻子今天给她买点肉回去，你看，天黑了。”

“这些女人！”

“是呀，全都是为了这些女人。”

恩戈索一边唠叨，一边随着人们走出了理发店。他常常是这家理发店的顾客。理发师的故事使他想起过去的经历，也想起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受的苦。当时他还年轻，大战期间被迫当了挑夫，为白人士兵挑行李，同时还要披荆斩棘，为他们筑路修桥。他们虽说也在打仗的行列里，人家却不允许他们有枪。就象理发师所说的那样，战争本身残酷极了。他的两个孩子也参加了那次战争，战争结束以后，只有一个孩子活着回来。回来的这个孩子对战争常常保持沉默，有人提起的时候，他也只是说那次战争太残忍和可怕了。

恩戈索在肉店里买了四磅肉，将它平分成两份，准备一份给大老婆恩杰莉，另一份给小老婆妮约卡比。做丈夫的处理这类事情必须格外小心，只要有点差错或者稍有点儿偏心，一下子就会惹起一场家庭纠纷。恩戈索生怕家庭里平静的气氛遭到破坏。他知道两个妻子彼此亲如手足，相处很好，全家也很和睦。但他也总以为不能完全相信她们，因为女人往往心胸狭窄，容易产生嫉妒心。女人动怒的时候，用殴打的方式对付她们是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恩戈索平时不太殴打妻子，因此他的家庭是远近有名的和睦家庭。尽管如此，恩戈索心里仍然明白，处理家庭大小事情还是小心为妙。

恩戈索买好了肉，穿过平原匆匆回家。他没走大路，也

没走穿过山谷的那条便道，因为两条路都得绕弯子。他一边走一边揣摸，妻子们见到他时会说些什么。尽管他曾答应她们很快回家，可他实际上没有履行这一诺言，也根本不想那么快就回家。他觉得两个妻子都是温柔、善良的女人，在这样的岁月里要找到这样好的女人是很不容易的。她们就是理发师所说的那种黑女人，肉墩墩的还带点儿汗味。这一点也不假。你就看老板的老婆吧，虽说是白女人，可是看到她那瘦骨嶙峋的样子，人们甚至会怀疑她身上是否有肉。男人为什么喜欢这样的女人呢？男人喜欢的女人应当是膀大腰圆的，就象他自己的两个老婆那样；其实他刚娶她们时，她们比现在还胖，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们渐渐变了……他对理发师所说的事感到惊讶，关于和白女人谈情说爱的情况，为什么他能谈得那么入情入理呢？但是谁又会相信，象霍兰德斯夫人那样的白女人会那么容易上手。难道她会为了钱而同意和黑人睡觉？不过现在的人也难说，人们不管说什么，他都会相信的。他很想知道，他的儿子波罗是不是也干起这种事来了。说实在的，他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孩子而感到自豪，因为他……但是当他想起社会上只有金钱才能起作用时，他心里就很不安。波罗要娶老婆的话，如果他一无所有，还是娶一个黑人老婆好。

“你回来得真早！”他回到家里时，妮约卡比是这样迎接他的。

“难道你不知道，男人每天回家总是很一很一早？”恩杰莉用挑衅的口气补充说。往常的晚上，他不在家时，两个妻

子常常呆在一起聊天，消磨时光。妻子们的话里虽有埋怨的成份，但恩戈索心里却是甜滋滋的，他知道她们的做法是亲昵的表现。

“我理发去了。”

“当然啰，因为我们不会拿剃刀替你理发，难道不是吗？”

“现在好了，时代变了。正如霍兰德斯所说的那样……。”

“你也想赶时髦，学白人吗？”

“你们这些爱管闲事的女人，真没办法！先把肉拿去吧。”

妮约卡比和恩杰莉从丈夫手里各自拿走了一份肉。

“现在我要找孩子们去了。”恩杰莉说。恩戈索的孩子们和马胡阿山区的男女青年们常常聚集在恩杰莉的屋里谈笑玩耍，这已成了习惯。一碰到这种情况，恩杰莉常常让出地方来给他们，而她自己则去找妮约卡比。当这些年轻人聚集在妮约卡比的房间时，妮约卡比同样也给他们让出地方，自己去找恩杰莉。有时候，年轻人还喜欢和恩戈索或者两位夫人在一起，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见闻和故事。

“告诉恩约罗格上这里来，把新买的衣服拿来给他爸爸看看。”恩杰莉正想离开时，妮约卡比告诉她说。

孩子即将上学了，恩戈索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现在如果有人问他，孩子上学了没有，他随时都可以自豪地回答说：“上啦！”这件事使他觉得现在 he 可以和贾科波比高低了。

“什么时候开始上学?”

“星期一。”

“他愿意吗?”

“看来很乐意。”

妮约卡比说对了。其实恩约罗格何止乐意。当他知道自己将和贾科波的女儿姆韦哈吉一样上学读书时，他激动得连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第二章

星期一，恩约罗格上学了。他不知道学校在哪里，虽然他知道学校就在那边，但他从来没到那边去过。上学那一天，带路的是姆韦哈吉。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恩约罗格一直很尊重她。记得有一次，有几个牧童和她的兄弟们打架，彼此扔石头，有块石头正好打中了站在旁边的姆韦哈吉，牧童们一溜烟跑了，她的兄弟们气愤地追赶他们，留下她一个人，急得她直哭。这一切全被站在附近的恩约罗格看见了。他朝她走过去，当时他觉得应该安慰她。可是现在，她已经比他有知识，还带着他上学咧。

姆韦哈吉是贾科波的女儿；贾科波就是恩戈索住处的房地产主。恩戈索是一位穆霍伊^①，恩约罗格不理解他父亲

① 村民们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的名字。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反对白人统治。

为什么会成为穆霍伊。这也许是因为孩子们不理解大人的事情吧，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太深奥了。贾科波有三男二女，一男一女已长大成人，其他两个男孩年纪还小。大女儿叫露西亚，是一个教师。在恩约罗格看来，露西亚这个名字美极了，在他们兄弟姐妹的名字中，最美的就是露西亚。

学校里的同学们很粗鲁，喜欢放肆地开恩约罗格的玩笑。他不喜欢这样开玩笑。他想，如果他也这样做，妈妈是一定会生气的。

“你是恩朱卡！”一个同学无礼地对他说。

“不……，我不是恩一朱一卡。”他虽不明白恩朱卡的含义是什么，但他明白这是骂人的话。

“那你是什么？”

“我是恩约罗格。”

周围的同学们一阵大笑。恩约罗格心里很恼火，“这到底是指什么呢？”他想。

“你就是恩朱卡，你背这个包吧！”旁边另一个同学淘气地对他说。

恩约罗格走过去正要背那个包时，姆韦哈吉站了出来，替他解了围。

“他是我的恩朱卡，不许你们碰他。”

有些同学放声大笑，有些同学讥笑说，

“放开！放开姆韦哈吉的恩朱卡！”

“他是姆韦哈吉的男人！”

“他是姆韦哈吉顶好的男人，啰！恩朱卡是姆韦哈吉的男人！”

“既然是恩朱卡，就必须替我背包。”那个同学不服气地说。

这些侮辱性的语言使恩约罗格又急又气，不知所措。这时，姆韦哈吉忍无可忍，大叫了一声：“他是我的恩朱卡，怎么样！看你们谁敢碰他一下！”

周围平静下来。恩约罗格非常感激她。可以看出这些同学怕她；因为她的姐姐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怕她在姐姐面前告他们的状。

学校，对恩约罗格来说是陌生的，但又是令人神往的。校园里，高大、宏伟的教堂深深地吸引着他。在恩约罗格眼里，那是神灵的圣地，也是上帝之宫。然而，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在如此圣洁的地方，有些同学竟然大吵大嚷。因为，他从孩提时代起，大人就嘱咐他，对那些神圣的地方，如墓地或攀藤附蔓的丛林，要虔诚尊重，不能轻举妄动。

老师身穿白色短袖衬衫和浅绿色裙子。恩约罗格对白色和绿色有特殊的爱好。每年雨季，百草萌动，大地一片翠绿，万绿丛中夹杂着朵朵盛开的白色花朵，显得格外可爱、素雅。在他看来，穿着白色上衣和绿色裙子的老师简直象是青翠欲滴的芳草丛中一朵盛开的雪白鲜花。尽管如此，恩约罗格对老师还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因为就在此后两天，他看见老师用棍子打学生。啪！啪！“将另一只手伸过来！”棍子打在学生手掌上，发出一阵阵“啪！啪！啪！”的声

音，后来棍子都折断成了好几截。恩约罗格觉得老师的棍子好象打在他身上一样，心里隐隐作痛。老师惩罚学生时，面部显得那样难看。恩约罗格不愿看到学生挨老师打。他看到这个学生挨打时，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可又觉得这个学生不该用“恩朱卡”这个外号来骂他。就在这一天，他才明白“恩朱卡”的意思是指新来的人。

恩约罗格上学放学，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每天放学，他总比同村的其他同学回家得早。他不喜欢天黑才回家。只有那些懒惰的学生才愿意在外边闲逛。因为他们知道早回家就得帮家里干活，因此他们常常在放学的路上追逐玩耍，或者慢慢徘徊，以消磨时间，回家后他们就对家长说：“露西亚老师（或伊萨卡老师）让我们这时才回家的。”

这些谎话有时也被识破，一被识破他们就得挨打。恩约罗格不愿意这样做，更不愿意挨打。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有一天，恩约罗格真的惹他妈妈生气了。这应该说是姆韦哈吉的过错。放学时，姆韦哈吉约他一起回家，因为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况且姆韦哈吉告诉过他，她害怕几个男同学。恩约罗格欣然答应。在回家的路上，他俩一起有说有笑，慢慢地朝家走去；路过离村不远的一座小山时，他俩在山顶上坐了下来，开始掷石头玩，比赛谁掷得远。对男孩来说，能和家庭地位比自己高的女孩子一起玩，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他们玩得太高兴了，以致太阳下了山他俩还不知道。妮约卡比眼看太阳已经下山，山谷中已经暮色苍茫，夜幕即将降临，她就心急火燎，匆匆走出

家门来找他了，凑巧看见了他俩。虽然恩约罗格当时没挨打，但他心里明白，妈妈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的。妮约卡比确实不喜欢他的孩子和富家子女来往，她觉得这种交往对孩子不会有什么好处。

恩约罗格认为这是姆韦哈吉的过错，她也许不是一个好姑娘。因此他暗下决心从此不再跟她玩了，放学时也不再等她了。

一天，恩约罗格放学回家时，妈妈象往常一样正在剥蓖麻籽，这种蓖麻籽可以榨油。过去，妈妈常把几个月里慢慢剥出来的蓖麻籽集中在一起，然后拿到市场去卖。

“妈妈，我来帮忙。”

“不，先做你的作业去。”

孩子上学了，妮约卡比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每当她看到孩子低着头在写字板上写字或者高声读书时，她心里总觉得亮堂，感到快慰。每当她叫孩子去念书或作算术时，她心里更感到无限的满足。如果她有朝一日见到孩子能写信、计算和讲英语，那将是她当妈妈的最大的荣誉。她在琢磨霍尔兰斯夫人关于自己的儿女在学校念书的心理。她也一定和自己有同样的想法，或者就象贾科波的妻子朱莉安娜那样。她一定也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她有一个女儿当老师，一个儿子据说很快就要乘飞机到国外留学去了。这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真正的生活。如果有一天，他或她能荣幸地对人说：“看，我也和其他当父母的一样，有一个有学识的好孩子”，那么就是穷死了也心甘情愿。

这是常理，就是没有学问的人也明白这一点。做妈妈的，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和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此了。这就是她极力劝说丈夫恩戈索让一个孩子上学的原因。她的另一个孩子在世界大战期间丧生了。这件事在妮约卡比心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他为什么要为白人的战争去卖命？妮约卡比从未想过自己的儿子竟会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如果恩约罗格现在就有白人那样的学问，那么恩戈索还有必要继续为霍尔兰斯先生干活吗？他家还会象阿霍^①伊那样寄人篱下、受人白眼吗？一切希望和全部热情汇集在一起，全是为了一件事——盼望儿子学业有成。这几天，妮约卡比甚至还想，如果她手里有许多钱的话，她甚至想将已经成家的女儿们也送去上学。这样，她家的孩子们都会有学问，并且会讲英语了。

“妈妈，你再给我讲讲以前讲过的故事吧！”恩约罗格习惯地跪下，帮妈妈剥蓖麻籽。

“嗯……嗯……”妮约卡比用嘴吹着手中蓖麻籽的皮，一边嗯嗯。停了一会儿，微笑着说：

“你这孩子，你帮我的忙，原来是想让我讲故事？”

“妈妈，呃，你一定要讲！”恩约罗格耐心地说服妈妈。

“为什么我一定要讲？”她停了手，不耐烦地回答说，然后又继续剥蓖麻籽。

“今天老师要我在课堂上讲一个故事。但我从座位上

^① 指无业的、在街头流浪的人。

站起来时，同学们的眼睛都看着我，我心里扑通扑通乱跳，害怕极了。”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

“当时，我曾想起你给我讲过的关于伊利穆的故事^①，但一害怕，就把故事给忘了。”他声音很低，愁容满面，显得很难过，好象犯了什么错误似的。

“男人是不该有害怕心理的。当时你应该动动脑筋，另讲一个故事。其实你知道好多故事，我们过去给你讲过在我们部族中的许多故事，如果你都忘光了，那我们不就白费了时间吗？”

“妈妈，我告诉你，真的，那些故事我全忘啦。”

恩约罗格说得那样真诚。妮约卡比心里不知是喜是急。她笑了。一向不易动感情的恩约罗格也笑了。妈妈一笑，他觉得妈妈更可亲了。妈妈牙齿雪白，一生中从未生过气。

“真是胆小鬼。好吧，今天晚上我给你讲故事……啊，对了，我差点儿忘了，你大妈让你去找哥哥，你现在马上就go。”

恩约罗格到屋里放下了书包和写字板，回头就匆匆地往外跑。

“恩约罗格！你回来！”他刚跑出几步，妈妈就在后面叫了他一声。

他又走了回来。

“你为什么不脱下校服？”

^① 《圣经》里的一个故事。

他看上去有点难为情。真的，要是没有忘记就好了。他又回到屋里，小心地脱下了校服，换上破旧的粗布衫。是的，应当好好地保护这件衣服，尽可能多穿一些时间。

恩约罗格必须经过姆韦哈吉家附近的一条小道。姆韦哈吉家绿树环抱，周围就象有一道高高的篱笆；透过树缝，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她家豪华的房舍——铁皮房顶和木板墙，带有浓厚的欧洲特色，它给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从前，恩约罗格曾不只一次来过这里，那是和同伴们替贾科波摘除虫菊以后为了领工钱时去的，但他只是呆在门口，从未进去过。这座房舍里究竟是什么样子？恩约罗格怀着好奇心，总想有一天能进去看看。

有一年的圣诞节，恩约罗格和其他孩子们得到朱莉安娜的邀请，去参加节日聚餐活动，终于有机会到过她家的厨房，厨房在房屋的一侧，是一个用草和泥建成的富有乡土特色的圆形建筑，那是厨子们做饭的地方，也是仆人的住处。朱莉安娜是一个粗壮的女人，圆圆的脸，面目清秀，眼神里常常露出一股傲气。但是，她虔诚，有同情心，喜欢所有的孩子。每年圣诞节，她常常给孩子们准备很多香甜可口的面包。

这一天，盘子里全是香喷喷的面包，堆得象一座陡直的、闪光的小山，可爱极了；孩子们馋涎欲滴。恩约罗格直冒口水，但又不好意思往下咽，生怕咽口水的声音被朱莉安娜和孩子们听见，在他们面前丢脸。然而，对孩子们来说，这一天中最倒霉的时刻到了。正当孩子们闭着眼睛做饭前

祈祷时，突然有个孩子发出一声使人好笑的怪叫，随即恩约罗格也禁不住格格地笑了起来，紧接着另一个孩子也笑了，而且声音更大。最后又有两个孩子一起放声大笑，这样一来，祈祷被打断了。朱莉安娜非常生气，因此开始滔滔不绝地对恩约罗格和其他孩子进行长时间的训话。孩子们肚子都饿了，对朱莉安娜的讲话都不感兴趣，但她还在口若悬河地说着。她说，如果他们（两个没有礼貌的孩子）是她自己的孩子，她将把他们赶出去，两天不给饭吃。她还说她自己的孩子一向很听话，从来不做这样不懂礼貌的事。她把自己的孩子都教育得既讲文明、又懂礼貌。最后她告诉孩子们说，她的意思是希望父母们能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象她教育她自己的孩子那样，使他们都讲文明、懂礼貌。但是有些父母对此却熟视无睹。因此，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野孩子来往。恩约罗格心里闷闷不乐，觉得朱莉安娜的话是指他，是对他的非难和埋怨。也就在这一天，恩约罗格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对姆韦哈吉开始有了好感。那是在她妈妈发表了长篇大论之后，姆韦哈吉走了过来，态度诚恳、热情，似乎是来安慰他被妈妈的高谈阔论惹恼了的心。然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些往事就象蓝色的远山渐渐沉入了茫茫的暮霭。

没走多远，恩约罗格见到姆韦哈吉从另一个方向朝他走了过来，如果他一直朝前走去，他就会和她相遇。但他突然觉得还是不见她为好，因为他穿的粗布衣服，只能勉强遮住身体，风一吹，下身就会露出来。他顿时紧张起来，犹豫

不决，为自己身上的衣服感到难堪，但在他上学以前，他从未在意自己所穿的衣服，就他所知，这件衣服是他出生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件。他凝神伫立一会以后，猛然回头朝左边的另一条路走去。周围的山坡地全是贾科波的除虫菊种植园，往前走，有一片树林，穿过树林再往前走，那里有印度人和非洲人开设的商店。从这里远远望去，只能看见几家商店的屋顶。霍尔兰斯的土地与右边一片狭长的山坡地交界，这片山坡地是恩约罗格的父亲恩戈索经常干活的地方。恩约罗格每天上学都要从这里走过。

他离开了除虫菊地，改道穿过另一块土地。这里离木工恩加恩加的院子就不远了。卡马乌就是跟这位木工当学徒的。为了卡马乌学木工，恩戈索曾送给恩加恩加一只羊和一百五十先令的酬金。恩加恩加一家在村中可算是富庶人家了。因为他自己有土地，村里任何拥有土地的人都被当做富人。相反，尽管某人有许多钱，还有许多辆车，但是自己没有土地，那他在人们眼里绝不会是富翁。一个人虽然衣着褴褛，但他自己有土地，哪怕只有一英亩肥沃的土地，那么人们就会觉得他比有钱的人神气得多。

恩加恩加娶了三个妻子，虽说他比恩戈索年轻，但他已经完全有能力供养她们。他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也没有沾边。尽管他为人处事有些华而不实，但人们认为他还是有点小聪明的。他有手艺，人们常常将大刀、镰刀和锄头之类的农具送到他那里，请他修理或安上把柄。他还常常替人修理篱笆，做各式桌子和床之类的

家俱。他还会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这在村里的人们眼里，男人有这一手，也是一种能耐吧！

恩约罗格还未走到木匠的院子，就已看见哥哥朝他这边走来。卡马乌刚刚干完当天的活。恩约罗格一见到哥哥，心里就很高兴。论年纪，卡马乌比他大得多，但他们兄弟俩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走吧，弟弟。”卡马乌拉着恩约罗格的手说，他脸上显得懊恼和失望。

“今天你回家晚了！”

“他就是那样的人！”卡马乌紧绷着脸说。

恩约罗格猜想，今天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哥哥是不会这么生气的。

“他不是好人吗？”

“好人？要不是父亲付了那么多钱给他，我才不去他那个鬼地方呢。我拜他为师学木工已经半年了，直至昨天他才开始让我动刨子。他整天将我当小工使唤，一会儿拿这，一会儿拿那，整天让我在旁边看着，学手艺光看不动手能学会吗？每天不是让我扫院子、倒垃圾，就是替他拿工具。你要是碰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咳……。”卡马乌越说越生气。“他的小老婆还叫我整天替她抱孩子，她自己装得就象白人的太太，她简直把我当作保姆了。啊！我的天哪，光是这件事就够你烦恼和……！”

“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呢？”恩约罗格没等哥哥说完，就插嘴问道。

“你不知道，告诉爸爸有什么用呢？对于光看不动手的办法，他显然是和恩加恩加的看法一样的，因为这套学艺的办法，古今往来一直是这样的。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今天一切全变了！”

他们各自沉默着朝前走去，一路上闷闷不乐。夜幕降临了，周围灰蒙蒙的。恩约罗格沉思着，脑子里突然出现了疑云，问道：

“为什么他要那样对待你？他不也是黑人吗？”

“关键不在于是不是黑人。”卡马乌沮丧地说。“有那样一种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他满怀嫉妒心，总怕别人比他好，总想垄断一切，对于那些没有天份而有求于他的人，他从来就是吝啬的。木匠们和有一技之长的人就属于这种人。甚至富人也是这样，他们总是怕别人也富起来，总想唯我独富。”

“也许是这样。”恩约罗格深有感触地说。对他来说，他从未见过卡马乌象今天这样侃侃而谈。

“……有些白人甚至比非洲人还好。”

恩约罗格再次被他的话所吸引，若有所思地沉默不语。

“这就是父亲说他愿意为自己干活的原因。因为白人本来就是白人，可是黑人却要装成白人，因此往往比白人更坏，更粗暴。”

恩约罗格不太明白卡马乌指的是什么。但他很同情哥哥的遭遇。他向哥哥发誓，一定要好好念书，永远不当木

工。恩约罗格打算改变话题，因而改口说道：

“妈妈今晚要给我们讲故事。”

“真的吗？”

平时，兄弟俩都喜欢听故事。讲故事成了他们全家的共同爱好。科利也和恩戈索一样，巧舌如簧，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常常使听者时而乐得眉飞色舞，时而惊心动魄，意欲拂袖离去。波罗曾参加过大战，但他不爱谈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平素沉默寡言。后来他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这时他就破口大骂政府，大骂白人移民。

“我们为他们作战，替他们卖命，将他们从他们自己的白人兄弟手中解救出来……”他生气了，也只有在生气的时候，他才能谈点战争的情况。但他也很少提起兄弟姆瓦恩吉在战争中死去的伤心事。可以看出他们兄弟之间情谊之深。大战爆发以前，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就非同一般，据说这已经是不祥之兆。

波罗、科利和卡马乌是同胞兄弟，是恩戈索的第一个妻子恩杰莉生的。恩约罗格真正的同胞兄弟是在战争中死去的姆瓦恩吉。尽管如此，恩约罗格还是和其他兄弟和睦相处，情如同胞兄弟。科利在非洲人开设的“绿色旅馆”里当雇工。这家旅馆脏得难以形容，苍蝇满天飞，屋里充满腐烂发霉的臭味。但是这里因为有一台收音机而成了人们向往的场所。恩约罗格经常盼望科利回家，因为他一回家就会带来使人感兴趣的消息。约莫从英国回来的消息，就是他回家时告诉大家的。对于他们来说，家里可真是个好地方，

他们兄弟们有时就在这里和本村的许多男女青年欢聚一起，围着灯火，说笑玩耍，谈论他们各自目睹耳闻的一切。恩约罗格多么盼望自己早日长大成人，到那时，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甚至有时还可以象其他青年人那样碰碰她们。兄弟们有时不回家，家里就显得冷冷清清，这种沉闷的空气只有在父亲或母亲们心情舒畅地讲故事时才得以打破。

他们回到家里时，黑夜已静静地来到了人间。“大妈叫你。”一进门，恩约罗格就告诉卡马乌说。当妮约卡比成为恩戈索的第二个妻子时，孩子们便称恩杰莉为大妈，而称妮约卡比为妈妈。这种称呼是她们彼此同意了，并且成了一种习惯。

“她叫我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

卡马乌转身走了出去。恩约罗格静静地目送他跨出门槛。突然，他提高声音叫道：“喂，别忘了过一会儿就回到这里来，今天妈妈要讲故事。”

“一会儿就回来。”卡马乌回答说。他那低沉的回答声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之中。

不一会儿，卡马乌回来了。

“给我们讲故事吧！”

“现在？不，现在别来打扰我。”妮约卡比说。

“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女人，我要是我爸爸就不娶你。”卡马乌总喜欢这样和她开玩笑。然而今天这种玩笑却有点

勉强，因此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欢笑。

“哎，他舍得吗？”

“不见得吧！”恩戈索刚进门就幽默地说。从他眼里可以看出他那若隐若现的得意神情。

“我向她求婚时，你就别提她有多高兴了。她差点嫁不出去。后来我同情她，因此娶了她。”

“当时有许多小伙子都喜欢我，向我求爱，我都一一拒绝了。如果我当时拒绝你爸爸的话，他心里会有什么滋味，他自己知道。”

“她的话不可信！绝不可信！”恩戈索无可奈何地摇头说。

饭菜端上来了，恩戈索开始就餐，一家人都若有所思，默默无言。孩子们在父亲面前感到拘束，谁也不敢随便开玩笑。恩约罗格的话打破了这种难堪的沉默：

“给我们讲故事吧，别忘了这是你自己答应的。”

“你们这些孩子呀！好啦，你们还没有让你们爸爸讲过故事，今天就让他给你们讲吧。”妮约卡比说完，微笑着瞧了丈夫一眼。看来今天她的心情很舒畅。

“好吧，你们上我的床来，我给你们讲。”

恩约罗格一向对父亲有畏惧心理，因此对父亲言出必从。

“……那一天，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震撼着喀林亚加的土地和森林。刚刚被创世主投进山林的飞禽走兽惶恐不安。当时一连数天，日月无光，天昏地暗，野兽停止了活动，

树木花草停止了生长，大地一片死寂。只有那可怕的雷电，还在劈天砍地，想毁灭世间的一切生灵。就在这一天，天地黑沉沉的，谁也说不出到底有多黑，就只知道连最强的阳光也照不透它。

“就在那一天最黑最黑的夜里，在喀林亚加山脚下，有一棵小树苗破土而出，开始时是一株苗苗，慢慢越长越高，最后竟冲破了黑暗，去寻找阳光。树本身有精灵。这棵树继续往上长，长得根深叶茂，最后又是满树繁花——你知道吗，这是一棵在惊雷大作的黑夜里成长起来的圣树，这棵树叫穆库尤树，上帝之树。那时正是开天辟地之时，就在这棵圣树底下，上帝造出了一男一女，男的叫吉库尤，女的叫穆姆比。不久之后，风止雷息，万丈红霞捧出了初升的太阳，霞光万道冲走了沉沉夜幕，黑夜消失在光灿灿的天宇之中。金色的阳光给天地万物重新带来温暖，飞禽走兽恢复了常态，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它们再也不为黑暗而怒吼哀鸣，而是为创世主、吉库尤和穆姆比的仁慈而歌唱。

“当时，创世主还有一个圣洁的名字叫穆鲁恩故。他将吉库尤和穆姆比从圣山送到西利安纳附近的丘陵和峡谷交错的国度，然后将他们安置在你们常常听人提到的穆库鲁韦·瓦·加萨恩加。创世主赐给他们土地——这就是，孩子们你们听见了吗，这也就是上帝赏赐给他们的土地，然后还对他们说：

“‘喂，善男和信女，我将这块土地赐给你们；

“‘这里的一切属于你们，你们可以播种耕耘，安居乐

业，并向我进贡；

“‘你们都在我的圣树之下，只有我才是你们万能的主……’。”

恩戈索眼里闪耀着神奇的光芒。他似乎已经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忘掉了眼前的卡马乌、恩约罗格、波罗、科利和其他前来听他讲故事以消磨时光的男女青年。他隐约觉得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灵感，好象自己发现了什么难以言宣的秘密。波罗坐在父亲背后的一个角落里，人们看不见他脸部的表情。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似乎觉得已经看到了故事里的一切：他见到了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夺目的光芒冲散了沉沉黑夜。阳光普照大地，天地间的悲伤和恐惧已经烟消云散。圣树底下，造就了万物生灵，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大千世界，吉库尤和穆姆比无疑是这个新世界最幸运的人，他们陪着高贵的穆鲁恩故漫游整个新的王国……恩约罗格心里想，他要是能在穆鲁恩故身边多好，伴随着他那高贵的身影，也能踏遍这个王国的山山水水。这时他突然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这片国土在哪里？”

青年们闻声转过脸来，惊奇地看着他。

“……现在我已经老了，我也常常朝夕问自己：从前发生过什么呢？喂，尊敬的穆鲁恩故，你赐给我们的土地到哪里去了呢？伟大的创世主啊，你不是答应过给我们土地吗？有时候，我想放声大哭或毁灭自己，以摆脱那种由于土地被无理夺去而留下的怨恨。我曾对天发问：尊贵的穆鲁恩故，

你留给你的子孙什么呢？难道你要他们赤身露体，一无所有吗？

“后来，妒忌人间繁荣安宁的魔鬼给大地带来了灾难，那是个大旱之年，火一般的太阳烤着大地，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鼠疫流行，牲口死亡，灾民们贫病交加。当时人们想知道，是不是因为穆姆比的子孙们忘了给穆鲁恩故祭品，所以穆鲁恩故没有给人间洒下滋润万物的圣洁的眼泪呢？从前，吉库尤的一位叫穆戈·瓦·吉比罗的预言家曾警告部族的人们说，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白人到我们部族里来。嗣后，白人确实来了，他是从一个遥远的国家来到这里的，他占领了我们的土地，不过，开始时，他只是占领了我们的一部分土地。

“后来爆发了战争，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我还年轻，虽已行过割礼，毕竟还是小孩。我们都被强迫参加了战争，为白人士兵砍树、开山、铺路。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虽然重归故土，但一个个已精疲力尽，元气大伤。我们期待英国人能给我们一点什么报酬，更希望能够回到我们原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丰衣足食，重整家园。可是，不，实际上绝不是这样，土地没有了，我的父亲和其他的乡亲们已经从我原来的土地上被赶走了。父亲日夜盼望有朝一日白人离开这儿，归还他们土地。穆戈不是也曾预言过白人总有一天要离开吗？但白人一直没有离开，因此可怜的父亲就在绝望之中象穆霍伊那样离开了人世。后来，这些土地在没有卖给贾科波以前成了查希拉的财产。我就是在这块土地上

一边替人干活，一边长大的。”恩戈索停顿了一下，环视四周听他讲故事的一些年轻人，见他们一个个安静地听着，脸部表情很严肃，因此他摇了摇头继续说：“……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当雇工……。”

“你指的是霍尔兰斯先生耕种的那块土地吗？”波罗突然用讥讽的口气问道。

“就是那块土地，从前父亲曾经亲自告诉过我。后来，我一边在这块土地上干活，一边等待着有一天归还我们土地的预言能够成为现实。”

“你认为能够成为现实吗？”科利的提问打破了恩戈索回答后的短暂的沉默。

“我也不知道。古时候，在我们这个山峦重叠的国度里，仿佛到处都卧着一只只沉睡的狮子。有一天，山崩地裂，诞生了一位伟人。人们认为他是一位能将白人赶出去的人。后来，他主张人们联合起来，因而被坏人暗杀了。我一直在等待着土地归还我们的那一天，也许在我有生之年，这个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了……然而，我的穆鲁恩故，我是多么希望那一天早日来到啊！”

他们之中不知有谁咳了一声，然后是一阵沉寂。旁边角落里有一个年轻人想开玩笑讽刺白人的行径和人们想象中的白人的皮肤，但是没有人理他，他自己笑了一声，最后也安静了。恩约罗格觉得今天似乎得到了一种启示，使他明白了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现在霍尔兰斯占有的土地本来是属于他家的。

波罗正在沉思，父亲昔日的境遇历历在目。父亲参战回来，可是土地却被别人强占了。他自己也参加过战争，是反希特勒的。他去过埃及、耶路撒冷和缅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战争过程中，他在死亡线上挣扎，生命常常是朝不保夕的。但这一切已成过去，随着时光的流逝，往事已在记忆中慢慢消失了。唯独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是他兄弟姆瓦恩吉的死；他常常问自己，他的死是为了什么？又是为了谁呢？

战争结束了，波罗重归故里时，再也不是天真幼稚的青年了，他成了一个稍经世故的成年人。但他回到家乡以后，也是一无所有，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他聆听父亲所讲的故事，听着听着，触景生情，不觉怒从心起。难道人们能这样日复一日无所作为地允许白人占领他们的土地吗？什么预言不预言，全是骗人的鬼话。

在年轻人的喧闹声中，他突然大叫一声：“让预言见鬼去吧！”

有人在低声地议论什么，还有人问他父亲：“你为什么还要为抢走我们土地的人继续干活呢？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人效劳呢？”

波罗站了起来，愤然跑出门外，去寻找“为什么”的答案了。

第三章

今天恩戈索去上工，早早就离开了家。但他没象往常那样穿过田野。论时令，一年中他最喜欢雨季；一到雨季，田野里绿茵茵的，万绿丛中还盛开着一簇簇五颜六色的鲜花。晨曦初露，绿叶含着露珠，与红艳艳的霞光相映，滴滴露珠放射出晶莹的光芒，令人赏心悦目。他突然回头去看走过的田间小道，看到被他的双脚擦倒的路旁庄稼上的露珠，他感到自己好象犯了什么错似的，心里茫然若失。有时，他喜欢用手轻轻地抚摸绿叶上一滴滴晶莹的露珠，甚至还象小孩那样，用微微颤抖的手捅开露珠，看看里头到底有什么秘密；当透亮的露珠形消体变、瞬间变成水时，他心里又感到无限怅惘。大地一片寂静，近于死寂，这时他经过耕种过的熟悉的田地，心里油然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对穆鲁恩故的感激之情。

恩戈索沿着一条又宽又直的柏油马路走去，这条马路没有尽头，但它直通城里。大小车辆从他身边不断奔驰而过，男男女女熙熙攘攘地经过他的身旁，有的去白人的地里干活，有的到城里的鞋厂做工。恩戈索一边走一边沉思，今天在他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呀？他为什么会在孩子们面前那样难堪？波罗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给他多年来耐心等待的热诚的心泼了一盆凉水。也许他和其他的人等待

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他们害怕自己因为无所作为而无法实现这种愿望，或者更坏的是，害怕自己被出卖了。

恩戈索来到印度人的商店区，几年前他曾在这里的一家商店当过雇工，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当时他为一个印度商人干活，但这个商人常常拖欠他按月的工资。商人是有意那样干的，他想通过这种办法使恩戈索永远为他效劳。因为，恩戈索如果中途不干了，就会损失一个月应得的报酬。但他最终还是损失了，那是在他开始到霍尔兰斯的土地上当一名庄稼汉的时候。到了那里，开始时他什么活都干：劈柴烧火，料理茶园，打扫房间。他走过印度人商店区，从理发店附近穿过，继续往前走，便来到了霍尔兰斯先生的庭院，走进了他多年来熟悉的地方。

霍尔兰斯已经起床。他平时睡觉不多，不象他的妻子苏扎娜那样，因为她平日没有太多的事可干。就是睡不着也要躺到十点。霍尔兰斯常常有做不完的事，但他所做的事神秘莫测，往往使恩戈索费解。

“早上好，恩戈索。”

“早上好，先生。”

“昨晚过得愉快吗？”

“很愉快，先生。”

恩戈索在佣人当中是唯一受到霍尔兰斯这样问候的人，这种习惯，日复一日，已经公式化了。霍尔兰斯说话时常常心不在焉，但他无论如何确实在经常动脑筋考虑什么重大的事情。他的心经常挂念着土地，土地与他的生命和

灵魂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切与土地有关的事情，他都认为是有意義的，否則就是沒有意義的。比如說，如果他妻子不能很好地替他料理家務，以便讓他無後顧之憂地管理土地，那麼妻子對他來說就會毫無意義了。他將家庭的一切事務都交給了妻子，從不過問。比如說，妻子鬧着要再雇一個傭人，他會簡單地認為這大概是妻子還需要另一個“男人”，雇就雇吧。再過幾天，妻子毆打這個“男人”，而且鬧着要解雇他。在他看來，這有什麼關係呢，值不得為此多花心思，解雇就解雇吧，可能是因為妻子嫌傭人的皮膚是黑色的。至於是是不是因為其他原因，他也不想去深究了。

他竭力反對妻子解雇的唯一的一個人是恩戈索，這並不是因為他對恩戈索有什麼特殊的感情，而是喜歡恩戈索勤於耕作的態度。恩戈索熱愛每一寸土地，他眷戀土地就象眷戀情人那樣，他將土地上的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財產一樣……恩戈索的一切也與土地緊緊相連，難以分開。此外恩戈索還能將農場里的雇工們管理得條條有理，這是其他任何人比不上的。恩戈索來農場時，他的農場正處於財源枯竭、瀕臨破產的危難時刻，可是自從恩戈索來到以後，他就時來运转，化險為夷，情況一天天好了起來。

霍爾蘭斯，中等身材，顯得很壯實，兩腿很短，大腹便便，渾圓的臉上長滿了濃黑的胡子。從他的長相看，他是在肯尼亞的典型的白人移民。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來到肯尼亞的。在這之前，他曾經在自己的國家里過着和平安寧的日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被征入伍，當時他認為打仗

就是光荣，因此他怀着年轻人充满幻想的心理加入了战争的行列。然而，在流血的、毁灭性的战争中度过了四个年头，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对战争失望了，他自己也变得讲究实际了。最后他逃离了战争。到哪里去呢？东非可是个理想的地方，那里有广袤的待垦的荒原，要占领和控制这些土地是合适的、轻而易举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他来说，他的祖国——英国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国家。尽管他也怀念故国，但他从未想过要回去。后来，他突然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妻子，又不打算象别人一样和本地的女人恋爱结婚，因此他象陌生人一样回到了“家乡”，很快选中了一个叫苏扎娜的姑娘，并且娶了她。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容貌虽说不很漂亮，但长得也不俗气。她对英国呆板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曾想有朝一日离开英国，换换环境。但她不知道应该上哪儿去好。后来，她听说非洲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好地方。因此她断然作出了决定，跟着男人来到了非洲。可她从未想过眼前的非洲是一个生活如此艰苦而且远离欧洲的穷乡僻壤。她失望了，她再一次对生活感到了厌倦。霍尔兰斯对她这种情绪毫不在意，也从不过问，他绝对相信她离开英国以前所说的完全能忍受丛林生活的话。

过了不久，苏扎娜得到了作为女人所需要的安慰；她生了一个男孩。从此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现在她甚至能整天呆在家里，和孩子说话玩耍。有时她还能从打骂佣人中寻求乐趣和安慰。她给孩子起了一个名

字叫彼得。后来彼得又有了一个妹妹，这样一来，这个由妈妈、孩子和女儿组成的小家庭，顿时热闹起来。因为孩子们的父亲常常早出晚归，从未在家安安稳稳地呆过一整天。幸运的是他们这个家就在内罗毕附近，孩子们能到城里上学。作母亲的，眼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并且彼此亲密无间，心里常常感到无限的自豪。她爱孩子们，孩子们也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可是，后来不久，彼得开始亲近父亲，霍尔兰斯也越来越喜欢他，父子俩常常在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的黄昏漫步于田间小道上，这不是因为霍尔兰斯有什么父道尊严的想法，打算表现一下自己，而是心里高兴。每当他想到有了孩子——未来的土地继承人，他心里就感到亮堂。

时光如流水，随着日月的流逝，霍尔兰斯开始产生了想回故国与亲友团聚的愿望。时间越久，跟祖国——英国言归于好的愿望就越强烈。他先后将孩子和女儿送回英国去上学。最后欧洲的文明竟又再一次临到了他的头上；他的儿子必须当兵参战。

霍尔兰斯先生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悲痛欲绝，几乎再一次想毁灭自己。然而，他心中的上帝——土地拯救了他。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土地上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地崇拜者。他那全部的也是唯一的欢乐，是如何精心安排和利用这些拿生命换来的土地；为此，他甚至可以一连数天不用吃饭，而只靠几杯茶过日子。苏扎娜整天一个人呆在家里，形孤影单。她常常随意打骂佣人，解雇了一个又一个。然而上帝对她是仁慈的，不久她又有了一个儿

子，取名史蒂芬。现在，她身边只有这个唯一的孩子了，因为她的女儿在彼得阵亡以后已经当了修女。

一主一仆，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他们并肩而行。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细心地观察茁壮成长的茶苗，有时还顺手拔掉茶苗间的杂草。他俩都若有所思地欣赏着这片碧绿可爱的茶园。恩戈索感到内疚，觉得自己对这里的一切负有责任，对已经死去的、还活着的以及尚未出生的人负了债，偿还债务的方式就是要保护好这些土地。霍尔兰斯心里却是另一个天地，他觉得只有他才有资格来征服这片荒芜的草原。现在他每次走过这里时，常以胜利者姿态，傲视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在一片坡地上停住了脚，放眼远望，经过精心耕种的土地从脚底下整齐地延伸到对面的山坡，然后又从那里再延伸到另一个山坡。恩戈索在这里还清楚地看到，从那里开始，就是非洲人的土地了。

“你喜欢这里的土地吗？”霍尔兰斯心不在焉地问。他为拥有眼前这片土地而扬扬得意。

“当然喜欢，这是全国最好的土地。”恩戈索有意加重语气说，这完全是他的心里话，一点也没有装腔作势的意思。霍尔兰斯点了点头，无限感慨地想到，史蒂芬能替他接管这片土地吗？

“我不知道，谁能来替我管理这些土地……”

恩戈索的心紧缩了一下。他也正在考虑他的孩子们。难道预言会这样快实现吗？

“为什么，先生，难道你要回……？”

“不，”霍尔兰斯回答说。

“……回你的家，家……”

“我的家就在这里嘛！”

恩戈索感到迷惑，难道这些人永远不走吗？吉库尤以往的预言家不是说过，这些人怎么来最终就会怎么去？此时霍尔兰斯却在思考，史蒂芬真能继承他的事业吗？他可不象在战争中死去的那个孩子。想到这里，他心里感到无限的悲伤和惆怅。

“战争夺去了他的生命。”他自言自语地说。

恩戈索以前不知道他第二个孩子的下落。现在他全明白了。他很想把他自己孩子的遭遇告诉霍尔兰斯。他更想对霍尔兰斯说：“是你们白人夺去了我孩子的生命。”但他没说出口。他心想，霍尔兰斯没必要抱怨什么，因为战争是他们自己发动的。

第四章

在学校里，恩约罗格是一名优秀学生。他常常回忆起入学那天第一堂课的情形。老师走进教室，站在学生们面前。老师，矮矮的个子，留着一小撮胡子，平时总喜欢把它摸一摸或者捋一捋。学生们叫他伊萨卡，这是他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教名。学生们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对

他这个伊萨卡的名字，学生中间少不了有些议论，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他抽烟、喝酒、搞女人。这些都是作为一个老师所不应该干的。然而，由于伊萨卡老师乐观、开朗的性格，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他。恩约罗格也喜欢老师，可是他更喜欢和羡慕老师的那小撮胡子。据说老师和女老师聊天时常常不停地抚摸或撚卷他的胡子。这样一来，老师的这种习惯常常成了顽皮的男孩们在一起聊天时的内容。

开学那一天，老师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上了一个 A；对恩约罗格和其他同学来说，这个字母简直是枯燥无味的。

老师：一起念 A。

学生：A——A。

老师：再念一次。

学生：A——A。

声音如电闪雷鸣，铁皮屋顶差点被震塌了。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另一个字母。

老师：一起念 E。

学生：E——E。

当他带着学生们一起念时，声音变得圆润多了。

老师：念 I。

学生：I——I。

老师：再念。

学生：I——I。

老师：这就是从前吉库尤人敲门的方法，进门以前先高

敲门，说一声“I——I，”然后再问，“可以进来吗？”

一阵哄堂大笑，孩子们觉得老师如此教法很滑稽。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了另一个字母。这时恩约罗格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他意识到他已经真正开始上学了！他要将这里的一切告诉妈妈。

老师：念 O。

学生：O——O。

老师：再念。

学生：O——O。

黑板上又写了另一个字母。

老师：念 U。

学生：U——U。

老师：妇女们在危急时是怎么呼叫的？

学生：（男孩子们得意洋洋地看看女孩子们）U——U——U。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老师：念U——U——U。

学生：U——U——U。

老师：有哪一种动物是这样叫的？

一个男孩举手，但还没有等他回答，其他孩子已经一起大声回答：“是狗”，又是一阵大笑，中间还夹杂着低声的议论。

老师：狗喜欢干什么呢？

孩子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孩子大声回答说，狗

喜欢叫U——U——U。有的孩子却说，狗喜欢吠叫。

老师：对，狗喜欢吠叫。

学生：狗喜欢吠叫。

老师：狗吠时的声音是什么？

学生：U——U——U。

这一天开始，老师的名字又成了U——U。

恩约罗格非常喜欢老师的这种教法，尤其在举例子时更是绘声绘色，形象逼真。放学回到家里，他的头一件事是想把当天所学的东西教给卡马乌，可是卡马乌不感兴趣，恩约罗格只好作罢。

“最近你为什么总是单独一个人，为什么躲着我？”姆韦哈吉问恩约罗格。

恩约罗格感到难为情。那天妈妈看见他们在山头上玩耍时的情形，他记忆犹新。当时妈妈没有说他，但妈妈的沉默是一种更严厉的惩罚，因为她让他去慢慢琢磨她心里的想法。尽管如此，恩约罗格觉得他在姆韦哈吉面前应当表现出尊严和礼貌。

“你总是那么晚才从家里出来。”恩约罗格胆怯地说。这时已经放学，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欣赏周围的一切。鸟儿们欢叫着从他们头上飞过，掠过田野，飞向远方。

“不是我晚出来，而是你有意躲着我。”姆韦哈吉打破了彼此间的沉默。

“你父母打你吗？”停了一会儿，姆韦哈吉又问他说。

“不，只是在我有什么过错时才打我。”

姆韦哈吉心里感到惊讶，象他这样的男孩子也会有过错吗？他诚实、孤芳自赏，常常一放学就独个儿赶紧回家。

“为什么你要问这些？”恩约罗格反问道。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打你，为什么你会怕他们呢？”

“那你呢？你父母亲打你吗？”恩约罗格用同情的口气问她。这时姆韦哈吉在恩约罗格眼里显得娇嫩、温柔和文雅。也许女孩子都是这样的吧，恩约罗格想道。

“是的，他们有时打我。妈妈不打我时，也常常用难听的话奚落我，其实那比打还难受，我怕我妈妈。”

“我也怕我爸爸妈妈。”恩约罗格不想在姆韦哈吉面前更多地责备父母。他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他和妈妈上街时碰到的事情。那一天，他和妈妈走在路上，正巧遇见一个印度小孩，那小孩大概想和他交朋友，热情地送给他一块糖。他过去曾认为印度人是从来不会对人热情的，他对这种热情感到意外，因此欣然接过了这块糖，但他正想把糖放到嘴里时，妈妈突然转过脸来对他骂道：“你好象是一年没有吃过东西？馋到这种地步！连这样脏的印度小孩手里的东西你都要，以后什么人手里的东西你都想要罗？”他赶紧把糖扔掉。但他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刚才的一切，那个印度孩子都看到了，他真想跑过去向他道歉几句，但他当时没有这样做。过了几天，他到那里去找那小孩时，那孩子已经不在。

“你认为爸爸妈妈所做的都是对的吗？”

“我想是这样，但也说不准，有时我也觉得自己所做的

似乎也有道理……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我也有过这种感觉。”他顺水推舟地说，因为他不想被人看成是傻瓜。

过了不久，他们已将刚才所说的一切忘在脑后了，他们开始说笑嬉闹，又在一起玩起来了。恩约罗格显得庄重矜持，姆韦哈吉则活泼诙谐。她摘了几朵花朝恩约罗格轻轻地扔去，恩约罗格心里很高兴，也想同样报复她一下，可他并没有动手摘花。他想，盛开的鲜花一旦采摘下来，就会失去鲜艳的颜色。因此他对姆韦哈吉说：“算了，咱们别玩花了。”

“嗯，但我喜欢花。”

他俩从霍尔兰斯先生的院子旁边走过。庭院里的房舍高大豪华，比姆韦哈吉家的房子还要阔气。

“我爸爸就在这里干活。”

“这是霍尔兰斯先生的房子。”

“你认识他？”

“不，我不认识他。但我爸爸经常提到他，还说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农民。”

“他们是朋友吗？”

“我也不知道。不见得吧。白人是不会和黑人交朋友的。他们是上层人物。”

“你去过他的农场吗？”

“没有去过。”

“我多次到这里来找爸爸。里面还有一个身材和我差

不多的小伙子，皮肤很白，我想他大概是霍尔兰斯的儿子。但我看不惯他整天抓着妈妈的裙子跟在妈妈后头转，只有胆小鬼才会那样。可是，我发现他的两只眼睛在好奇地打量我。我第二次见到他时，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看见我来了，就站了起来，并且朝我走来。我心里真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回头拔腿就跑。他没有追上来，而是停住了脚，远远地瞧了我一会儿，后来他就回去了。往后每次到他那里，我总是紧紧挨着爸爸。”

“他想跟你说话吗？”

“我也不知道，说不定他是想和我吵架呢，他很象他爸爸。啊，你知道……”恩约罗格突然想起了爸爸给他讲过的故事，但这是他隐藏在心底的秘密，不能告诉姆韦哈吉，因此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这里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黑人的。”

“是呀，我也听爸爸这样说过。他说，如果我们的人有文化，那么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那么轻易得到这么多的土地。我常在想，为什么我们过去的人，死去的长辈们，在白人来的时候都没有文化呢？”

“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教他们学英语。”

“可能的，也许是这样。”姆韦哈吉将信将疑地说。

“你们上课时教英语吗？”

“啊，不，只有到了四年级才能开始学英语。”

“你爸爸会讲英语吗？”

“他大概会讲。”

“他在哪里学的？”

“在一个教会的什么地方……啊，对了，在西利安纳^①。”

“你要比我先学英语。”

“为什么？”

“你比我高一年级。”

姆韦哈吉沉思了一会儿，脸上忽然放出异彩，高兴地对他说：“那，我教你……”

恩约罗格心想，这样不一定好，但他没有吭声。

新学年就要开始了，恩约罗格将跳班升入三年级。三年级才是实际上的一年级。原来的一、二年级实际上是预备班。恩约罗格在一年级里成绩突出，因此没有必要再上一年的预备班了。这也是姆韦哈吉在新学年里要升入的班级。这样一来，恩约罗格就赶上姆韦哈吉了，他心里非常兴奋。在正式开学以前，有一天他和卡马乌在树林里打猎，正当追逐一只羚羊已经无望的时候，恩约罗格问：

“你为什么不喜欢上学？”

“你总是问这件事。”卡马乌摇摇头，微笑着说。

恩约罗格没有吭声，他想，对于孩子们来说，上学是再好不过了，念书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一件事。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上学。

“不，不是我不喜欢上学。”卡马乌若有所思地说。

^① 一个县城的名字。

“为什么？”

“你就不要明知故问了。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家的情况吗？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要学做生意。父亲一无所有。所以现在我做的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恩加恩加不那样吝啬，我早就成为熟练的木工了。那时候我就会有钱，然后我们还可以全力支持你上学。你上学念书不仅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全家，爸爸也是这样说的。他盼望你有学问，能给我们全家带来希望。在肯尼亚有文化就有出息，这个道理约莫也曾经讲过。”

恩约罗格听说过约莫这个人。约莫刚从海外来时，许多人还到内罗毕去欢迎他。恩约罗格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象约莫那样有学识有文化，然后也能漂洋过海到远方白人的国家去。姆韦哈吉的哥哥最近就是要到那边去的。

晚上，恩戈索走到恩约罗格跟前，问他，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

“星期一。”

“嗯——嗯。”恩戈索嗯了两声，他上下打量了孩子一番。妮约卡比正在准备晚饭。“有文化就有一切”，恩戈索喃喃地说。但他心里却在琢磨到底是不是这样，因为他曾一直认为有土地就有一切。有文化当然好，因为它能引导人们收回被夺走的土地。

“你必须学会如何摆脱我们目前的这种境况。人们要生活，但又没有一寸土地，这种境况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

恩戈索很少象今天这样怨天尤人。他以往一直坚信，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他不想离开应该属于他自己的土地的原因，同时也是他忠实地为霍尔兰斯干活，并且爱护每一寸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的原因。为此，他曾引起儿子对他的疑虑，所以他开始对孩子产生一种畏惧心理。他觉得波罗变了。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他觉得战争给他带来了不幸。战争夺去了一个孩子的生命！留下来的孩子现在又开始非难他。

“霍尔兰斯对土地有什么想法？”他一边琢磨，一边自言自语。他不理解霍尔兰斯对土地为什么如此热心。他觉得有时候霍尔兰斯显得极端懊恼和失望，好象在躲避什么。

恩约罗格心领神会地听着父亲的每一句话。他觉得自己虽然还小，但人们已开始赋予他一种难以言喻的使命。他心里明白，对他来说，有文化就能实现更崇高的目标和更美好的未来。这不仅是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们对他的希望，也是全村的人对他的希望。这个目标使他精神焕发，信心百倍。他觉得他正在向着这个崇高的目标迈进。

第五章

恩戈索家门前有一个小山包，那是多少年来的垃圾堆积而成的。白天，站在山包上，贾科波的全部土地可以一览无余，这片辽阔的土地与白人的土地相比毫不逊色，土地周

围以浓密的灌木丛当作篱笆，除虫菊花盛开，香气沁人肺腑。贾科波很幸运，因为他是多年来唯一被允许种植除虫菊的非洲人。因此，据说他成了其他非洲人要求种植除虫菊的障碍。白人不愿看到更多的非洲人种植除虫菊这样的经济作物，因为他们的农场也种植除虫菊，物以稀为贵，种植多了就会影响他们的除虫菊的市场和价格。

恩约罗格常常伫立在小山上眺望外出归来的妈妈或兄弟们。如果他看到有谁回来了，他会高兴地跑上前去，帮助他们提行李什么的。不管对谁，对恩杰莉还是其他孩子，他都很乐意这样做。要说恩戈索一家与其他同样一夫多妻的家庭有差别的话，那么差别就在于恩戈索一家人不分彼此、亲密无间。平时，不管是下地还是去市场，恩杰莉和妮约卡比常常是来去双双，形影不离。对于家里的活，谁该干什么，她们也彼此默契，互相配合。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恩戈索，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事情往往是这样，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有威望的家长，这个家庭就会和睦。

那是一个幽静的夜晚，恩约罗格和卡马乌站在小山上，仰望高高的天宇，寂静的太空银钉般的星星不断闪烁，就象人的眼睛。妮约卡比曾经给他们讲故事说，那是一个个小小的天眼，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天眼看到上帝的灯火。恩约罗格对此说法一直将信将疑。

“你见到远处的灯光了吗？”

“是的，见到了。”

“那不就是内罗毕吗？”恩约罗格的声音有点哆嗦。

“是呀，”卡马乌用含糊的声音回答说。

恩约罗格在黑暗中抬头朝前方望去，远处无数灯光闪闪闪烁，就象一条火龙；城市上空，雾气腾腾，发出银灰色的幽光。他凝视着这个充满奇迹的神秘的大都市，就是它使他的兄弟们一个个离开了家。这个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陌生城市居然有那样的吸引力，这使他困惑莫解。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兄弟们要到那里去。这一点，只有天知道。

“你认为他们已经找到工作了吗？”

“科利说，在城里很容易找到工作。”

“啊！”

“难怪是大都市……。”

“是一大一都一市。”

“霍尔兰斯先生经常去那里。”

“贾科波也常去……你认为他们会忘掉家吗？”

“我想不会，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

“为什么他们喜欢跑到城里，而不愿意在这里找点活干呢？”

“你认为他们是不愿意吗？在这里也好，在他们现在呆的地方也好，他们最终会发现，他们除了那点工资，是一无所有的，就连一小块可以耕种的土地也没有。你看霍尔兰斯，他就没有必要去找什么工作，也不用去当什么雇主，他也会发财致富，生活过得很舒适，这是因为他有土地。你再看看贾科波，生活过得也很不错，也是因为他自己有土

地……可是，波罗却没有土地。他找不到工作。你知道吗，他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烦恼，因为他认为由于父辈的无能，土地才被抢走的。你想他能再这样继续呆下去吗？波罗最终不会是我们这里的人。”

恩约罗格沉思着，他想，要是他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就好了，也许有了文化就……

“是的，波罗的脾气有些古怪。”

“他常常发火。”

“对爸爸吗？”

“对我们所有的先辈。尽管他们也曾想……”

“想收回被占的土地？”

“是的，爸爸说过，过去的人为争取正当的权利曾经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就有许多人到内罗毕去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释放被逮捕的领导人。这些人遭到枪击，其中有三个人惨遭杀害，人们坚信被逮捕的那个年轻领导人一定能够带领他们赶走白人。”

“爸爸这样说过？”

“这样说过，我听见他跟波罗这样说过。呃，你看得出来吗？爸爸好象有点害怕波罗。”

“波罗说些什么呢？”

“他没说什么。他只是两手托着下巴，眉头紧皱，好象在思考什么。波罗是一个古怪的人。大妈曾经说过，战争以后他变了。也有人说，这完全是由于那个死去的兄弟。”

“姆瓦恩吉？”

“是他。他们说他是被英国人打死的。但是，不管是不是英国人，他毕竟是被白人打死的。”

“是这样。”

他们在黑暗中继续眺望这座灯火辉煌的都市。卡马乌和恩约罗格担心其他两个兄弟也会象他们那样消失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之中。但是科利倒是说过，他们一定经常回家看看。

“我也想离开这个城市。”

“为什么？”恩约罗格焦急地问。他正在思考，一旦他有了学问，有了钱，他一定要帮助兄弟们……他的思路突然被打断了。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要这样做必须先放弃恩加恩加交给我的工作。”

“你的学徒期还未满呢？”

“我已经学会了做桌子、椅子和床之类的家俱，我想我可以单独干了。”

“那么，你要到哪里去呢？”

“到白人农场或者内罗毕去。”

恩约罗格拿定主意要打消卡马乌的这个念头。因为他不想让卡马乌离开家。

“你很可能找不到工作。”

“我会找到工作的。”

“你忘记那次罢工了吗？”

“嗯！”

“你知道吗，爸爸经常提起那次罢工。”

“我不知道，我认为罢工也是为了象爸爸这样的人的。”

“但爸爸说，罢工是为了要求黑人获得自由。”

“也许是这样，我说不清楚。”

恩杰莉正在叫他们，他们听到喊声后，从山上走了下来。路上恩约罗格突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

“爸爸说土地是属于黑人的，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

“完全是这样。黑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有自己的土地，白人在他们的国土上同样也有他们自己的土地，这是大家知道的。我想，这本来是上帝安排好了的。”

“英国也有黑人吗？”

“没有！英国只有白人。”

“那么，他们这些白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强占我们的土地呢？”

“这些人都是强盗。”

“所有的都是？”

“所有的，连霍尔兰斯也是。”

“霍尔兰斯……我不喜欢他，我也讨厌他的孩子那天的行为。”

“羊的孩子总是羊。”

恩约罗格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贾科波是坏蛋。你认为姆韦……”他没有往下说，但很快改变了话题，问道：

“约莫是什么人？”

“波罗称他为黑色摩西^①。”

“《圣经》里的人？”

“我也不知道。”

“我记得《圣经》里好象提到过他。”

恩杰莉的喊声在黑暗中回响。他们也就没有再往下说了。

夜里，恩约罗格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他反复思索，他将来不能象爸爸那样替白人干活，或者更糟的是替印度人干活。爸爸曾对他说，当雇工很劳累，希望他不要再走他的路了。是的，他一定要找别的出路，而且要帮助他所有的兄弟找到出路……。他坐了起来，低声祈祷说：“主啊，保佑我吧，让我学到文化，我要帮助爸爸、妈妈、卡马乌和其他兄弟。我向你乞求，耶稣基督，我的主啊，阿门！”

这时他又想起了什么。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上帝，请宽恕我吧，不要让姆韦哈吉在学业上超过我。啊，上帝……”

他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还甜甜地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要到英国去留学。

姆韦哈吉和恩约罗格在一起时，心里常常感到轻松愉快。她觉得，和对她漠不关心的亲兄弟相比，跟恩约罗格在一起更有安全感。她信任他，每次放学回家，她总希望和他

① 摩西是《圣经》中的人物，根据《旧约全书》记载，他是神的使者，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统治下解救出来的英雄人物。

一起走。姆韦哈吉聪明伶俐，在同学中，甚至在男同学中，她的成绩一直是出类拔萃的。现在，恩约罗格也升到她们班上来了，这样，她和他说话，问问课堂上或者作业中的问题，都更方便了。

他们在四年级开始学英语，姆韦哈吉的姐姐露西亚是他们的英语老师。有一天，露西亚走进教室，学生们整齐地坐着，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黑板和老师。在人们眼里，懂英语的程度是衡量一个人学问深浅的尺度。

露西亚在黑板上用英语写上了“站立”一词，然后她用英语讲解，并且要求学生们用英语回答她的问题。

老师：我站着。我干什么呢？

学生：你站着。

老师：再念一次。

学生：你站着。

老师：（用指头指学生）你——不——你，对。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恩约罗格。

老师：恩约罗格，请站起来。

恩约罗格站了起来。他想，学英语当然好，但最好不要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这样他会在同学面前出丑的。

老师：你干什么呢？

恩约罗格：（声音很低）你站着。

老师：（提高声调）你在干什么？

恩约罗格：（他清了清嗓子，但声音依然很低）你站着。

老师：不，不对，动脑筋想一想，你在干什么？我是问你。

周围的同学都举起了手，要求回答这个问题，恩约罗格的心扑通扑通乱跳，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老师：（指姆韦哈吉）你站起来。你干什么呢？

姆韦哈吉：（她歪着头回答）我站着。

老师：回答得好。现在恩约罗格回答：她在干什么呢？

恩约罗格：我站着。

同学们一阵大笑。

老师：（面有怒色）同学们，她在干什么？

学生们：（拉长声音）你站着。

老师：（怒气未消）我问你们，她在干什么？

学生们：（声音变得很低，而且有点颤抖）你站着。

老师：你们听着，你们这些蠢货、笨蛋，我教给你们的东西，你们何时能记住？昨天我们不是复习过了吗？明天如果你们再错，我就要狠狠惩罚你们。

老师严厉地将学生们训斥一阵之后就离开了教室。恩约罗格心里很懊丧，他埋怨自己刚才为什么那样胆小。现在他心里平静下来了，也开始明白应该如何回答刚才的问题了。因此他对同学们说，刚才应该回答：“她站着。”这时有一个全班公认是最笨的同学站起来斥责他说：“老师在场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敢开口，简直是马后炮！”

就这样经过老师多次反复的发怒和训斥，数周之后，学生们已能比较熟练地掌握所学的英语句子了。现在恩约罗格也能顺口说：

我站着。

你站着。

她站着。

我们站着。

你们站着。

他们站着。

你要上哪去？

我要到门口去。

他还仿效老师指着黑板说：

你在干什么？

我指着黑板。

每当其他老师进教室用英语说：“孩子们，早上好！”学生们都能齐声回答：“早上好，先生！”

有一天，一个白人妇女来到了学校。正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学校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有条有理。老师还预先告诉学生们一定要懂礼貌。恩约罗格过去很少有机会就近看到白人。现在他看到白人妇女又白又嫩的皮肤，心里很惊讶。他想，他要是碰碰她的皮肤，会有什么感觉呢？这个妇女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站了起来，教室里鸦雀无声。有的学生甚至张开了口，按照预先的布置，准备向她问好。

“下午好！孩子们！”

“早上好！先生！”

露西亚差点气哭了。她不是多次教过他们吗？真丢脸！客人向孩子们解释说，吃过午饭，十二点以后应该说“下

午”，又因为她自己是女的，因此应该称呼她为“女士”。

“明白了吗？”

“明白了，先生！”

“女士！”露西亚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她气得简直想杀人。

“明白了，女士！”

“下午好。”

“下午好，女士！”同学们齐声说。但是有的孩子还喊“先生”，这是他们平时养成的习惯，因为平时甚至同学们互相问候，也称“先生”。

客人走了。孩子们对今天发生的一切感到很遗憾。露西亚将学生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借此发泄心中的怒火并消除孩子们给她带来的耻辱。从此以后，孩子们再也不会忘记“上午”和“下午”、“先生”和“女士”的区别了。

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恩约罗格告诉姆韦哈吉说：“你知道吗，我记得在什么地方好象见过这个白人妇女。”

“你见过她？在哪儿见过？”

“想不起来了，我总觉得她很面熟。”

他们路过恩戈索干活的地方时，姆韦哈吉问他，“最近你见到那个白人孩子吗？”

“没有，我想他已经上学了。”

“后来他是不是还想和你说话？”

“不！我常常避开他，但他常常孤孤单单一个人。”

“他大概是独生子。”

“他可以找别的孩子玩去。”

“到哪儿找去？”

他们没走多远，恩约罗格突然叫了一声：“噢！我想起来了。”

“什么？”

“我想起来了，我在霍尔兰斯的家里见过那个白人妇女，大概见过一、两次。她可能是霍尔兰斯的女儿。爸爸提到过她，说她是一个修女。”

“啊！对了，我也听爸爸这样说过。”

“我感到奇怪，她是白人的女儿，怎么会当修女呢？”

“也许她与众不同。”

“羊的孩子总是羊”，恩约罗格突然又想起卡马乌曾经说过的谚语，他顿觉开窍了。

卡马乌离开了恩加恩加，但他并没有象他所说的到内罗毕或白人农场里去，他和另一个木工一起在非洲人的商业区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恩约罗格如愿了。近来，恩约罗格突然发现卡马乌已经长大成人，按照惯例，将会为他举行“将多^①”仪式，并进行割礼了。恩约罗格常用畏惧的眼光看着他，担心卡马乌经过割礼之后会疏远他，而和同年龄的青年们在一起。可这还不是他最担心的地方，因为他俩现在反正也不经常在一起。他最担心的是卡马乌有一天也会象其他兄弟那样被拉进都市生活里去。城里的兄弟虽然

① “将多”是非洲国家一些部族专为青年人举行的传统仪式。这种仪式举行之后，年轻人就算成年了，可以成家立业了。

也经常回家看看，但他们都变了。尤其是科利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如果卡马乌走了，这个家庭最终就会破裂，过去全家引为自豪的和睦的家庭气氛将会消失。卡马乌是一个善于持家的人，能够吃苦耐劳，家庭重担他一身挑，整天辛辛苦苦，但他毫无怨言。恩约罗格有时到非洲人的商业区去看望他。这个地区的情况和以前一样，各种各样的人在街道上、茶馆里或肉店里盲目地游逛，熙熙攘攘，消磨时光。恩约罗格对这些无聊者的前途感到担忧，他一边走着，一边不自觉地用手紧紧捏着学校里发给他的书本。

恩约罗格已经长高了，中等的个子，黝黑的头发，浅黑色的皮肤，两只又大又亮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从他的体态看来，他已经开始成熟了。然而，就他这种年龄的青年而言，说他成熟也许还早了一点。

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他认为学问是打开光明前途之门的一把钥匙。他和贾科波的孩子们（姆韦哈吉除外）没有什么交情，因为他们是怀有优越感的中层阶级人物。和他们很少来往，只是一心读书。他对学问如饥似渴，什么都学。《圣经》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他还非常喜欢《旧约全书》里的故事。他崇拜大卫那样的英雄人物，常常拿自己和他相比。《约伯记》里的故事虽然常常使他悲痛难忍，但还是深深地吸引着他。在《新约全书》中，他喜欢年轻的耶稣的故事。

恩约罗格对《圣经》已有很深的信念。作为一个受教育者，凭他的灵感和远见，他对上帝的公正是深信不疑的。公

正与正义存在于人世间，如果你行善和信仰上帝，天国就将是你的。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都可得到上帝的赏赐，邪恶的人也必然会自食恶果。妈妈给他讲过的部族里的故事，更坚定了他的成功来自勤奋与耐心的信念。现在，他对全家和全村前途所抱的希望，不仅寄托在高深的学问上，同时寄托在仁慈的上帝身上。很久很久以前，上帝曾在吉库尤和穆姆比、或者亚当和夏娃的陪同下周游了人间。现在，如果将吉库尤当作亚当，将穆姆比当作夏娃，他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在上帝之下，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是兄弟般地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由此他又有了一个想法，吉库尤人的土地被白人强夺去了，这些白人不是别的，就是《圣经》里提到的以色列人的后代。常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为黑人也是上帝的子孙，因而黑人在世界上也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这就证实了波罗关于约莫是黑色摩西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恩约罗格每当有机会和姆韦哈吉在一起时，常常希望向她解释这些事情，但他每当想用言语来表达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因此，他只好将这些想法深深地藏在心底里。他常常喜欢单独在田间小道上漫步，甚至还与黑夜交上了朋友。

第 六 章

有时候，也有人来看望爸爸。从孩提时代起，恩约罗格就觉得爸爸是家庭的中心。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家的生活

平静得象一泓秋水，一切都很顺遂。随着时光的流逝，恩约罗格也慢慢长大了。他对父亲又尊重又敬畏，当然也绝对地信赖。

来看望恩戈索的人，一般都是先到恩戈索的房间，但有时也先到妮约卡比或者恩杰莉的屋里。来了人，恩约罗格心里常常都很兴奋，因为他喜欢在旁边倾听大人有启发性的谈话。这些来访者多数是村中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谈的往往是国家大事。一到周末，科利和波罗也常带一些年轻人到家里来，但是使人感到，这些年轻人和村里的年轻人不一样，村里的年轻人和年纪大的长辈在一起聊天时，常常让年纪大的人先说，他们则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可是，和科利、波罗一起从内罗毕来的这些年轻人，好象什么都懂似的，聊起天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参加过战争，到过许多地方，因此他们谈到外国情况时，常常拿他们在不同国家里见到的不同情况来作比较。他们不象一般的青年聚在一起时总是消遣作乐、开开玩笑。他们一个个都很严肃，每当谈到外国，谈到战争、祖国、失业和被夺的土地时，总是怒容满面。

听到他们谈起约莫时，恩约罗格就很敏感。他更加相信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以前他曾在《旧约全书》中读过有关他的故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普罗密斯特去。因为黑人实际上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因此摩西不是别人，而是约莫本人。这是千真万确的。

他们还谈到将要举行的大罢工，所有为白人和政府工

作的人将要举行一次大罢工。他们要用实际行动向政府当局和白人表明：黑人不是胆小鬼，更不是低三下四的奴隶；他们也是人，也要抚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么，黑人为什么整天只是为了白人的孩子吃、穿和教育而去流血流汗呢？基阿里埃，矮矮的个子，留着一小撮黑得发亮的胡子。他善于辞令，经常和波罗在一起。恩约罗格对他所讲的一切有极大的兴趣。

“你认为这次罢工能成功吗？”有人问。

“毫无疑问！每人都参加罢工，各地的黑人，甚至警察局里和军队里的黑人都会来参加。”

“我们的工资是不是真的应该和印度人或白人一样？”

“那当然！”基阿里埃点头回答说，“所有的黑人如果都停工，那么国内各行各业就要瘫痪，因为一切都是靠我们黑人去干的。这样，政府当局和白人就要我们复工，那时我们就可以说，不！不！要复工必须首先给我们增加工资。我们的血汗不是那样廉价的，我们也是人，我们再不能只靠这区区十五先令的月薪生活下去了……”

村中的男女老幼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他的讲话。他们从前很少听到有关罢工的事，因此听起来觉得很新鲜。如果罢工能够增加工资，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正如恩约罗格感觉到的，基阿里埃严肃而有说服力的讲话大大鼓舞了周围的人，加强了他们的信心。

“对那些黑人雇佣的人又怎么办呢？”

“我们要首先向那些为政府和白人工作的人强调指出，

所有的黑人都是亲兄弟。”

恩戈索没有吭声，因为他知道他认识的一两个在政府工作的黑人就不是什么亲兄弟。

睡觉时，恩约罗格为这次罢工的成功祈祷。他希望罢工很快就能开始。如果爸爸能挣到更多的钱，那他就可以象贾科波那样买一辆卡车。这天晚上，恩约罗格睡得很香，还甜甜地做了一个梦，梦见罢工胜利以后，他们家丰衣足食，日子过得挺快乐。

霍尔兰斯将所有的雇工召集起来，这种做法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怕浪费时间，所以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他同工人们警告说，谁敢参加罢工，谁就会马上失业。是的，他怎么会允许这种可恶的罢工干扰他的农场事务呢？他的农场就连政府也不敢轻易插手。黑家伙们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也可从随意提出威胁，这些都是政府当局处理的事，与他的农场无关。尽管如此，罢工日期还是日益临近。霍尔兰斯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给这些苦力们一个教训，让他们明白应当到哪里去寻找正义。

恩戈索只是听着这种警告，沉默不语，脸上毫无表情。你根本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

对这次罢工，恩戈索还没有认真考虑过。他不知道这次罢工能否成功。如果罢工失败了，那就意味着失业，他就必须离开那些土地。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土地是他的，应当好好爱护它。说实在的，还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爱惜土地。

恩戈索心神不安地朝家走去，经过非洲人商店区时，他

看到理发师还在忙着干活。这些天来，理发师聊天又换了一个新话题，说的尽是罢工的事。恩戈索没有进理发店，径直朝回家的路上走去。

恩约罗格从未见过爸爸和妈妈吵架。以往他们吵架时，往往避开孩子。这一天恩约罗格从学校里放学回来，看到妮约卡比正在伤心地流眼泪。他惊愕不已。他记得妈妈以前也曾这样哭过一次，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是在饥荒年头或者更早一些。可这一切已经过去了。现在她为什么哭呢？恩约罗格木然地站着，心里忐忑不安，他甚至害怕到屋里去。

恩戈索，高高的个子，虽然年纪大了，但他那男人的气概不减当年。他阴沉而严肃地站在妮约卡比面前。恩约罗格看到，妮约卡比脸上的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那样不断往下滴。和睦的家庭突然起了风波，恩约罗格急得心如火燎。

“看来我要整天守着这个家了。”

“是的，你将要因为失业而整天呆在家里。”

“我有我的自由，我从不听女人的指挥。”

“那我们就要饿死……”

“饿死！这次罢工对黑人来说是事关紧要的，罢工胜利后，我们还可以增加工资。”

“人都饿死了，谈重要不重要有什么用？”

“住嘴！对这个苦差事，你想我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难道我还要继续为白人和他们的孩子干活吗？”

“但你也没白干，他们还付钱给你呢！如果罢工失败了，那又怎么办呢？”

“别婆婆妈妈的！”恩戈索象疯子似的吼叫了一声。罢工能不能成功正是他最担心的事。妮约卡比已经看出了丈夫的心思。

“如果罢工不成功，你说该怎么办呢？”

恩戈索再也忍耐不住了，举起粗大的手，“啪！”地狠狠打了妮约卡比一记耳光，正想举手再打时，恩约罗格跑上去拉住他说：“爸爸，请不要这样！”

恩戈索倒退两步，放下了手，两眼瞪着孩子，然后走了过去，双手紧紧地按住孩子的双肩。恩约罗格感到爸爸的双手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恩戈索嘴里含糊不清地叨咕着什么。他忽然松开双手，转过脸，朝门口大步走去。

“妈妈！”恩约罗格低声叫了一声。

“他们为什么要缠住他呢？我的丈夫变了……”她一边哭一边喊叫。

“不要这样，妈妈！”

妮约卡比伤心地抽泣。

恩约罗格不知所措，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这天夜里，他心乱如麻，就连平时他所喜欢的露出笑意的星星，今晚在他眼里也丝毫没有快慰的感觉了。黑暗中，他在院子里心神不安地来回徘徊。他想，如果姆韦哈吉此时也在的话，他将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她，也许还能从她那里得

到一点安慰。

远处都市的灯光象往常那样闪着耀眼的光芒，那里正是发生罢工号召的地方。闪闪的灯光好象在不断地暗示他、召唤他。但他没有回答，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消失在沉沉的黑夜之中，他觉得必须在爸爸和妈妈的两种不同看法中作出明确的抉择。

他沮丧地回到屋里，跪在床上祷告说：“上帝啊，怜悯我吧，我有罪过，可能是我给家里带来了不安宁。宽恕我的罪过吧，赐福给爸爸和妈妈吧。赐福给你的孩子们吧。宽恕我们吧，阿门！”

“主啊！你认为罢工能成功吗？”

他想得到肯定的答复，也想预测一下未来。《旧约全书》不是说，上帝曾经向他的人民说过话吗？现在，上帝肯定还能这样做。恩约罗格认真地竖起耳朵听着，耐心地等待着，等呀，等呀，但还没有等到回答，他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第七章

新的学年开始了，教室里吵吵嚷嚷，挤满了人。毕业班的同学们都想知道他们到底考没考上中学。恩约罗格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姆韦哈吉也挤在同学们中间。她已经长大了，变成了一个眉目清秀、步态轻盈的大姑娘，再也不

是五年前带领恩约罗格上学的姆韦哈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俩更接近了，彼此分享着对方的欢乐，也分担着对方的忧愁。恩约罗格常常暗暗地想道，姆韦哈吉和他有共同的血统关系，她要是他的姐姐的话，那该多好呀。有一个男同学在教室的角落那边饶舌，还发出一阵怪笑，同学们没有理他，但有几个同学回过头去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他才老实地坐下。有人朝他讥笑了几声，然后教室里就安静下来了。

伊萨卡老师拿着一张长长的名单走进教室，恩约罗格焦急等待的这个时刻终于到了。他忐忑不安地暗暗安慰自己，万一没有考上，也要保持镇静。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老师准备公布名单时，恩约罗格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他真想一下子钻到课桌底下去。后来，他听到老师第一个念到他的名字，而且在录取的名单上也有姆韦哈吉，这时他就和姆韦哈吉高兴地跑出教室，精神抖擞、非常兴奋地手拉手往家跑去。他们各自抿着嘴笑，谁也没有说话。心里都想尽快回到家里，将这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恩约罗格想让妈妈知道他要上中学了。他们来到姆韦哈吉家附近，两人面对面凝神伫立一阵以后，不约而同地伸出手紧紧地握了握，然后猛地转身各自朝回家的路上快步跑去。

姆韦哈吉比恩约罗格早到家，她一进门就看到家里的孩子们正围着妈妈坐着；由于兴奋，她没有留意眼前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

“妈妈！妈妈！”

“什么事？”朱莉安娜冷漠地回答了一声，脸上露出沮丧

和悲伤的神情。她看了姆韦哈吉一眼，然后用不耐烦的口气问：“又发生什么事了？说呀！要不，为什么这样慌慌张张往家跑？”

“没发生什么，妈妈。”姆韦哈吉安详地回答说，“我是说我考上了。”她回答的声音很轻，她显得那样温柔、恬静，丝毫没有傲气。

“就这件事吗？你姐姐露西亚在学校里吗？”

刚说完，朱莉安娜又突然哭了起来，她一边抽噎，一边喃喃地说：“我早就说过，这些阿霍伊都是危险人物。但是男人从不听我们女人的话，等他明白了，往往就太晚了，我不让他去，他不听，偏要去！”

“发生什么事啦，妈妈？”姆韦哈吉急切地问。

“哎哟，你问得好自在！我早就说过，你爸爸迟早要死在别人手里！”

“怎么啦！他死了？”姆韦哈吉惊叫了一声。

没人回答她，屋里充满沉闷难堪的气氛。

恩约罗格到家时，看见院子里站着许多人，有男有女，还有小孩。有些人朝他爸爸的屋里瞅着，还有一些人却朝市场那边不断地张望。妈妈上哪里去了呢？他走进屋里，看见妈妈坐在一块小板凳上，邻居的两个妇女也坐在她旁边，她们都默默地坐着，相对无言，但眼睛却不断朝院子张望。妮约卡比铁青的脸由于哭泣不断地抽搐。面对此种情景，恩约罗格原来那种喜悦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发生什么事了，妈妈？”他郁郁寡欢地问。他真怕听到

有谁死去的消息。

妈妈抬起头来，紧绷着脸，两眼呆呆地看着他。恩约罗格直打寒战。聚集在院里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在低声地议论什么。

“这就是罢工！”有一个妇女告诉他说。这时恩约罗格记起来了，今天是举行大罢工的日子，据说这次罢工还将震撼全国。

人群象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他们都是来参加罢工头一天的集会的。大家心里明白，这是黑人的重大日子。恩戈索也随着人群来到了会场。这次集会也许能给人们带来福音。但是有谁说得准呢？在这时局动荡的时刻，还埋头在霍尔兰斯的农场里干活有什么意思呢？他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宽慰。妮约卡比的话还在他耳边萦绕。理发师走了过来，坐在他的旁边。此时理发师的话更多了，他说东道西，常常使人禁不住纵声大笑。主持会议的人是内罗毕来的，其中有波罗和基阿里埃。波罗在城里找不到固定的职业，最后他还是加入了这场政治斗争的行列。恩戈索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和那些大人物坐在一起，心里感到无比自豪。现在，他为自己也能参加集会而感到高兴。

基阿里埃第一个在大会上讲话，他用悲壮和低沉的语调讲述历史，还说：“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黑人的，这些土地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印度人的国家是印度，欧洲人的国家在欧洲；同样，非洲人也有自己的国家，那就在非洲，非洲是黑人。

的国土。(欢呼声!)有谁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土地是上帝赐给吉库尤、穆姆比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呢?”(热烈欢呼!)紧接着,他又解释这些土地又是如何被白人用《圣经》和剑从他们手里夺走的。“我们的土地就是这样被夺走的,说穿了,就是《圣经》先行,为剑铺路。”他埋怨父辈太傻,不该对那些人有怜悯之心,甚至还伸开双手欢迎他们进来!

“这些人进来不久,我们的父辈就象俘虏那样被抓去参战,为他们卖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幸存者好不容易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可是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呢?土地没有了,全被白人士兵占领了。你们说说,这样公正吗?(不!)我们的人被抓去为白人移民干苦活。土地被夺走了,他们还能干什么呢?非但如此,他们和妻子还要向异国政府缴纳繁重的租税。一旦有人出来为争取权利而斗争时,他们马上就会惨遭枪杀。尽管如此,政府当局和白人还不满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们的人又被抓去打希特勒——其实希特勒没有得罪过我们。为了拯救大英帝国,使其不遭灭顶之灾,我们的人在战争中流血死亡。现在,上帝已经听到他们呻吟的声音,因而给人们派来一位叫约莫的使者,他是黑色的摩西,上帝授权给他,让他告诉白人法老说:‘让我的人民走吧!’

“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我们要用强有力的声音向英国人大声疾呼:是时候了,让我们的人民走吧!我们要求归还我们的土地!现在就归还!”(暴风雨般的掌声)

恩戈索感到有点不舒服,隐隐约约觉得在闹肚子。因

此，他只好毫无表情地坐着。他仰视着一个个欢呼雀跃的身影。眼前的一切慢慢地变得斑驳迷离、朦朦胧胧，一个个身影变成了一尊尊模糊的偶像。难道他在哭吗？他周围的偶像开始变换颜色，他们由灰色变为蓝色，继而又变成黑乎乎的一片。啊，那不是黑色毛衣吗！他揉了揉眼睛，再一看，还是黑色毛衣。最后，他自觉不是在做梦时，才发现穿着黑色毛衣的警察已经将整个会场团团围住了。

现在，基阿里埃大声说：

“请你们记住，这是一次不流血的罢工，我们要求增加工资。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边，我们一定能胜利！今天，如果他们打我们，我们也不要还手……”

白人警长冲上了主席台，随着他上台的还有贾科波！起初，简直把恩戈索弄糊涂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可是，贾科波在主席台上毫不理睬内罗毕来的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开始劝说人们复工，这时恩戈索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位全国屈指可数的富翁，原来是被带来对付罢工的人们的。人们静静地坐着，脸部毫无表情。恩戈索沉思一阵，突然间似乎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启示：贾科波是叛徒，就在刚才短短的时间里，他那出卖黑人利益的叛徒嘴脸已经在大家面前暴露无遗。他是人们多年来要求归还土地的障碍，是黑人遭受折磨的根源。

恩戈索霍然站了起来，朝主席台大步走去。人们用惊奇的眼光望着他，猜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来到贾科波跟前，两人面对面站着，横眉冷对，俨然两军对垒——贾科

波站在白人一边，恩戈索则站在黑人一边。

刹那间发生的事情使人们感到惊讶和意外，然而就在同一瞬间，人们好象接受了恩戈索无声的命令，一齐站了起来，不约而同地朝贾科波冲去。警察开始行动了，他们向人群打催泪弹，后来又开枪射击，有两人当场倒了下去，人们大声惊叫，仓惶地向四方散去。此时，恩戈索的勇气也没有了，他也挤在人群中往外逃。他到处乱撞，一心想着逃命。警察抡起警棍，朝他的脸狠狠打了下去，脸上顿时冒出鲜血。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流血，只觉得脸上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淌。他拚命往外逃，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突然有什么东西把他绊倒了，他失去了知觉。后来村里的人发现了他，把这位突然冒出来的英雄背回了家。

“他会死吗？”恩约罗格听完这一切经过后，问卡马乌。

“不会！因为他伤势不重，但他可能流了不少血。”

“他当时上去干什么呢，他打了贾科波吗？”

“不知道，我们只看见他站了起来，并且朝贾科波奔去，然后朝大家转过脸来大声说，‘站起来！’我们开始以为他是由于过份激动而失去了理智，其实后来我们也这样做了。我真没想到爸爸会有那样大的胆量。”

他们彼此沉默不语。卡马乌微皱眉头，好象在追忆曾经发生的一切。院子里的人开始陆续离去。

“贾科波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黑人的敌人。他不愿意看到其他黑人也象他那样富。”

贾科波是怎样参与这件事的呢？这个问题只有少数人才能回答。他们知道，贾科波作为一位富翁，在人们中间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周围的白人，包括霍尔兰斯在内，也不敢小看他。尽管霍尔兰斯也不一定真的将他放在眼里，但在用得着他的时候，也得说上几句恭维话。对于政府当局和白人，贾科波常常是有求必应的。这次警察当局求他出来说上几句，他怎能拒绝呢？开始时，他还以为他干得很成功呢，可是到了后来，那个混帐的恩戈索来到他跟前，就把一切给搞乱了。

贾科波伤势不重，幸亏警察及时采取了行动，否则他将被撕成碎片。当时他忍耐着，心里后悔先前没听妻子的劝告。

理发店里坐满了人，在那次集会上曾经坐在恩戈索旁边的理发师，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真够勇敢的。”

“是的，他是好样的。”

“他的伤势严重吗？”

“伤势倒不重，就是流血过多。”

“他为什么那样干呢？你要知道，他的这一举动造成两人死亡。”

“啊，在那种情况下，谁不生气？谁不想那样干呢？我坐在他旁边，当时我也差点象他那样干起来！贾科波要是白人的话，咳，更活该，可惜他和我们一样，都是黑人。这样嘛，好象有点不太好，给人看来好象我们黑人自己就不团

结。看来，在我们黑人中间也常常会出叛徒。”

“说得对！说得对！”有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

“就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总怕别人比他们好……”一位正在理发的年轻人插嘴说。

理发师又开口了，“你们说的一点也不假。贾科波是有钱人，你们都知道，他是唯一获准种植除虫菊的黑人。你想想，难道他能乐意看到别人也那样走运吗？再则，他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你们又有何感觉呢？”

没有人回答。理发师放下理发刀，停了一会儿，又婉转地说：“因为他曾对他们发誓要出卖我们黑人。”

“是这样！就是这样！”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有一个秃顶的中年人点着头，脸带怒气说：“尽管你们说的都不错，但遗憾的是，有人告诉我说，恩戈索得到了通知，叫他离开贾科波的土地。”

“离开贾科波的土地？”

“是，是这样！”

“但是，贾科波从土地主人手里买下那块土地时，恩戈索已经在那里了。”

“可是那块土地是贾科波的了，当然，他完全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罗！”说话的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他刚从外面进来坐下不久。人们听他这么一说，都转过脸去怒视着他。

“难道这不违背我们的传统习惯吗？再则，原来的土地主人也从来没有将那块土地卖给贾科波呀……”

远处来了警察，店里的人闻讯很快散开，只留下了理发师一个人。此时，人们都已明白这次罢工失败了。

恩戈索要重建房屋，恩加恩加知道以后，主动让给他一块地皮。这时恩戈索才明白，一个人丑陋的外表和粗鲁的行为并不能说明他的内心世界，在这种外表后面往往隐藏着他的善良和内心的美。这样一来，对恩加恩加的积怨也就随之消失了。甚至卡马乌谈起恩加恩加时，赞扬他的话也多起来了。

然而对于恩戈索来说，他将要度过一个难关。因为要造新房子，就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就在这正需要钱的时候，他又离开了霍尔兰斯的农场，失了业。此外，恩约罗格升入五年级，到新的学校念书，学费也增加了。这还不算，新的学校准备将校舍改建为石头建筑，捐款也是少不了的。可是到哪里去给恩约罗格弄钱呢？姆韦哈吉已到远处女子寄宿学校上学了，她继续上学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恩约罗格，看来要停学了。这件事伤透了他的心。日子一天天地飞快过去了，他每天都在祈祷。可是为了实现这个美好愿望，他能够干些什么呢？三个礼拜后的一个星期一，恩约罗格真的失了学，他被送回了家，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哭。

上帝听见了他的祷告。卡马乌的工资增加了三十先令，他将这三十先令全部给了恩约罗格，科利还给补充了不足部分。这样一来，恩约罗格又高兴了，现在他又可以继续上学了。

插 曲

两年半过去了，有一天，在内罗毕近郊的山顶上站着一个旧政府官员，他贪婪地凝视着山下这一片他即将离开的土地，自问自答：

为什么你一个人站在这里发呆呢？

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这之前，你发现了什么预兆吗？

没有，没有发现。

你发现了！

没有！

但是……

我告诉你我没有发现，但我们曾为此花了很大的功夫。

他离开了山顶，气呼呼地顺山坡而下。

“想一想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吧，”他说。他和他的同僚们曾经帮助建设起来的这座城市，默默地注视着他。就是在这样的角落里，他也得不到任何安慰，反而产生了无限的烦恼。

“你听见了吗，兄弟？”

“没有听见。”

“但你也没有问我什么呀！”

“我的孩子们正在挨饿。”

“你不想知道穆朗加^① 那边发生的事吗？”

“啊！穆朗加！它太遥远了……”

“有一个酋长被杀了。”

“就这些吗？快说！我的妻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这些就够有意思的了。”

“那好，今天晚上我再来，你再详细告诉我。”

“好，来吧，还有其他人要来，我有一台收音机。”

“你听，妻子喊我了。你在这儿吧，再见。”

“走吧，再见。”

“他是一个大人物吗？”

“象贾科波？”

“比贾科波还要高。他常常和总督一起吃饭。”

“他是在白天被杀的吗？”

“在白天。那些人真勇敢。”

“说下去！”

“妻子，天黑了，炉里再添点柴火，把灯点着……现在，你们都听着，这个酋长是一位拥有万顷良田的大人物。这些土地是总督送给他的，这样他就可以将这些土地卖给黑人。有一辆汽车朝内罗毕郊外奔驰而去，车里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酋长。车从内罗毕出发时，就有两个人跟

^① 地名。

踏上了，到了城郊，这两个人加快了汽车的速度，跑到酋长的汽车前头去了，然后又有意地将汽车停在酋长汽车的前头，挡住了去路，两辆汽车都停了下来，这时这两个人走到酋长汽车的跟前问：‘哪位是酋长？’

“‘我是。’

“‘好吧，请你拿着这，这，再拿这。’这两个人突然朝他开了一枪，将他打死了。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

“这件事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的，广播里也是这样说的。”

“年轻人干的！”

“真是勇敢无比。这一手是他们向白人学来的。”

“快到新闻节目时间了，我们听听新闻吧。”

“请安静点！”

一天夜里，人们听说约莫和其他一些本地领导人被逮捕了，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但是，他们不可能抓住约莫。”理发师说。

“他们不可能。”

“他们想使我们的人民没有领导。”

“是的，他们想奴役我们。”理发师用郑重其事的语调说。

“什么是紧急状态？”有人问。

“啊！别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了，难道你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妓女？”

“什么？”

“紧急状态。”

听到约莫被捕的消息，恩约罗格心里很烦恼。他一直渴望见到肯尼亚全国闻名的这位英雄人物。他还记得肯尼亚非洲联盟那一次在市场上集合的情形，那是在罢工失败后的头三个月。肯尼亚非洲联盟是黑人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口号是：争取自由，还我土地。此外，这个组织还要求给黑人增加工资，反对种族歧视。恩约罗格从他在内罗毕的兄弟们口中曾听说过种族歧视，但他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他知道，由于种族歧视，这次罢工失败了。由于种族歧视，黑人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是由于种族歧视，黑人连饭店都不能去。看来种族歧视到处都有。甚至非洲人自己内部也存在着种族歧视。有钱的非洲人歧视穷苦的非洲人……

集会那天，恩约罗格很早就到了市场，但他发现许多人比他来得更早，市场上人山人海，挡住了他的视线，他什么也看不见。恩约罗格失望了，那就算了吧，改日再来看他①。

然而现在，约莫已被逮捕了。

① 指约莫。

第八章

尼耶利和穆朗加离恩约罗格家所在的村子很远，然而那边发生的事却在这里有许多传闻，这些传闻都很动人，村中的许多年轻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恩约罗格简直听得入了迷。他甚至对卡朗加这样的年轻人能讲这么多的故事而感到惊讶。

“继续给我们讲吧。”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后来，他给尼耶利的警察所写了封信，说：‘我叫迪丹·基马提，是非洲自由战士的首领，我将在星期天上午十点半拜访你们。’这可非同小可，警察简直如临大敌，还从内罗毕调来大批警察，以加强尼耶利的防卫。宵禁从夜里延长到白天，任何人都不准随便离开家。士兵们一个个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准备等基马提一到，就立即将他逮捕。星期天上午十点半，一个白人警长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威风凛凛地来到警察所。他个子很高，穿得笔挺，犀利的眼光咄咄逼人。警察们驯服地列队立正待命。警长煞有介事地巡视了一番，并祝愿他们交上好运，捉住迪丹。然后又告诉他们说，他的摩托车不太好，能不能换一辆，因为他还有急事要到内罗毕去。那当然没问题。因此，他骑上一辆崭新的

摩托车，一溜烟走了。警察们依然眼巴巴地等着迪丹。”

“他来了吗？”

“你别打岔！卡朗加，讲下去。”有人焦急地说。

“结果，那个星期天他们谁也没有等着，警察们气得象什么似的。第二天他们又接到一封信，据说这封信是从飞机上扔下来的。”

“这封信又说什么呢？”

卡朗加神气十足地向周围的人环视了一遍，然后放低声调慢条斯理地问：“你们猜这封信是谁写的？又是迪丹。”

“哟！”

“他在信里向警察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昨天辛苦地等了他一天，并且送给了他一辆新的摩托车。”

“你是说那个警长就是迪丹·基马提本人？”

“那当然罗！”

“可是昨天去的那个警长是白人？”

“事情怪就怪在这里。因为迪丹会变，他能变成白人，变成一只鸟、一棵树。他还能变成一架飞机。这一切都是他在世界大战中学来的。”

恩约罗格已经在这所新的学校里学了两年。虽然家境困苦，但他总算还能勉强学下去。因此，他学习的愿望也终于成了现实。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思考着卡朗加所讲的故事，他认为这些故事中有些是夸张的，有些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更令人奇怪的是，他也曾听爸爸和卡马乌说迪丹能变。看来，迪丹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和领

导人。

他回到了家里，这个有三间房屋的新家是恩戈索被迫离开贾科波的土地以后仓促建起来的。那是一个艰辛的年头，恩戈索失了业，波罗的性情变得更孤僻了。如果当时没有科利和卡马乌，恩约罗格想象不到全家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贾科波当了酋长，旧怨未报，恩戈索依然耿耿于怀。他出入常常有一两名背枪的警察随身护卫，以预防自由战士的突然袭击，有时甚至还由新上任的县行政长官亲自保驾，这位行政长官其实就是霍尔兰斯。

恩约罗格家门前的院子若隐若现地被一片小树林遮掩着，房子后面是新富户恩加恩加的土地，这片土地顺着一条缓坡延伸到远处，与一片树林相接，树林里全是高高的橡胶树。这座新宅和学校相距五英里；恩约罗格每天步行上学，风风雨雨地奔波在家和学校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肯尼亚数千男女青年为了求学应当付出的代价。全国学校寥寥无几，而且相距很远。自从与教会的关系破裂以后，人民自己兴建了独立学校和吉库尤—卡里恩加学校，可是不久又被政府关闭了。因此，局势变得比以前更紧张，没有人敢随便出门。太阳下山了，晚风阵阵，田野里一片冷静、寂寥的景象，随之而来的是沉沉的黑夜。恩约罗格在黑暗中伫立了一阵，突然产生一种不可捉摸的焦虑和不安的感觉。他侧耳静听，隐约听到了恩杰莉屋里传出的低沉的说话声。这天夜里又冷又黑，家里断炊了，恩约罗格肚子空空的，他感到又困又饿，浑身直打寒战。

他蹒跚地走进恩杰莉屋里。

全家正聚集在她的屋里。恩约罗格看到爸爸紧绷着脸，沉默寡言。自从罢工失败以后，他的眉头一天也没舒展。卡马乌背靠柱子站在父亲背后。在前面昏暗的角落里，两位妈妈坐在床上。屋里弥漫着紧张郁闷的气氛。

“坐下！”恩戈索向恩约罗格示意说。此举看来有些多余，因为恩约罗格本来就准备坐下。再往里，在隔墙旁边站着波罗。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在家露面了。

“噢，请原谅，哥哥，你近来好吗？”

“还好，弟弟。你近来学习如何？”波罗对恩约罗格的学习格外关心。

“很好。内罗毕那边怎么样？我希望科利也平安。”

“啊！可怜的孩子，我们希望他安康！”父亲用怜惜的口气说。恩约罗格用畏惧的眼光看着波罗。屋里的人都沉默着，好象在各自思考什么。

“你认为他安全吗？”恩杰莉打破了沉默的气氛。

“我不知道。但他并不孤单，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他在一起。”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被送到哪里去了……”

“是的。”他低头看着地板，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眉头紧皱，愁容满面。过了一会儿，他又重新坐下，用近于哭泣的声音说：“如果他们还……啊……如果……”

恩约罗格以为波罗疯了。可是就在这时，门突然推开，科利一瘸一拐，踉跄地闯了进来，神情憔悴，脸色异常难看，

进门时差点摔倒。

“哎呀，怎么啦？”两位妈妈几乎同时惊叫了一声。

“要……水……饭……”他喘着粗气说。停了一阵子，他才开始向几乎惊得发呆的全家讲述事情的经过：“有许多人被投进了监狱，这是多大的罪过！”然后他转过脸，对着他的兄弟说：“你是三个越狱逃出来的人当中的一个。”

“我们逃出来的一共有五个人。”

“他们说你们是恐怖分子。”

“你又怎样呢？”

“我们被押送到野外时，我发现你不在了，你大概已经逃走了。后来，警察加强了戒备，甚至还打了几个人。黎明前，我们被装进了一辆卡车。当时，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要被押送到哪里去，只担心他们会将我们杀掉。后来，卡车放慢速度朝丛林驶去时，我以为这下子我们非死不可了。但是我想，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应当利用汽车减速的机会，出其不意地跳车逃走。几乎就在这时，我真的猛然跳了出去。看守的警察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得发呆了，可是他们拿起枪来向我开火时，我已在浓密的丛林中消失了。你们看看我这膝盖……”

除了波罗依然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大家都围了拢来。他的膝盖用一条长长的破布条包着，松开一看，只见膝盖被碎石划破了一道深深的血口。

“后来，没有发现他们还在追捕我的任何动静，我也象你那样回来了，路上一连几天，爬山涉水，只有一个偶然的

机会，搭了一段路的过往汽车。”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欺负黑人？”恩杰莉抱怨说。她显得老了，不顺心的艰辛日子使她变得日益憔悴、苍老。可她觉得心里似乎比以前亮堂多了。

夜深了，他们依然在小声地谈论。

“约莫释放以前，他们还会欺负我们。以后恐怕就办不到了。他们知道，约莫最终会打赢这场官司，这是他们最害怕的。”科利解释说。

“如果他打赢了官司，他们会释放所有被扣留的人吗？”

“那是必然的，到时候他们就能获得自由了。”

恩戈索默不吭声地坐在角落里。恩约罗格不知道他到底听没听见他们刚才的对话。恩戈索也正在变。罢工结束之后不久，波罗和他凶狠地吵了一架。波罗鄙夷和埋怨恩戈索，责怪他不顾基阿里埃的劝告去鲁莽行事，因而打乱了罢工的全盘计划。恩戈索控制着自己的感情，静静地等着一个能向自己的孩子和朋友们申辩和反击的机会。后来接连几个月，他怀着对儿子的畏惧心理，小心翼翼地耐心等待。随后波罗以为，父亲已经顺从他的意志，可以从他手里接过“茅茅誓言”举行宣誓了；其实，恩戈索坚决拒绝这样做，他不愿意在孩子面前举行“茅茅”宣誓，更不理睬孩子所说的什么指示。结果，父子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大争吵。此后，波罗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回家。

第九章

每个人都坚信约莫终将取胜。上帝是不会让她的人民孤立的。以色列的后代必胜。人们寄希望于将来的胜利。如果约莫失败了，那就意味着肯尼亚黑人的失败。

审判那天凌晨，基潘加^①城内外滂沱大雨下个不停，全城居民的心情都异常兴奋，因为雨是吉祥之兆。黑人同胞们的精神和勇气在经受着考验。能取得胜利吗？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人们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惶恐不安，以至竭力辩护说胜利是毫无疑问的。

学校里也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这场风波是由一个叫卡朗加的学生引起的，这个学生来自与马赛族^②居住地相邻的恩德伊亚。他说：“看来约莫一定能胜。白人怕他。”

“不，他不可能取胜，我爸爸昨晚也这样说过。”

“你爸爸是看门的，他懂什么！”另一个同学反驳说，他们争吵起来，同时另一部分同学也争论开了。

“看门的和他们的白人主子，跟茅茅分子一样坏。”

“不，茅茅不坏。茅茅的青年们要收回土地，跟白人移民进行斗争，能说他们坏吗？你们说说。”

“但是，他们也杀黑人。”

① 内罗毕市郊的一个县城。

② 是居住在肯尼亚南部的一个以放牧为生的部族。

“被杀的是叛徒！是杀白人移民。”

“茅茅是什么？”恩约罗格好奇地问。他热切希望知道茅茅的真实含义，以便增长知识，也解除他心中的疑惑。

卡朗加见这边也议论开了，因此走了过来，插嘴说：“茅茅是一个秘密组织，你要加入这个组织，就得宣誓，这个组织有许多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的自由战士，基马提是他们的领袖。”

“不是约莫？”一个独眼的小同学问。

“我也不知道，”卡朗加继续说：“但我听爸爸说，基马提是自由战士组织的领袖，约莫是肯尼亚非洲联盟的领导人。我喜欢肯尼亚非洲联盟，我怕茅茅。”

“他们都一样吗？都为黑人的自由而斗争吗？”一位瘦高的学生问。说完，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远方，无限感慨地说：“我喜欢打游击。”

一时，同学们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在同学们听来，他好象说出了一种深奥的道理，或者表达了大多数人心里所想的东西。同学们陷入了沉思，他们中间有一种严肃的气氛。一个同学打破了沉默，说：“我也想参加战斗。我多么希望能象爸爸在世界大战时为英国人打仗那样，经常背着一支长长的枪。现在我要为我们的黑人同胞打仗。”

“黑人胜利万岁！”

“万岁！胜利属于约莫！”

“昨天夜里下雨了……”

铃响了，同学们一哄而散，各朝自己的教室跑去。晚班

开始上课。

那天夜里，恩约罗格听说约莫的官司打输了。他心灰意冷，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直往肚子里流。他脑子里空空的，茫然不知所措。

“这一切是在意料中的。”科利解释说。全家的人都集中在恩杰莉屋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一起是想彼此得到安慰。现在，家里的人每天早晨外出时，再也不说“再见”了，因为他们生怕会象话语本身的含义那样彼此再也见不着了，甚至可能成为永别。由于贾科波成了国内的显赫人物，因此恩戈索为了自己家里人的安全，整天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他心里明白，这位大人物是决不会罢休的，迟早总有一天要对他进行报复，现在也许正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报复机会。在这种困惑和烦恼的环境中，如何能活下去呢？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履行诺言看来已经不可能了。罢工时，他也许错了，否则为什么会失去原来朝夕相处的土地呢？死去的先辈的灵魂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动力。但他还能干什么呢？他必须参加罢工，他不愿受到孩子更多的谴责和埋怨，因为，参加过战争并且亲眼看见兄弟死去的儿子用谴责的眼光看他时，他自觉有罪。但是，恩戈索心里常常怜悯波罗，因为波罗在战争中所受的苦也够多了，现在，要求他与贾科波对着干的任何做法，肯定都是不明智的。尽管如此，波罗还是继续疏远他。恩戈索甚至常常怀疑自己对待孩子们是否真好。如果他这一辈人真的错了，那么他会心甘情愿接受谴责和惩罚……。然而，他无论如何不愿在孩子们

面前丢脸，不愿意由孩子来命令他宣誓。这决不是因为他反对宣誓，因为宣誓，使每个人永远信守诺言，这也是部族生活中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由孩子主持这种仪式，这简直会丢尽做爸爸的脸；作为一家之长的他，是决不能这样做的。不要说是他的孩子，就是见识再广、经历再深的人也无权使他放弃他们这一辈人历来遵循的传统和习惯。他觉得失去土地比失去波罗还要痛苦，因为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精神生活的支柱。如果一个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赶出去，那他在何处祭上帝呢？他又如何向部族的创始者吉库尤和穆姆比交代呢？波罗懂得什么是宣誓？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祖宗的神灵？因此，恩戈索日益感到孤独、纳闷和烦恼，形容也日益憔悴了。

现在，约莫成了他的希望。恩戈索坚信只有约莫才能将白人赶出去。他认为约莫有对传统的信念和纯洁的信仰，而且见识广博，是一位真正合适的领导人，可是他的官司竟然打输了，事态的发展是完全出乎象他这样年纪的人意料之外的。贾科波当了酋长，霍尔兰斯当上了行政长官。恩戈索和他亲生儿子的关系又完全破裂了。那么最小的儿子还能有指望吗？谁能知道今后的局势又将如何呢？

今天夜里，他们又一次坐在屋里低声地聊着。波罗依然习惯地坐在角落里默不吱声，从而显得更加孤僻了。

“这是意料中的事。”科利又说。

“我知道他会失败的，我多次说过所有白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他的律师们也一定给收买了。”妮约卡比说。

“我想，”恩杰莉接着说，“虽然我是妇道人家，也说不出一个道道来，但眼前的一切我看得很清楚。白人常常发布这个法律那个条令，接着就根据这些法律、条令或者其他什么名堂来霸占我们的土地，然后又对土地有关的人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可是这些法律也好，条令也好，全是他们自己搞的，并没有象我们部族的传统习惯那样先征得人民的同意。现在有人站出来反对那些使他们强占土地的行为合法化的所谓法令。因此，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他逮捕，并且根据他们凭空想出的这些法令将他投进监狱。你们说说，现在如果有个天使能出面当律师，不知道有谁能打赢这场官司，我的意思是……”恩杰莉满脸泪痕，气呼呼地说着。恩约罗格从未见过恩杰莉象今天这样连珠炮似的说了这么多话，而且她说的看来都有一定的道理。屋里的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她。

坐在角落里的波罗好不容易开口了，但声音很低沉：

“……白人的心很齐，但我们黑人却象一盘散沙。因此他们逮捕了我们唯一指望的领导人约莫。现在，白人要把我们黑人当作奴隶，把我们投入战争的灾难，让我们去杀对我们有帮助的人……”恩约罗格浑身发抖，不得不用手撑着椅子。黑人遭受灾难的原因被波罗一语道破了。恩约罗格虽然心里还不太踏实，但是觉得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将为铲除人世间的这些邪恶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波罗突然站了起来，用近于呼喊的声音说：“无论如何，黑人必须站起来战斗！”

恩约罗格的眼睛睁得滚圆，妮约卡比屏住呼吸，而恩杰莉则忐忑不安地望着门外。

第 十 章

石墙红瓦的小办公室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周围平列地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用石头当墙、铁皮为顶的房屋。往外还有一些用土坯和茅草盖起来的小房子，小房子的墙都涂了一层耀眼的白灰。四周用高高的铁丝网围起来的这个小建筑群，就是这个地区的警察所。

在办公室里，霍尔兰斯紧靠桌子坐着，左肘撑在桌面上，手掌托着头，右手拿着笔，不断地用笔敲打着桌子，同时通过敞开的小玻璃窗凝视着窗外。他眉头紧皱，神情不安。猛一看，还以为他是在观望整个警察所的建筑呢。其实他正在牵动愁肠，回忆他的童年时代。在他家外边用篱笆围起来的长方形小院子里，围坐着一群小伙伴，他们经常在一起玩，他们各自的生活中都充满着欢乐、忧愁和天真浪漫的幻想。他们也发生过小小的争吵。他有可敬可畏的爸爸和温柔善良的妈妈，在妈妈怀里常常能得到宽慰和爱抚……这一切美好的回忆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尤其在这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的时刻。这种混乱情况正是他在一生中东奔西跑想竭力躲避的。

他站了起来，思绪万千地在屋里来回踱着。看来躲避

不了啦。他心里明白，他当上了行政长官实际上就意味着摆脱不了这种境况。尽管他一直极力回避政治、行政事务以及可能勾起他昔日背叛行为的回忆的一切活动，然而这种回忆却如形影相随，久久不愿离去。孩子毕竟被抓走了……向上帝哀求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从来不信上帝，他心目中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农场——那片驯服的土地。那些茅茅分子是什么人？他们竟敢在土地上打主意，要求他归还土地，见鬼去吧！哈哈！对这种异想天开的主意完全可以放声大笑。其实他笑不出来，严峻的现实使他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现象他一直想回避，现在是不可能回避了。上面召见他，并临时任命他为地区行政长官。他同意了。但这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的那个上帝。如果茅茅分子胆敢提出这个那个要求，就让他们等着瞧！他们不是想将我赶回我早已忘却的英国吗？那简直是梦想！黑人和茅茅分子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心里反复琢磨。纯属强盗、魔鬼、暴徒！对，最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强盗”。以前他没认真考虑过这些人毕竟是强盗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这些人放在心上。他仅仅将他们看成农场里的驴和马，充其量是他农场里的一部分雇工，他不用考虑别的，最多只是给他们一点吃的和住的就行了。那次罢工使他失去了恩戈索；接着又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动动脑筋，考虑甚至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小天地。要我走，谈何容易！难道他们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让我离开这里吗？为了他那个上帝的胜算，

他一定要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使他们彻底失望。茅茅的出现与他势不两立，只有消灭他们才会使他的灵魂得到满足，就象他夺取和征服这块土地时得到的满足那样。霍尔兰斯突然象一头从沉睡中醒来的卧狮，张牙舞爪，蠢蠢欲动。

他看了看表，手腕上的表显得如此渺小。他正在等候酋长；他瞧不起贾科波，贾科波在他眼里也是强盗，只是觉得还可加以利用。此时，他为这种使黑人自己打自己、彼此互相残杀的手法感到心满意足。

他重新坐下，开始思念自己的家庭和家庭成员，考虑自己能为儿子史蒂芬做些什么。尽管妻子总在唠唠叨叨地要求他将他们送回英国，等局势恢复正常以后再回来，但他还是不想让孩子去英国。同意妻子的要求就意味着听任英国的摆布。不行！他不屈服于妻子，也不向茅茅低头。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付一切。这就是白人移民的志气。令人奇怪的是，在他心目中占有位置的家庭成员只有妻子和儿子史蒂芬，至于女儿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他是无所谓。他的女儿违背了他的意志和愿望，离家当修女去了。她究竟为什么要当修女呢？女儿的解释使他越听越恼火，她说自己已将一切献给了上帝，并且愿意永远为上帝效劳。

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贾科波拿着枪推门进来，脱下帽子，用手将它叠成两半以示敬意。然后又咧嘴笑了笑。霍尔兰斯对此很反感。他开始认识贾科波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在农场还是一片荒原时，贾科波就曾不只一次来请教他，他常常向贾科波解释怎么办和如何办。实际上是霍尔

兰斯帮他获得种植除虫菊的许可证的，然后是贾科波帮霍尔兰斯雇佣了工人，后来又是他给霍尔兰斯出主意让这些工人干苦活。但这仅仅是农场活计中的一部分。现在时局的变化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因此霍尔兰斯就不得不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了。

“啊！贾科波，请坐！”

“谢谢！先生。”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先生，说来话长。”

“那就尽量简短些。”

“是的，先生。我不久前曾经告诉过你，我已对村里的每个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发现恩戈索不是好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物，他参加过多次宣誓，”贾科波说得口沫横飞，可是霍尔兰斯好象心不在焉。贾科波躊躇了一会儿，然后满脸堆笑地说：“你知道吗……”霍尔兰斯打断了他的话，反问道：“他还干了些什么？”

“好吧，正如我刚才跟你说的，说来话长，你知道，他有几个儿子，这些儿子离开村里已经好长时间了，我想他们一定会给村里带来麻烦……我尤其怀疑他的大儿子波罗。先生，这个人当过兵，打过仗。先生，我想他一定与罢工有关……”

“先生，先生！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你知道，这些人神出鬼没，行动很神秘。我想，应当将他们抓起来，关到犯人营里去。如果我们坐视不管，任其下

去，他们就会在村里兴风作浪，给村里带来混乱。将他们关起来，对恩戈索的监视就会更方便一些，因为，正如我告诉你的，他可能就是茅茅的领导人。”

“好，看住他们，然后找个借口，比如违反宵禁令、抗拒税收或者其他什么理由，将他们逮捕，关起来。”

“是，先生。”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先生。”

“好吧，你可以走了。”

“谢谢！先生，谢谢！我要让那些茅茅分子尝尝我的厉害。”

霍尔兰斯没有吭声。

“再见，先生。”

“好！”霍尔兰斯用蔑视的口气应了一声，同时站了起来，表示要送他出去。

霍尔兰斯目送着他走出办公室，然后咣当一声使劲将门关上。他伫立在小小的窗户旁边凝神沉思，脸色阴郁，他决没忘掉恩戈索。

恩戈索一家人坐在妮约卡比的屋子里。在这些日子里，天一黑全家的人常常坐在一起。今天夜里，有两个人不在场，一个是卡马乌，他到非洲市场去了；他经常喜欢到那里走走，有时甚至在那边过夜，他自己认为在那里比在家里还要安全些。波罗也不在，今天他可能还要回来，只不过晚一点。他们在黑暗中坐着，灯早就熄了。他们虽然没有什

更多的事情可以聊，但还是在轻声地谈论，一会扯扯这个，一会聊聊那个，有时还说说笑话，可是谁也没有心笑，他们心里都明白黑夜是漫长的。

波罗和科利的床是安在恩杰莉屋里的，这屋离妮约卡比的屋子只有几步远。恩杰莉和科利都在焦急地等着波罗归来，但是久等不回，他们便站起来想走，以为波罗今晚也许不会回来了，因为黄昏六点过后就开始宵禁，有谁还敢摸黑回家呢？他们默默地走出了屋，其余的人还在屋里，他们彼此之间谁也没说晚安。可就在他们跨出屋门的当儿，在沉沉夜幕笼罩着的院子里，突然发出一声吼叫：

“站住！”

恩约罗格浑身发抖。外边发生了什么事，他连看都不敢往外看一眼，只是紧靠着椅子。爸爸极端懊丧和失望地回到屋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刚才恩戈索将他们送出门时，突然有人在黑暗中对着他的妻子恩杰莉和儿子科利大叫一声，命令他们站住，他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几步，紧接着妮约卡比提着一盏灯走了上来，恩戈索盯了她一眼，她又将灯熄灭了。屋里骤然一片漆黑，一片死寂。

“他们被抓走了。”妮约卡比啜泣着说。此时恩约罗格觉得有人影在屋里晃动。

最后，恩戈索惊魂未定地说：“是……”他声音颤抖，几乎要哭了。他感到羞耻和痛苦，更感到内疚。难道他还是真正的男子汉吗？眼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违反宵禁令的罪名下被抓走了，自己连吭都不敢吭一声。这不是胆怯和

懦弱又是什么呢？他突然站了起来，疯了似的扑向门口，可是已经迟了。他懊丧地回到座位上，活象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他咒骂自己是没有骨气的懦夫，同时还埋怨自己，认为这样无所作为地等待就是胆怯和懦弱的表现。

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咬着牙说：“我知道，这是贾科波干的。”

恩约罗格惊愕地扶住椅子站着。尽管以前波罗、科利和卡马乌曾多次在警察的搜捕中差点被捕。但他家的人被抓，这还是第一次。谁知道在爸爸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呢？在科利和恩杰莉身上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贾科波要干掉我。他要烧毁这所房子。毫无疑问，他会这样干的。”

这是一种悲痛的哀叹，它比声嘶力竭的怒吼还要刺痛人心。

正在这时，波罗走了进来。屋里的人都闷声不响，沉默不语，直至波罗开口问家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才打破了难堪的沉默。

“他们抓走了你妈妈和兄弟。”恩戈索低着头回答说。

“他们抓走了妈妈和兄弟！”波罗一字一句地重复说。

“是。宵禁令，”妮约卡比一边说一边偷偷地看了波罗一眼，她暗自庆幸屋里是黑的。

“宵禁令，宵禁令……”他突然转向恩戈索，“难道你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这句话就象一根针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肉体。他无力反

贤，准备承担一切罪过，但还不是现在。

“听我说，孩子！”

恩戈索正想向他解释时，他早已愤然离去。从此，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波罗没有在家露面。

虽说违反宵禁令不是什么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不论男女老幼，违者必须按照规定罚款。不过，这次对恩杰莉和科利却不同，罚金交上去后，只有恩杰莉获释，而科利却未经审讯就被送到犯人营去了。这下子，恩戈索原来的估计可真成了现实。尽管如此，酋长贾科波心里还是不快，因为他想抓的人还未抓到。他还不能就此罢休。

有一天，恩约罗格很早就上学去了。他心里明白，在恩戈索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现在再也不和任何人来往了，甚至很少跟他的妻子们见面。恩约罗格相信，在这个时候，就是孩子打他，他也不会反抗。现在他再也不是闻名山里山外的善于管家的男子汉了。然而恩约罗格依然觉得，有恩戈索在家，就有一种安全感。

现在，恩戈索的家再也不象以前那样是村中男女青年聚在一起讲故事的地方了。

面对发生的一切，恩约罗格对求知、对将来的责任仍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家庭的遭遇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他认为只有知识和文化才能挽救残局。因此，他学习的信心更足了。他盼望有一天能用所学的知识向白人挑战，继承父亲开创的事业。每当想到这一点时，他觉得自己才是解放上帝赐予的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祈求上帝，让他继

续学习吧，等到那么一天，那时候他就……

恩约罗格来到学校，发现许多同学情绪非常激动。有几个男孩围在学校教堂墙跟下面观看贴在墙上的给校长的一封信，他们一边念一边议论。恩约罗格和其他同学一起也朝那边跑去；他挤进人群，来到墙跟前面，惴惴不安地看那封信，他象其他同学一样大惊失色，有如大梦初醒。骤然间，周围出现了紧张的气氛。

一个男同学说：“他们在尼耶利那边也是这样干的。”

“也在警察所。”

“是的，我再也不回这所学校了。”

校长来了，同学们让他看那封信。刚看信时，他只是微笑，显得毫不在乎，以稳定学生们的情绪。但他顺着信越往下看，他的面孔就变得越阴沉，嘴巴撅得越高。他掏出小刀，轻轻地将信取了下来，小心地捏着信的边儿，还问：

“有谁用手碰过信？”

“没人碰过，校长。”一个同学回答说。

“是谁最先到这里来的？”

“是我，校长。”一个小同学站了出来，回答说。

“是你先发现这封信吗？”

“不是，我没有留意，是卡马乌先看到的。”

“卡马乌，恩朱古纳比你先到这里吗？”

“是的，校长。我想把大砍刀放在墙脚底下，猛一抬头就看见了这封信。开始时，我没……”

“那好，卡马乌、恩朱古纳，你们在来学校的路上碰见谁

了？”

“没有，校长。”

多数同学心里都在想，基马提是如何到学校里来的呢？这一天学校里的气氛异常紧张。

这天晚上，恩约罗格将白天学校里发生的一切，详细地告诉了妈妈。

“信中说，如果学校不立即关闭，那就要砍掉校长和其他四十名学生的头。信的落款是基马提。”

“孩子，你无论如何也不要再上学了。知识不是生命。”恩约罗格郁郁寡欢，心里非常难过。

“我认为茅茅是和黑人站在一起的。”

“唏！唏！”妮约卡比提醒他说，“小心点，夜里不要提那个，墙外到处都有耳朵。”

然而，卡马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离开学校，那就是天大的傻瓜。说不定她那时信是假的。如果你离开学校，难道呆在家里就安全吗？我告诉你，现在处处都没有安全，在这块光秃秃的土地上，没有任何藏身的地方。”

最后，恩约罗格还是没有离开学校。

第十一章

形势日益紧张，人们惶惶不安，不知哪一天会给安上违

反宵禁令的罪名而被抓走。一到夜里，人们甚至不能在自家的院子里走动。大家很早就得熄灯，生怕灯光引起暗地里埋伏着的人注意。据说白人士兵常在夜里到处抓人，将他们送到远处的丛林中，然后释放他们，说是让他们自己找路回家。但是，等到这些人转身想回家时，白人士兵就突然向他们开枪。他们就这样死于非命。第二天他们就宣扬说，军队在对付茅茅分子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学校里的学生们也整天提心吊胆，因为他们不知道学校哪一天会遭到突然袭击。自从学校里发生那次事件以后，对那封信中提出的警告，多数学生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恩约罗格和其他同学还继续上学。恩约罗格已长成一个小伙子，眼看就要成为一位壮实的青年了。局势的恶化和社会的混乱，他都看得一清二楚。现在除了孤僻的卡马乌，其他兄弟们都离开了家。卡马乌举行割礼以后，家庭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他身上了，他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家里买粮，买衣服，给恩约罗格交学费，全指望他，但他也很少在家里过夜。

恩约罗格在爸爸、妈妈和兄弟面前，常常觉得自己依然是个小孩。还有一年的学习时间就要考中学了，因此他一心一意埋头学习。

自从姆韦哈吉到女子寄宿学校上学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和她见面了。他是有意这样做的，就在全中国处于紧急状态以前，他也尽力避开她。不能想象，在两家的父亲彼此成了仇敌的情况下，他怎能和她来往呢？恩约罗格不难想象

出姆韦哈吉听到她父亲遭到攻击时的难过心情。尽管恩约罗格不想指责自己的父亲，但他心里觉得有罪；他总在想，如果姆韦哈吉不是贾科波的女儿，而是他的姐姐，那该多好！他俩最愉快的最后一次聚会，是他俩手拉手跑去打听消息的那一天，那一天对他俩来说是不幸的。当时的情景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回忆起来就使他感到难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以后，姆韦哈吉的父亲就成了酋长和卫队头头，因此恩约罗格更觉得有必要疏远她。然而不知怎的，有时恩约罗格却渴望和姆韦哈吉在一起，看看她那淡褐色的细嫩的双手和美丽、明净和天真无邪的眼睛。

星期六那天，恩约罗格沿着那条又长又宽的公路朝卡马乌做工的非洲人商店区走去。恩约罗格感到很寂寞，想见见卡马乌，哪怕聊一会儿也好。他非常佩服卡马乌，因为卡马乌个子高大、身体魁梧，在拉锯子、使斧子或者用刨子刨木头时，他全身有使不完的劲，他对木工活，象敲钉子、锯木头等，非常熟悉……恩约罗格常常暗暗问自己，要是他干，他能干得那样出色吗？这一次，正巧碰到卡马乌没有干活。全城处于惶恐不安的紧张状态。

“你好！哥哥！”

“你好，家里怎么样？”

“一切都正常。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愁眉苦脸？”

卡马乌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悲痛地低声说：“你没有听说，理发师和……和……？总共六个人，前天夜里在家里被抓走了，结果今天早上人们在丛林里发现了他们的

尸体。”

“尸体！”

“是的！”

“理发师死了？不久前还给我理过发。啊！他死了？”

“多么残暴的行为！这些人你都认识。其中有恩加恩加。”

“就是那位将地皮让我们盖房子的恩加恩加吗？”

“对。”

这时，恩约罗格记起不久以前的情形。恩加恩加的妻子还到卫队队部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哀求见见自己的丈夫。据说，她们的丈夫是在一天夜里睡觉时被一位白人从床上叫起来的。

“到底是谁杀死了他们？白人？”

“谁能说得清是谁杀死的呢？”

“恩加恩加真的死了！”

“是的，理发师也死了。”

如果有人叹惜再也见不到那六个人了，那是多么荒谬和滑稽，因为他们之中的四个人是全国有名的富翁。恩约罗格甚至不相信这些人是真正的茅茅分子。因为事情本身就足以说明政府当局为什么要杀掉他们了。那么下一次是不是要轮到他家里的人呢？据说波罗已经到丛林里去了。恩约罗格想到这一点，就顿觉毛骨悚然。

两天以后，恩约罗格从市场回家，他没走柏油马路，而是抄小道穿过他村子附近的野地。六个人被杀后，在一段

时间中，村里有人被逐，有人被杀，这一切给村子蒙上一层阴影，原野上一片死寂。这是茅茅或者政府当局给村民们的一次沉重打击。现在，恩约罗格开始有些怀念已经死去的木匠恩加恩加；他从小就恨这个木匠，可是在他家最困难的时刻，木匠就象一位多年的挚友，主动站出来帮助他家，出人意料地表现了对他家莫大的同情和保护。

“恩约罗格！”他没听到有人叫他。他正想继续往前走时，突然看见有人快步朝他跑来。原来是姆韦哈吉。她长高了，体态轻盈，容貌秀丽，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明亮有神，高高的胸脯形成一道很美的曲线，一头黑亮柔软的长发使她显得更加时髦和妍丽。见到她，恩约罗格突然想起了她的姐姐露西亚，她已经结婚，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恩约罗格也长高了，面孔黝黑，眉目清秀，体格粗壮。从外表看，他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他谦恭、庄重，具有男性的神秘感和魅力。在他面前突然出现这个婷婷玉立的姑娘，开始他又惊又喜，接着又有点不好意思。象她这样的姑娘，怎么会是贾科波的女儿呢？他暗暗想道。

“请原谅，我差点走了。你的变化真大，差点认不出你来了。”互相问候以后，他不自然地对姆韦哈吉说。

“是吗？你也变了。”她的声音很甜蜜，“前个礼拜我路过你家时，没见到你。”

恩约罗格局促不安地看着远处。因为长期以来他一直有意躲开她，而现在姆韦哈吉却主动找他来了。

“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恩约罗格说。

“是的，在这期间，周围的一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你和我想象的还要大。”

“很大的变化……”恩约罗格重复了一遍。然后又问：“学校里怎么样？”

“学校还好，不过，那里活象一座监狱，也可以说象一个修道院。”

“全国怎么样呢？”

“情况很糟，和这里一样。”

恩约罗格觉得应改变一下话题。

“好吧，祝你假期愉快。”恩约罗格大声说了一句，然后准备迈步走了，“现在我要走了，我不想耽搁你更多的时间。”姆韦哈吉没有吭声。恩约罗格抬头望着她。

“在这里我感到很孤单。”姆韦哈吉坦白地用稚气的语调低声说，“人们都躲开我。”

恩约罗格的心怦怦地乱跳，怜爱之心迫使他说：“我们礼拜天再见吧。”

“在哪儿？”

他沉思了片刻，然后说：“在教堂里。”在这多事之秋，教堂是每个人必去的地方。

“不，星期天我们一块儿去，象以前那样。”

恩约罗格点头表示同意。

“好，我在我们家门口等你，然后我们一起去。我们家就在路旁。”

“再见。”

“再见。”

在回家的路上，恩约罗格思潮翻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忽然后悔自己不该跟她有这种约会，他差点回过头痛去找她，打算取消这次约会。

恩约罗格尽量打扮自己，他穿上一件轻纱似的尼龙衬衣，时髦的紧身短裤，长统袜子配上附近城镇制作的咖啡色鞋子，显得端庄潇洒。他对自己违背原来的决心而感到不安。他在心里暗暗地谴责自己：“我是笨蛋，我是笨蛋！”但是，姆韦哈吉那清脆而甜蜜的“我很孤单”的声音依然在他的耳边回荡，它不断地冲击他的心灵深处。见到姆韦哈吉那温柔安详的容貌，谁会想到她感到孤单和心中苦闷呢？恩约罗格早已准备好了，正当他在家门口徘徊等待姆韦哈吉时，她来了。她身穿雪白的露胸短衫，配上深褐色的百褶裙，显得妩媚高雅。他俩静静地并肩走着，姆韦哈吉偶尔说上两句，从声调中隐约可以感到她有某种不安情绪。

姆韦哈吉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恩约罗格了。童年时代同窗求学的情景，她记忆犹新。这个青年从前在生活上默默地给她的关怀和安慰，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觉得恩约罗格和其他男孩不一样，他有一种使她迷恋的气魄和魅力，给她带来安慰和希望。他们两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姆韦哈吉知道她爸爸憎恨恩戈索，至少是这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贾科波对恩戈索的怨恨是众所周知的。姆韦哈吉明白，这一切是由于恩戈索在公众面前使他父亲丢脸所引起的。姆韦哈吉说不清事情本身谁是谁

非，但她觉得爸爸的做法一定是对的，是恩戈索不懂规矩，忘恩负义。但她认为，这毕竟是贾科波和恩戈索之间的事情，与她和恩约罗格无关，她与恩约罗格的精神境界已超越了狭隘和偏见、仇恨与阶级差别的界限。姆韦哈吉认为恩约罗格对问题的看法和她常常是一致的，因此她从未想到他俩多年不见是由于他有意躲着她。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不便和影响。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增长了见识，她常常听人讲茅茅如何用大刀将反对者砍成一段段等骇人听闻的故事，以致后来一提到茅茅，她就恐惧万状。她听说恩约罗格的哥哥波罗到丛林里去了，但她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她认为茅茅分子不可能是村里的人，更不可能是她所认识的左邻右舍。

一位老道士站在讲坛上，讲述着吉库尤这个曾经跟随上帝周游人间、领受上帝所赐良田的部族近年来遭受的灾难，现在人们的鲜血正在这块土地上白白流淌，美丽的土地上血迹斑斑。他还讲述着青年男女们将从这块土地上永远消失的悲惨遭遇。他讲到许多人被关押时，脸色阴沉，神情黯然。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人们违背了创世主的意愿，这是因为以色列的后代们不听杰霍瓦的话，所以他们必遭灭顶之灾，或者必须经历四十年流离失所的生活。

“我们的人怎样才能逃避这场灾难呢？我们要面对上帝，到上帝跟前跪下，仰望上帝挂在那边树上的动物，我们就能马上治愈我们身上的创伤。我们要用羔羊的血洗净我们的身体。现在，请大家听着，让我告诉你们《圣经》是怎么

说的……”

人们都跪了下来，为土地祈祷。有些人在低声地哭泣，他们为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人祈祷。

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走上讲坛。恩约罗格神经紧张地注视着他。这个人的脸很熟，好象在哪里见过。恩约罗格回忆了一下。啊，他突然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他从前的老师伊萨卡，可是，从前他那引人注目的胡子已在脸上消失了。恩约罗格记得伊萨卡老师是他在第一所学校念书时离开学校去尼耶利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现在看来，他已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

他站在讲坛上开始说：

“请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从第四段开始。”

发出一阵阵沙沙的翻书声。

“开始念……”

“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要上别人的当。有人会假冒我的名字，哄骗众人。许多人上了当。你们会听到战火连天的消息，但不用惊慌；因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但世界末日还没有到。国与国为敌，民与民为仇，整个世界都有饥荒、地震。但这些只不过是灾难的开始，象催生的阵痛罢了。

“到那时，人要拘捕你们，使你们受尽折磨。所有的国家都会因我的缘故，憎恨你们。许多人会因此放弃信仰，互相出卖，彼此仇恨。假先知也会跟着出现，迷惑众人。那时世上罪恶滔天，人欲横流，很多人的爱心都冷淡了。但坚持

到底，必定得救……”

他继续念着，念到第三十三段时，他停了一会儿，环视了教堂里所有的人一周，然后又大声念道：

“阿门，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必定要现实……”

夜幕降临，暮霭之中的教堂慢慢暗了下来，人们都默默地离开教堂，但没有一个人点灯指路。

恩约罗格和姆韦哈吉随着人群静悄悄地离开了教堂，祈祷仪式连续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姆韦哈吉低声说：“我们还是走原来那条路吧。”

恩约罗格点了点头，这条路是他们原来一起上学时经常走过的。

“你认为他讲的是真的吗？”

“什么？他讲了很多嘛。”

“耶稣很快就要到来吗？”

恩约罗格感到吃惊，因为他也正在思考他们从前的这位老师关于未来世界的预言。老师的话深深地吸引着他，因为老师所说的一切看来正在成为事实。战争、疾病、瘟疫、动乱、背叛以及家庭的瓦解分离，恩约罗格都已亲眼看见了。恩约罗格几乎完全同意老师所说的一切。但他不喜欢老师那种歇斯底里式的叫喊声：“忏悔吧，天国就在你们身边。”

“国家真的衰弱到了这种地步吗？世界上的一切生灵会毁灭吗？”

“我不知道，”恩约罗格最后回答说。

“啊！我的耶稣，”姆韦哈吉自言自语说。

说话间，他们不觉来到了姆韦哈吉家的门口，她说：“我们一起进去吧。”

恩约罗格摇摇头。姆韦哈吉突然脸一沉，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爸爸是酋长。”

“那，好吧。”恩约罗格的心就象触电那样骤然紧缩起来，他不由自主地脱口说道。他随着姆韦哈吉走进了家门。他发现贾科波的家其实并不象以前那样令人望而生畏。从前，恩约罗格和其他孩子到贾科波的农场里摘除虫菊，每次经过这里，心里常有一种恐惧感，对这所显得有些阴森的欧式建筑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因为他们害怕贾科波或矢莉安娜会突然从屋里出来，用令人畏惧的眼光盯着他们。但是现在恩约罗格觉得，眼前的一切是如此吸引人，他多么希望此刻贾科波不在家。酋长实际上是不经常露面的，他一在哪家出现，人们马上就会意识到又要出什么事了。一提到酋长的名字，人们就心惊胆战。恩约罗格没有忘记有一天三名赶集的妇女惊惶失措地往树林里逃跑的情形。当时他感到奇怪，她们为什么要往那边跑呢？接着，他回头看到酋长时，他就完全明白了，同时也开始有些紧张了，但他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姆韦哈吉到厨房去了。恩约罗格站着环视屋内四周墙壁上挂着的一一张张相片：那是露西亚小时候的相片，那是她当老师时的相片，还有两张是她举行婚礼时拍的，另有一张

是那个到海外留学的兄弟约翰的相片。姆韦哈吉的相片在哪里呢？恩约罗格多么希望看到姆韦哈吉在相片里的模样。不一会儿，门外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恩约罗格转脸朝外一看，发现贾科波、妻子朱莉安娜和三名持枪的卫兵一块走了进来。恩约罗格朝他们看了一眼，然后回到座位上，坐在椅子的一角上，左手靠着椅背，右手不自然地不断抚弄胸前的扣子。

“学校里怎么样？”贾科波坐下来以后问恩约罗格。朱莉安娜到厨房去了。贾科波形容有些憔悴，昔日当农民时那种傲慢的神情已经消失了。

“很好。”

“上几年级了？”

“八年级，今年就要参加考试了。”

“然后就要上高级中学了？”

“如果能考上的话，那当然罗。”

这时，恩约罗格的心已平静下来，他觉得自然一些了，坐在椅子上也安稳一些了。贾科波微皱了一下眉头，用一种异常的声调说：“我希望你们好好干。只有你们这样的人才会有出息，才能建设国家。”

恩约罗格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想到自己今后还能建设国家，心里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他偷偷地瞟了卫士一眼，突然发现卫士也正在看他。他们身上的红色上衣使他突然想起死去的理发师。

姆韦哈吉和恩约罗格来到了离她家不远的小山坡上，

姆韦哈吉向左侧着身子躺在草地上，脸朝着恩约罗格。恩约罗格低着头坐在草地上。在雨季时，草地常常湿漉漉的，带着水汽。现在雨季已经过去，草地显得很干燥。姆韦哈吉不断摆弄着恩约罗格裤子后袋的扣子。不一会儿，她也坐了起来，低头看着草地。

“我真害怕。”姆韦哈吉娇滴滴地说。

“你别害怕。”恩约罗格说。

“老师说到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时，我……”

恩约罗格抬头看了看她。他想让自己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使她感到一点宽慰，但是很难做到；相反地，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象心事重重。

“一切毁灭的情景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周围的一切将会夷为平地。你想想，到那时候，人们的鲜血和尸骨，白人的和黑人的，你的和我的，一切都……”

“别说了！”姆韦哈吉闭着眼直摇头，好象他在说她不愿看到的那种血流成河、尸骨遍地的惨状。

“我想你一定害怕了，”恩约罗格对她说，话语中带着安慰的口气。他觉得自己比她勇敢，因为她害怕了，毕竟她是女人，是一个姑娘。

“你想想，”姆韦哈吉开口说，“假如有一天我醒来时，睁眼一看，周围的一切全没有了，都毁灭了，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

“如果那样的话，你也将毁灭，所以你可能见到那种情景。”

“你别笑我。”

“我没有。”

这种想法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他自己也曾这样想过。然而，一切生灵都毁灭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在那种情况下，他学到的文化又有什么用呢？他要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愿望，不就成了了一句空话吗？如果他全家都没有了，只剩下他一人，那又怎么办呢？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他突然问她：“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下星期。”

“这么快？”姆韦哈吉好象没听见。

“恩约罗格，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以赛亚^①和其他先知说过的吗？”

“《圣经》里说的。”

“因为我想，如果耶稣知道，实实在在地了解我们国家现在所受的灾难，那他一定会出来制止，你是这样想的吗？”

恩约罗格相信上帝是公正的，因此他坚信灾难即将结束，前景是光明的。他心里突然有点畏惧地想，也许有一天，上帝会选中他，让他效劳。因此他自言自语地说：“上帝的行为常常会出人意料。”

“你知道我的担心就在这里。就说我爸爸吧，过去，他曾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的人，尤其对我。尽管有时候我对他很烦恼，但这倒不算什么。过去，妈妈每次骂我时，

^① 传说中的先知先觉者。

他常常站在我的一边。我喜欢看他笑，他笑时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脸上显得很慈祥；我甚至还想，以后我找丈夫，也要找象他那样牙齿洁白可爱的人……”姆韦哈吉停了下来，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好象被什么事情难住了似的。“可是现在爸爸变了，变得越来越不近人情，他背上枪以后，在我们面前简直成了陌生人。如果我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我一定要……也许你不会相信，但是……”

“人世间的的事情都一个道理。”恩约罗格用毫不相干的话题插嘴说。

“世道变了，对于人民来说，可以信赖的只有上帝。”姆韦哈吉没有理会到恩约罗格对她的话不感兴趣，依然滔滔不绝地讲着，“我恨那种认为他有一天会杀人的说法，因为他夜里醒来时常常听到有人在议论他死了。人们有意躲着我，就连平时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姑娘们也是这样，还有……哎……”

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那样从姆韦哈吉的脸上不断往下掉。见到这样大的姑娘掉眼泪，恩约罗格急得团团转。他曾认为所有的女孩都爱哭，但他真不敢相信她也是这样的人。他急得从地上拔起一根草，在嘴里狠狠地嚼着。姆韦哈吉掏出手绢伤心地擦着眼泪。恩约罗格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脚下的这片原野显得是多么空旷和寂静。此时此地，恩约罗格似乎忘记了姆韦哈吉就在他身边，他沉醉在如何完成将来使命的想象之中。他还回忆大卫^①是如何将国

^① 大卫是《圣经》中的一位英雄人物。

家从戈利阿西的诅咒中解救出来的。

“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愚蠢和脆弱的女孩。但你应当知道,我认为人们都在犯罪。”

恩约罗格认为这话和那位老道士说的一样。如果吉库尤人犯罪,那么上帝就会惩罚他们。由此他想起了塞缪尔^①和其他先知们。他心里还暗暗问自己:“难道整个民族都在犯罪吗?”

“一人犯罪,上帝会惩罚所有的人。”

恩约罗格认为,姆韦哈吉说的是对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后代往往是这样做的,他也常常派人来拯救他们。

“……所有的人都会有罪过,包括你和我……”

恩约罗格好象如梦初醒,回忆起了过去。过去,他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有一次,妈妈和爸爸吵架,当时他就感到自己也有罪过,因为他跟吵架的事有关。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姆韦哈吉,用沉着坚定的语气说:“和平与安宁一定会降临到我们的国土上!”他就这样开始履行安慰他人的职责。

“啊!恩约罗格,你真是这样想的吗?”姆韦哈吉一边问一边悄悄地靠近了他。

“是这样想的,沉沉的黑夜常常为阳光普照的白天开道。夜里人们睡觉时都希望、而且完全坚信明天朝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他自己为刚才所说的一番富有哲理的话感到欣慰。但他听到姆韦哈吉说“明天,明天还没有到,还是

^① 传说他对未来能未卜先知。

谈今天的事，他心里又感到非常懊恼。姆韦哈吉睁大眼睛，象小孩那样满怀希望地望着他。她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突然走上前去，双手搂住恩约罗格的脖子，莫名其妙地不断摇晃，神情异常兴奋。

“你怎么啦？”恩约罗格惊惶地问她。

“我有事嘛。如果你和我等黑夜过后再离开这里……”

“但是……”

“我会成为你的好姐姐的，我也可以给你做好吃的，而且……”

“等等。”他轻轻地推开了她。

“是个好主意，是吗？”

恩约罗格局促不安，心里想到他的愿望将会在这样的
一次约会中破灭。如果他放弃神圣的使命，上帝会怎么想
呢？

“不行，不行。我们怎么能离开父母呢？”

“当然可以……”

“那么请你告诉我，我们到哪里去？吃什么？”

姆韦哈吉失望了，但她还是笑盈盈的，轻声细语地说，
“你不要那么认真，我不过是开个玩笑。”

恩约罗格茫然不知所措，他突然觉得不了解她了，他也
装出笑容对她说：“这一切我也明白。”

恩约罗格显得闷闷不乐。姆韦哈吉想尽力安慰他，
“但我们依然是朋友，应当互相信任。”

“我们是朋友，”恩约罗格说。

“但你从未主动来看过我，尤其当我……”

恩约罗格突然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

“我们不要再见了。”

“当我回来时，难道你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吗？”姆韦哈吉用恳求的眼光望着他。她紧靠他坐着。她已经碰到了他的衬衣领子，还替他抖落了爬在领子上的一条小虫。恩约罗格转脸对着她，用亲切的眼光看着她。他终于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对他来说，姆韦哈吉真可以成为他的好姐姐了。

“你回来时，我就和你在一起。”他温柔地对她说。

“能保证做到吗？”

“当然！”

他们一起离开了这里。天还没黑，附近的鸟儿们不断在欢快地叫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向前走，不一会儿各自消失在自己的天地里，完全忘记了沉沉黑夜正笼罩着整个国家。

第十二章

霍尔兰斯先生得意扬扬，一切正在按照他的策划进行，黑人真的自己互相残杀起来了，让他们最后自己毁灭自己吧。如果丛林里的黑人能将整村整村的黑人斩尽杀绝，这

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少了一些苦力罢了。就让他们自己继续打下去吧，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也就不会再有土地的要求了，因为白人原来划出来给黑人的土地，对这些人已经足够了。霍尔兰斯觉得他的这一手还是很高明的。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不久，他被调了出来，离开了土地，当时他很恼火，还时时惦记着要重新过那种逍遥自在的乡村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想法也越来越淡漠了，相反却使他以同年人所没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了工作。他抬起头来看看酋长贾科波，阴沉的脸上掠过一丝奸诈的笑意。他真想狠狠踢贾科波一脚。然而贾科波却不停地对他咧着嘴笑。

“你说波罗是这伙坏人的头头，有把握吗？”

“说实在的，好象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

“什么？”

“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危险人物。在他还没离开家时，我就告诉过你。我的意思是，有人说他常常偷偷地回到家里……如果没有这回事的话，可以肯定，恩戈索一定知道他的儿子藏在什么地方。”

“你还没有派人监视恩戈索的行动吗？”

霍尔兰斯认为他的仇敌——恩戈索不用多久就会乖乖地落入他的手中。本来，要迫使恩戈索就范是易如反掌的事。但霍尔兰斯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为什么迟迟没有下决心这样干，其实这一切都是他原来所希望的。这也许是他解甲归田、荣归“故里”以前高明的一招吧。因此他反对贾

科波想逮捕恩戈索的建议，就象白蚁咬穿木料和原子史蒂芬一起去英国一样。因此今天史蒂芬才能在离这里只有几英里远的西利安纳一所专门为白人办的高级中学里念书。

贾科波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委屈的口气低声说：

“我是这样做了。但我还有别的事，我不想占用你太多时间。你知道吗，前几天，我在家中门缝里发现了一封信。”他摸了摸上衣口袋，然后掏出一张字体很潦草的纸条，交给了兴致勃勃的霍尔兰斯。

“立即停止你的一切暴行，否则我们将要你的头，这是对你的最后警告！”

“岂有此理！还有别的吗？”霍尔兰斯脸色一沉，大声叫道。

“有，还有一封信，但是……”

“怎么啦？笨蛋！”霍尔兰斯怒气冲冲，嘟囔一声站了起来，用威逼的眼光看着贾科波。贾科波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霍尔兰斯从没想到他会愚蠢到这种地步，接到两封警告信以后竟然如此漫不经心！过了一会儿，霍尔兰斯的怒气似乎已经消了，他用平静的口气对贾科波说：“好吧，这封信留在我这里。不过，你认为它是哪里来的？”

“恩戈索送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想想，除了他还有谁能随便上我家里来呢？几个月

“干什么？”

“他，他是学生，他，嗯一嗯，我女儿……”

霍尔兰斯不明白贾科波说的是什么，他觉得贾朴波无疑是疯了。

“好吧，把这封信留下。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可给你增派几名卫兵，轮流值班，让他们一刻也不离开你的家。同时还要留心恩戈索的行动。”

“是，先生。”

“还有，等新的卫兵总部建成后，最好将你全家都搬到那里去。”

“是，先生。”

一月的早晨，骄阳似火，太阳刚刚露出树梢不久，已将大地烤得象个蒸笼。有两个青年拿着《圣经》和《圣歌》在小道上慢慢地走着，后面跟着一群男女，他们也各自拿着《圣经》和《圣歌》，边走边谈论基督救世的故事。最后面是几个打扮得端庄秀丽的妇女，她们边走边大声地唱：

“啊，耶稣，我们赞美你，

耶稣，上帝的羔羊，

耶稣，你的鲜血洗净了我身上的罪过，

赞美你，啊，我的主。”

她们要到城外几英里处的一座基督教堂参加祈祷仪式。

“没有呢，我们还没到我曾给你讲过的那片丛林。”

“那么远呀！”

“不太远了，以前我经常走路去。”

“那里人多吗？”

“是的，多数是妇女。”

“为什么？男人呢？”

“为什么，我们？”

“只有我们俩？”

“还有别人。”

“也许……”

他们之中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声过后是一片沉寂。恩约罗格心想，要是姆韦哈吉能和我们一起来该多好。但她这个假期没有回家，看望姐姐露西亚去了。恩约罗格经常接到她的来信。在第二学期的假期里，他们常在一起聊这聊那，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但他再也没有上她家去过。姆韦哈吉的一些话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在困难时刻，她的话总在激励着他。“恩约罗格，我知道你一定会考得好。”他带着这句话一次又一次进入考场。他常常对妈妈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因为是她省吃俭用送他上学的。当然，他也感激姆韦哈吉。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呢？考不上，一切就完了。没有知识，怎么会有前途呢？然而，他相信上帝是会使他如愿以偿的。

“那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丛林。”

“嗯，很浓密，阴森得有点吓人。”

他们站立在一块石头上。

“你见到那边了吗？”

“树林那边吗？”

“是的，小山左边那片树林。”

恩约罗格抬头望去，不远处有一座小山。

“是的，见到了。”

“那边就是聚会的地方。”

他们走下一个小山坡，伊萨卡老师和其他一些人也来了。他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论救国的事。弯弯曲曲的小路渐渐变得宽阔起来，它一直通向那片茂密的丛林。突然，恩约罗格听到一声尖叫：

“站住！”

他们止了步，回头一看，一名白人军官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显得有些惊慌。

“举起手来！”

他们高高地举起双手，手中的《圣经》和《圣歌》格外显眼，好象他们在高举着《圣经》向他们示威似的。

“站这边！”白人士兵用手枪往边上一指。

他们两人在手枪的威逼下，紧紧地靠在一起站着。不一会儿，又有一些人举着手被押到这边来了，他们排成一队站在恩约罗格和穆卡萨后头。接着又来了一群妇女，也举着双手往前走。白人士兵先审问妇女，然后就让她们走了。这时，恩约罗格发现他们被埋伏在四周的白人士兵包围了。士

兵们一个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气氛很紧张。恩约罗格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圣经》。

白人士兵强迫所有的人蹲下，每个人都必须出示身份证。恩约罗格和穆卡萨正巧都带着学校校长亲自签署的学生证，但是后面的青年们都没有证件，因此其中一人受到士兵一阵毒打，他疼痛难忍，尿都顺着裤腿往下流。但他没吭一声，也没屈服，只是嘴里不停地喊着耶稣的名字。

伊萨卡蹲着，泰然自若地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也没有证件。白人士兵大声对他喊叫，要他出示证件时，他从容不迫地回答说，魔鬼使他将证件忘在家里了。但那个白人士兵明白，他是茅茅分子。伊萨卡还回答说，是耶稣拯救了他，因此不能拿茅茅来代替耶稣。那个士兵脸涨得通红，用愤怒的眼光看着他，但他始终没有挨打。恩约罗格心里感到奇怪，是不是白人士兵怕他呢。后来，伊萨卡的过份沉着使人感到奇怪，在其他的人被放走，只有他被留下时，他竟继续沉默着，没有任何抗议的表示。

“过来，从这边走，让你看看耶稣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被带到阴森死寂的密林深处。人们还没走多远，突然听到树林里传来凄惨可怕的尖叫声。人们一直默默地往前走，连头也不敢回。恩约罗格屏住呼吸，一声不吭，全身异常紧张。没走几步，突然又传来几声尖叫，接着是震耳欲聋的机关枪声，过后一切就沉寂了。

“他们把他杀了。”枪声响后，人群中有人低声说。恩约罗格突然感到苦闷和烦恼，他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对他来

说，刚才发生的一切是令人痛心的，然而是不可思议的。他不敢想象这种悲剧会发生在他熟悉的伊萨卡老师身上。

“你们不相信一切吗？”

“一切都不可信，只有报仇。”

“收回土地呢？”

“被人强占的土地也许能够收回，但我已经失去了许多我所热爱的人，因此，现在土地已经毫无意义了。收回土地仅仅是一种廉价的胜利。”波罗对他的一位中尉军官说。这里是离新的隐蔽处只有数英里的一个了望哨，他们是在不久前从离伊萨卡被害处不远的旧隐蔽处迁到这里来的。那一小队白人士兵则是在追赶波罗手下的一些人时来到这里的。

波罗已在丛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无私与无畏的精神使他成了自由战士的领导人，他的青春年华早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逝去了。他在战争中学到的一手，看来只有现在真正用得上。

波罗完全知道，坚持丛林斗争的真正目标在于争取自由，可是没过多久，这个目标就逐渐模糊了，他所领导的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复仇队，他认为这是发挥他那勇敢精神的极好时机，只要能杀白人，哪怕杀掉一个，也是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那么自由呢？”中尉问他。

“那全是幻想，对于你我，现在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那么，我们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杀他们，你不杀他们，他们就杀你，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我们要杀他们，消灭他们。其实白人也在这样干，他们正在用毒气、炸弹和其他一切手段对付我们。”

“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远离了我们的伟大目标，你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吗？”

“你认为什么是我们的伟大目标呢？”

“争取自由和收回我们的土地。”

“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不能使我死去的兄弟复活，自由就毫无意义。但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能够干的是和他们进行斗争，狠狠地杀他们，使他们一个个在我的大刀底下倒下去，以宽慰我的心。对酋长贾科波也是这样，也不能让他活着。”

“是的，你已经说过多次。”

“是的，我已经说过多次。”波罗一字一句重复了一遍。

“但现在已经晚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晚了？你要知道，有时候，某些事情你是意识到了，但没有用。他根本不理睬我们对他的警告，看看他怎么对待那些从裂谷赶出来的农民们，你就会完全明白了。”

“是的。”

“还有霍尔兰斯。”

“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首先我们必须将贾科波干掉，其他的人以后再说。”

中尉觉得波罗的想法很难理解，他一口气可以说上一连串的“杀呀”、“杀呀”，就象在发号施令。紧接着又是一口气说要如何如何小心。

“谁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去完成。”

“不，不行，我们不能让你去，这里离不开你！”

“如果我被捕了，你就接替我的领导职务，我已将一切告诉你了。”

“不，不，派别人去。”

“这是我个人的事。”

“但我想必须表决一下。”

“那好吧，试试看。”

他们一边说，一边回到了隐蔽处。

第十三章

“恩约罗格要上高中了。”

“高中！”

“是的，他考上了。”

恩戈索显得非常兴奋。妮约卡比和恩杰莉也高兴得脸上挂着笑意。在恩戈索眼里，多年来第一次闪烁着希望之光。他走起路来也神气多了。儿子给家里争了气，将来也许还能给霍尔兰斯、贾科波以及其他瞧不起他的人一点颜

色看看。卡马乌心里非常满意，他希望继续支持恩约罗格上学，说不定有一天弟弟能够改换门庭，光宗耀祖。

恩约罗格听到自己考上的消息时，激动地跪了下去向上帝赐给他的一切表示谢意：“给我更多的学问吧，使我成为传播你的光明与和平的工具。”上高级中学，而且是上西利安纳教会办的中学，在当时来说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恩约罗格后来才知道，他是整个山区唯一能进入这所高级中学念书的学生。姆韦哈吉却因考试成绩不太突出，只考上了离原来的寄宿学校只有几英里的师范学校。开始时，恩约罗格为自己的考试成绩能够压倒贾科波的女儿而感到自豪，可是后来却为姆韦哈吉没有考上高级中学而感到遗憾。

恩约罗格考上高级中学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在山里山外传开了。尽管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但人们对于受教育依然怀有一种热切的期望。在各种各样的人中间，象波罗、贾科波或恩戈索这些人，他们无论有多大的分歧，对于教育仍然抱着共同的愿望。总之，吉库尤人将自身的解放与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恩约罗格上学的日子临近了，许多人为他筹集路费，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仅是恩戈索的儿子，也是大家的儿子。

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恩约罗格约姆韦哈吉来到熟悉的小山坡上会面。现在，恩约罗格怀着与往日不同的心情和姆韦哈吉旧地重游，他为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宽广道路

而感到自豪。他觉得祖国需要他。上帝为他开辟了一条拯救全家和全民族的道路。自从上一次和姆韦哈吉在这里相见以来，转眼又过了一年，一年来她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她没有象以前那样紧紧地靠着恩约罗格坐着。她咬着一棵又一棵草。虽说他们谈了很多，但是内容平淡，彼此都没有说出内心的真正想法。

末了，姆韦哈吉问他：“你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初。”

“西利安纳的学校很好。”

“嗯，是的。”

“人要远走高飞时，往往会把后边的人忘了的。”

“是这样吗？”

听到恩约罗格毫无表情的回答，姆韦哈吉异常伤心，但她依然压制着自己的感情说：“是的。你学完以后准备干什么呢？到那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大人物了。”

“说实在的，对于将来我还没有想得那么多，但是我想，也许我会象你哥哥那样到麦凯雷雷大学^①或英国去留学。”

“我哥哥是去美国留学，不是英国。”

“哪儿都可以。”恩约罗格一边说，一边朝前靠近姆韦哈吉坐着。他好象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她的存在。姆韦哈吉低着头，用手指在黑土上画着什么。恩约罗格感到奇怪，为什么她总是低着头不看他呢？是不是对他有妒忌心或者别的

^① 麦凯雷雷大学在乌干达，是东非一所著名的大学。

原因呢？

“留学以后又干什么呢？”她突然又问。

恩约罗格的神情显得异常严肃和冷漠。他又一次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我们的祖国非常需要我们。”

“你认为国家真的需要你吗？”

“一点也不错！”他心里非常生气。难道她对我有怀疑吗？“祖国需要我，也需要你，同时也需要其他许多还活着的人。我们必须联合起来，重整家园。这就是我在你家时你爸爸告诉我的。”

“现在全国一片黑暗。”姆韦哈吉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可是明天朝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恩约罗格慷慨激昂地回答说。他看着姆韦哈吉，好象告诉她不要丧失信心，上帝是会秘密做出安排的。

“你总是说明天，明天，还常常说什么祖国呀、人民呀。明天有什么意思？祖国和人民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姆韦哈吉突然反问道。她两眼紧紧盯着恩约罗格，眼光咄咄逼人。恩约罗格心里惴惴不安，他不想在这个时候使她生气。他心里很难过。他看了看她，然后低下了头，看着脚下的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一直延伸到山那边很远很远，然而被乌云遮住了。

“你不要生气，姆韦哈吉。要不，我能说些什么呢？你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你可以想想，我们的人民在日复一日地流血牺牲，甚至悲惨地死在丛林中，同时人们却在无

休无止地祷告，希望得到宽恕；你应当明白，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么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坚信黑暗和恐怖的日子终将过去，历尽千辛万苦、饱尝人间沧桑以后，万丈红霞将捧出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普照大地。到那时候，让我们共同接受上帝的恩典吧……”

姆韦哈吉静静地听着，头紧紧地靠着恩约罗格，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她希望继续听这个青年对未来富有预见的谈话。现在她已完全信服他了。她盼望着明天的太阳，盼望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忘掉今天的苦难。如果大家共同接受上帝的恩典，那么仇恨和……

“你睡着了吗？”

“没有！没有！”姆韦哈吉急忙回答说。

“太阳下山了，我们该回家了。”

他们站了起来。分别时，姆韦哈吉看着恩约罗格，并用充满信心的语气对他说：“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

恩约罗格心里突然一动，他为自己一直怀疑她有妒忌心而感到内疚。他激动地对她说：“谢谢，姆韦哈吉，你现在真正象我的姐姐了。”

“谢谢。”姆韦哈吉低声回答说。

他们分手了，她一直目送着恩约罗格朝家走去，直到他的身影在视野中消失，她才转过脸，掏出手绢擦干两腮的泪痕，然后匆匆朝家里走去。

第十四章

西利安纳中学在教学上很有名气，它是在殖民统治区创办最早的学校之一，后来经过教会的一番修整扩建，这所学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对于恩约罗格来说，能到这样的学校上学简直就象做梦。他将第一次受到白人的教育。这件事使他感到不安，因为以前他从未和白人直接打过交道。但是，如果白人骂他或者想虐待他，他起码还是看得出来的，甚至还知道应该如何对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所见到的白人，都笑眯眯的，甚至还可以随便和他们谈笑。有些还和他交上了朋友，甚至想帮助他学习基督教教义。

在这里，他还见到了来自不同部族的青年们。这些人如果想耻笑他或者愚弄他，他也是看得出来的。然而与他的想象的相反，他接触到的青年几乎都和他一样。他还和那些来自纳恩迪、卢奥、卡姆巴和吉利阿马族的青年们交朋友，他们和他成了有共同的理想和爱憎的挚交。如果他和某人吵架或者憎恨某人，那么其他青年就会和他站在一起。

在危机四伏的国土上，这所学校就象一块平静的绿洲。在学校里，无论是在他经常去的肃穆寂静的教堂里，还是在鸦雀无声的阅览室里，他总觉得人们随时都有可能见到上帝。在这里，恩约罗格第一次感到，他可以不象在家庭周围

那样受到饱尝艰难困苦的人们注视，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并且安排他今后的计划。他坚信，只要他有耐心和刻苦精神，就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学业。也许太阳很快就要出来，宣告新的一天已经来临。

西利安纳中学经常参加各种校际体育比赛，每次比赛都有亚洲血统的学生和白人学生参加。希尔中学则是一所很有名的专为白人开办的学校。

有一天下午四点，希尔学校派了一支足球队来西利安纳中学进行比赛，客队中有十一名运动员，还来了一些观众。恩约罗格不会踢足球，只好和观众坐在一起，并和客队中的一位观众聊了起来。可他刚和这个青年聊了几句，就发现对方的面孔很熟，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个子很高，留着淡褐色的长发。风一吹，头发就蓬乱地遮住他的脸，因此，他总不断地晃动着头，使头发保持原形。

“我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后来，他和这个青年一起散步时这样说。

“是吗？”青年人仔细地打量恩约罗格一番，开始时有点迷惑，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脸突然放出光采，他高兴地说：“啊！你是来自基潘加的吧？”

“是，以前我在那里见过你。”

“我想起来了，你是恩戈索的儿子，他……”青年人突然住了口。

“我叫史蒂芬。史蒂芬·霍尔兰斯。”

“我叫恩约罗格。”

他们一起默默地走着。恩约罗格觉得史蒂芬并不可怕，在学校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恩约罗格没有必要怕他。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年年初，你呢？”

“已经两年了。”

“你来这里以前在什么学校念书？”

“在内罗毕。你呢？”

“我在卡马霍乌中学。”

“就是那次你从我家附近经过时去的那所学校吗？”

“不，那是卡马埃小学，那所小学只有四个年级，你在那里见过我吗？”

“是的。”史蒂芬很快就记起以前的情景，当时他曾不止一次躲在家门口的篱笆旁边，想找机会接近恩约罗格或者他们之中的其他孩子。然而每次等他们走近时，他心里又害怕了。

“我们没有见过你。”

“我常常躲在路旁，想和你们说话。”史蒂芬鼓起勇气将真情告诉了他。

“为什么你没有那样做呢？”

“我害怕。”

“害怕？”

“是的，我怕你不理我，不愿和我在一起。”

“原来如此！太遗憾了。”

“也不是特别遗憾。”他不想得到别人的同情。

“我也感到遗憾，每次见到你时我都有意避开你，因为我也怕你。”

“你也怕我？”这次轮到史蒂芬感到惊讶了。

“是，我也怕你。”

“但我并没有恶意。”

“我也是。可是当时我怎能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呢？”

“奇怪。”

“的确奇怪。常有这种情况。你害怕某种事情，往往是因为你早就对它有害怕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要么是因为你生来就对某种事情有畏惧心，要么由于你见到别人也害怕……我就有过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兄弟去内罗毕，回来后对家里人说，街道上到处可以碰到白人，但他不喜欢白人总是用那种眼光看他。”

“我想道理是一样的，许多朋友也曾对我说过，他们不喜欢非洲人用那种眼光看他们。当你走在内罗毕街道上或者国内其他什么地方时，尽管天空晴朗，阳光普照，但你对这宁静的天空说不定也不会放心，因为你知道天空中有电，对人存在着威胁……象电这种东西，你是见不到摸不着的……但你却要随时随地提防它。”

“是的，有时电光闪闪，惊雷大作，就象发狂似的，使人惊惶失措。虽说你想尽快逃避它，但也徒劳！因为无论你逃到哪里，雷电总在你跟前。”

“太可怕了。”

“是很可怕。”恩约罗格附和着说。对人们无法逃避的这种危险和恐惧的共同看法，使得他们彼此更接近了。

“其实，祖国大地是如此宁静，如此令人陶醉……”

“整个国家风调雨顺，处处青山绿水。哎！可就是那阳光……”

“然而现在太黑暗了。”

“是，是太黑暗了，但这一切会变好的。”

恩约罗格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唯一能给正在哭泣的孩子以安慰的，就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然而，他不懂得这种期望往往会成为脱离现实的一种消极因素。

两个青年离开人群，来到了一棵剥掉树皮的枯树底下。

“最近我要离家到远方去。”

“到哪儿去？”

“英国。”

“英国不就是你的家乡吗？”

“不，那边不是我的家乡。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从来没有去过英国，甚至也不想去。”

“那么，一定要你去吗？”

“是的，爸爸不想去，但妈妈却要我们一起去。”

“什么时候动身？”

“下个月。”

“我希望你再回来。”

恩约罗格对这个青年骤然产生了一种怜悯之心，因为他竟然要去干违背他意愿的事。至于恩约罗格自己，他的

命运与祖国的生死存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会回来的。”

“你爸爸和你一起去吗？”

“不，他留下来。但是……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好象将他永远留在这儿了……，因此，我把周围的一切都看得很可怕。”

他们之间再次出现了沉默。恩约罗格有意改变了话题。

“他们交换场地了。”

“走，我们去给他们助兴。”

他们回到了体育场。他们彼此间又产生了一种惧怕心理，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走去，生怕再见面似的。

姆韦哈吉的信频频向他飞来。恩约罗格记得，她给他的第一封信是在她去师范学校以前寄来的。

亲爱的恩约罗格：

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最近几天来我天天梦见你，我的心中只有你。当理智告诉我你已离开我到远方去时，我心里多么难过。但我知道你在那里干什么，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因为你有决心和毅力，我也绝对相信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下个星期我就要到师范学校去了，在这里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就象生活在地狱里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会发生如此的变化，他常常一个人坐卧不安，好象在为什么事情发愁。这里

每天都有一些人被抓走，甚至有些房子也被茅茅烧毁。昨天我亲眼看到有人被打得鬼哭狼嚎。啊，多么可怕！请求宽恕吧。我不知道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处处充满着恐怖的气氛。

我正受到恐怖的威胁，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就要疯了……我想告诉你，此时此刻我是多么高兴，因为我就要离开这里，避开这里的一切……

恩约罗格真想知道等他期末回家时，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真想回家吗？一回到家，痛苦将立即向他袭来，一泓秋水般平静的心将会突然掀起波涛。他现在不想回家，他以为等到他学业已成时回家更有意义。

第十五章

恩约罗格已念完了两个学年，现在正在念第三学年。他很快就要完成他的全部学业了。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凉风习习，颇带凉意。他象往常一样起了床，早祈祷后步出室外，准备去做早操。这是多么美好的早晨，虽然有些凉意，但是使人感到心旷神怡。早点名以后，他们成群结队到教堂去进行早团拜，然后到食堂吃早餐，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已成习惯。恩约罗格匆忙吃完早餐，准备赶紧温习一下昨晚没有完成的功课。

第一堂课是英语，他非常喜欢英国文学。

“今天，你为什么这样高兴？”一个同学对他开玩笑说。

“我不是每天都这样吗？”他回答说。

“不，我们做数学作业时，你可不是这样。”另一个同学插嘴说，接着他们两人面对面地放声大笑，笑声响彻整个教室。

“哎哟，今天要上英语课，你看他今天多么开心！”第一个同学又对恩约罗格说。

“难道你要我哭吗？”恩约罗格反问道。他心里确实觉得很高兴。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妈妈曾告诉我说，男人早晨不能过于高兴，因为它会成为不祥之兆。”

“你别迷信了。”

恩约罗格不赞成对方刚才的说法。尽管如此，在此后整整一个星期的夜晚，他总做噩梦，白天常常心神不安，甚至无心给姆韦哈吉写信。已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写了。他想告诉她，史蒂芬回英国去了，是她姐姐陪他们去的。不过她可能很快就会回来，因为她有教会工作要做。恩约罗格第一次见到史蒂芬时，曾经给姆韦哈吉去过一封信，谈了他对史蒂芬的印象，最后他是这样告诉她的：“史蒂芬显得很孤僻和多愁善感。”

教室里一片嘈杂，这时有一个同学小声说：“老师来了，安静！”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老师走进了教室，他每天都按时来，从未迟到过。恩约罗格对这些传教士出身的老师勤勤恳恳的精神常常感到惊讶。人们也许会认为，对于这些人来说，教学与生死休戚相关。他们虽然都是白人，但从

不谈论肤色，对非洲人也不另眼相看；他们和来自非洲不同部族的黑人紧密合作，和睦相处。恩约罗格曾经想过，要是整个国家都这样该多好。在他看来，这里简直是个小小的天堂，就在这个天堂里，出身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孩子们无私无怨地一起生活，互相帮助。人们认为，学校的这种融洽的气氛是由于校长具有对白人和黑人一视同仁、严格要求的独特作风。对学校里的好人好事，他常常及时予以表扬；对那些他认为是不良的现象，他也常常毫不犹豫地给予批评和制止。他注重在学校中树立典型，号召学校全体人员努力发扬优良的校风。但是，他认为那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只能来自白人。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提倡仿效和维护白人的文明。他认为只有白人的文明才是人类，尤其黑色民族的唯一希望。他痛恨那些煽动人们不满白人统治和提倡黑人文明的黑人政界人物。

正当恩约罗格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校长出现在教室门口，老师走了出去。不一会儿，老师回到了教室，看了看恩约罗格，并且告诉他，校长要他到办公室去一趟。

恩约罗格的心在紧张地跳动，他不知道校长突然叫他有什么事。校长办公室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小汽车。他走进校长办公室，看到里面坐着两位警官。他心里想，门口的小汽车和这两位警官一定跟他有关。他神色惊惶，心里局促不安。

校长跟两位警官低声说了些什么以后，警官站起来走

了出去。

“坐下，孩子。”校长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他，然后低声对他说话。恩约罗格由于紧张，两腿不断发抖，已经差点不听使唤了。听到校长的声音，他高兴地一屁股坐下。

“听到你家里的消息后，我心里感到很遗憾。”校长继续说。

恩约罗格紧绷着脸，嘴巴闭得紧紧地听着。他偶尔抬头看看这位牧师，牧师说话时脸部毫无表情。

“现在要你回家。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你回家以后，无论要你宣誓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事，你必须记住，耶稣正站在门口敲你的门，等着你欢迎他进去。这就是我们给你指出的今后的道路。希望你不要使我们失望。”校长声音颤抖，似乎要哭了。

恩约罗格记得，直到他要乘车离开学校时，校长也没有告诉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校长一番安慰的话不仅没有使他心情轻松，反而叫他更加痛苦了。

他在警察所见到的一切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一提起警察所，人们常常毛骨悚然。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刑宫”。那一次，他被抓去的第二天，被叫到一间小屋里，屋里坐着两个白人军官，其中一个留着一撮红胡子。

“你叫什么名字？”红胡子问。另一个坐在旁边，他那双灰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

“恩约·罗一格。”

“多大了？”

“我想是十几岁了，或者差不多。”

“先叫长官！”门口的一个卫兵冲着他大声喊。

“长官。”

“宣过誓没有？”

“没有！”

“叫长官！”那个卫兵又对他喊了一声。

“没有，长官。”

“你宣过几次誓啦？”

“我说，我没有宣过誓，长官！”

突然间，一拳头朝他狠狠打来。他顿觉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你参加过宣誓没有？”

“我一是一学生，长官。”他一边回答，一边举起双手，用手掌护着脸。

“你参加过多少次宣誓啦？”

“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先生。”

对他又是劈头一拳。他咬紧牙没有吭声，眼泪不断地从眼眶里往外冒。他想起了宁静得象天堂一般的学校，然而现在学校已经离他很遥远了。

“你认识波罗吗？”

“他一是一我的哥哥。”

“他在哪儿？”

“我一不——知道。”

恩约罗格昏沉沉地横躺在积满尘土的地板上。长着灰

眼睛的脸涨得通红，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骂他是该死的茅茅。他被灰眼睛的带钉鞋踢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不一会儿，两名士兵将失去知觉的恩约罗格抬了出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恩约罗格觉得自己正在慢慢恢复知觉。夜已很深。他隐约听到邻近的屋里有妇人的哭叫声。难道是恩杰莉或者妮约卡比？他一想到这，就不寒而栗。他多么希望在离开人世之前能够再见见她们。他认为自己的一生很快就要结束了，也许死亡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它不过使你沉沉睡去，永远不再醒来，不会再有恐惧，也不会有希望和幻想。

他们对恩约罗格没有就此罢休。第二天又将他叫到那间屋里。如果还是重复昨天的问题，那他还能回答什么呢？撒谎？如果对所有的问题都回答“是的”，他就会获释吗？他表示怀疑。他全身浮肿，疼痛难忍，但他更感到痛苦的是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你是恩约罗格吗？”

“是的。”

“你宣过誓吗？”所有的人都把眼光集中在他身上，等着他的回答。恩约罗格踌躇了一会儿。这时，他发现霍尔兰斯也在场。灰眼睛见他有些犹豫，就乘机说：“记住，我们要你说真话，如果你说真话，我们就放你走。”全身难忍的疼痛似乎在不断地劝他回答“是的”，然而他却本能地回答说“没有”，同时蹒跚地朝门口后退了几步。

“谁杀死了贾科波？”霍尔兰斯第一次开口问他。突然，恩约罗格觉得全身直打哆嗦，想呕吐。

“他被杀了？”恩约罗格用嘎哑的声音惊叫了一声。不知怎的，他突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姆韦哈吉，担心她的安全。一时，他好象忘了自己正面对着敌人。

白人都紧紧地盯着恩约罗格。

“是的，他被杀死了。”

“是谁杀的？”

“这个问题要由你来回答。”

“我？但是……”

“是的，你会告诉我们的。”

霍尔兰斯说着站了起来，朝恩约罗格走去。他用狡诈凶狠的眼光看着他，恶狠狠地说：“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他一边说，一边拿起铁钳夹住他的生殖器，然后一次又一次残忍地紧捏他的睾丸。

“我们要象对你爸爸那样把你阉了。”

恩约罗格惊愕不已，泣不成声。

“你说，是谁派你到贾科波家里打听消息的？”

恩约罗格疼痛难忍，什么也没有听见。霍尔兰斯还在不断向他提问题，每问一次就狠狠地捏一下他的睾丸。

“你一定知道你父亲说过，是他杀了贾科波。”

恩约罗格在不停地啜泣。霍尔兰斯斜视着他，发现恩约罗格抬头看了他一眼，举了举手，好象想向他哀求什么。然后，他身体晃动了两下，摔倒在地上。霍尔兰斯看了看

他，又抬头看了看两个白人军官，然后走了出去。随即，红胡子和灰眼睛发出一阵奸笑

后来，再也没有人来审问恩约罗格了。几天以后，当他伤势有些好转时，他和两位妈妈被释放了。

关押恩约罗格的房子阴森森的，终日不见阳光。关在里面，分不清黑夜与白天。然而对恩约罗格来说，黑夜和白天反正一样，时间对他也变得毫无意义了。他想侧身躺一躺，希望能够睡一会儿，用睡眠来减轻痛苦，但这怎么可能呢！全身除屁股外，痛得象针扎一样。因此，他只好日日夜夜坐着。他对自己继续活下去已经失去信心，因为他认为过去的努力已经前功尽弃，一切已成泡影。

失去孩子以后，恩戈索的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灾难发生以前，尤其在他被迫放弃和离开生活中最有价值的土地以后，他已经觉得生活对他已经失去了意义。

虽说内心很痛苦，但他对贾科波的死却感到欣慰。当初，他听到贾科波被杀死的消息时，心里异常兴奋，觉得这是正义和神圣的行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的一两天里，他走起路来腰杆挺得直直的，神气多了。可是几天以后，当他听到儿子卡马乌因与贾科波的死有关而被捕时，他的心又开始不平静起来，他整天坐卧不安，忧心忡忡。可是就在一天夜里，他突然有了主意，想起了吉库尤人常说的一句话：“不能让狼有第二次机会。”现在，白人已经实行了一种新的部族政策，叫什么“以牙还牙”。因此恩戈索觉得，最好也张开自己这副老牙，虽不锋利，但也足够对付一阵子了。后

来,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会有那样大的勇气,竟敢无所畏惧地闯进行政长官的办公室,承认贾科波是他杀的。他这大胆的行为使全村大为震惊。

恩戈索连日受尽种种折磨。但他除了承认贾科波是他杀死的,其他的事他闭口不谈。

霍尔兰斯和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白人一样,一手操纵着这里的一切法律。霍尔兰斯决意征服恩戈索,以便从他身上得到一切消息,使他服服帖帖听任摆布。因此恩戈索每天都遭到严刑拷打。

恩戈索曾当过他的雇工,可是后来竟然成了他的拦路虎。今天他有权有势,恩戈索当然也就很难逃出他的手心

了。

霍尔兰斯百倍疯狂地对待恩戈索,为了迫使他供出秘密,对他采取的手段非常残忍,就连在场的卫兵们也心惊胆战。

但是,恩戈索一直镇定自若,绝不改口。

恩约罗格对未来曾经满怀希望和幻想,遇到困难时,他常常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聊以自慰。还在上学以前,有一个远房叔叔曾借他去放牛。有一天,淘气的牛弄得他束手无策,要是一般的孩子早就哭了,但他没有哭,一声不吭地坐在一棵树下,想象眼前就是一所学校,他正在上学。他在树下沉思了整整一个小时以后,觉得已有办法对付牛时,牛已经吃掉了一大片庄稼。因此叔叔不得不马上送他回家。

恩约罗格心潮澎湃，往事历历在目。时局向他展示的天地，是跟他经历和信赖过的世界截然不同的。眼前的灾难就象一个无底的深渊，无可避免。他对周围的一切已经麻木不仁。他所知道的仅仅是他的爸爸和唯一幸存的哥哥正在遭受迫害和折磨，而他自己已经失学了。

他头脑稍微清醒时，过去的担心和恐惧马上又向他袭来。眼看家破人亡，他却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无力挽救残局。因此，他再也无心去证实他爸爸是不是真的杀了人。他对妮约卡比和恩杰莉也未曾提起过这件事。她们也许理解他，因为她们也从未让他介入这件事。只有一天晚上，夜阑人静时，妈妈曾想向他提起。

“恩约罗格。”听起来似乎不是妈妈的声音。

“嗯，妈妈。”他心里有些紧张，屏住呼吸，等着妈妈说些什么。但她没有马上说下去。他看见妈妈在不断地抽气，好象极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来。恩约罗格叹了一口气，突然感到一阵心酸。

尽管恩约罗格打算控制自己不要再去想，但死去的贾科波的形象还是在他脑海中不断出现。在他眼前，每个人，每件东西，都象是这个酋长形象的再现。这种深刻的印象取代了他原来在成功之门向他敞开时所取得的胜利的记忆。

只有一次他偶然想起了姆韦哈吉。那是在一天夜里，妈妈想告诉他什么事时，他忽然怀着对姆韦哈吉犯了罪的心理想起了她。他认为眼前的灾难是他和她的来往带来的。

他真想在这沉沉黑夜中，冲着妈妈大声喊，“灾难是我给你们带来的！”他莫名其妙地憎恨自己，然后又咒骂酋长。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想法简直变成了千斤压力，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使他日夜坐卧不安，以致在一天夜里，他走出院子，独自在黑暗中徘徊。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万籁俱寂，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恩约罗格后来也说不清当时怎么会有那样大的胆量，他握紧拳头，好象作好了格斗的准备，径直朝酋长原来的家走去。酋长的鬼魂时隐时现地在前头引路，他紧紧跟着这个鬼魂，恨不得一拳将鬼魂打倒。他要为全家报仇，要狠狠惩罚酋长，要消除酋长强加在他身上的压力。他跟随这个鬼魂到达被遗弃的酋长之家附近时，鬼魂突然变成了姆韦哈吉。他想举手打她，但他忽然觉得自己更想紧紧拥抱她，然后劝她逃走，避免这场灾难。因为她是他的唯一希望……突然，他从似梦非梦中清醒过来，侧耳静听，房子的篱笆外边传来了一阵阵脚步声，这时他才想起这所被遗弃的房子现在依然有人日夜守卫。

他悄悄地离开这里往回走。第二天早晨，他真不愿见到妈妈，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神情一定很吓人。

那一天，由于恐惧和自觉有罪，他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但他并没有祷告。

第十六章

妮约卡比和恩杰莉沮丧地坐在角落里，泪痕满面。屋里的空气沉闷、凄凉。恩约罗格从小就听人说，男人生病时，女人哭了，就意味着男人的病重得不行了。他想安慰妈妈几句，但他看到爸爸死灰般的脸色时，就再也没有力量去安慰两位伤心的妈妈了。面对这种毫无希望的、无休无上的“明天”，恩约罗格第一次感到自己软弱无能；觉得必须用新的眼光去看待眼前的非常时期了。

恩戈索痛苦地翻了一下身。妮约卡比和恩杰莉赶紧走到床前。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眼光落在恩杰莉身上；停了一会儿，他又将眼光转到妮约卡比身上。他张了张口，好象想说什么，但还没有开口，眼眶里已涌出了泪水。他想擦眼泪，但两手不听使唤。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恩约罗格身上，他凝神沉思，好象在极力回忆什么。

“你在这里……”

“是的，爸爸。”

爸爸的话在他心中燃起一线希望之光。他看到爸爸还支持得住，心中又产生了一种微弱的安全感。这是爸爸被释放回来以后的四天中第一次开口说话。他还记得爸爸从警察所回来那天的情景：爸爸由两个人扶着，一摇一晃地朝家里走来，脸部伤痕累累，鼻子裂开一个大口，分成了两半，

两只脚几乎已经瘫痪。四天来他的嘴和眼睛总是闭得紧紧的。

“你从学校回来了……”

“是的，爸爸。”

“回来看我……”

“是的。”他撒谎说。

“他们打你了吗？”

“没有，爸爸。”

“然后你就回来笑我了，笑你自己的爸爸。你不要担心，我就要回老家去了。”

“你不要这样说，爸爸。你是我们的靠山，爸爸。没有你，我们能干什么呢？”恩约罗格紧咬着下唇说。

“你的兄弟们都在家吗？”

“他们就要回来了，爸爸。”

“啊，我死了，就要埋葬的时候，卡马乌在哪儿呢？”

恩约罗格抽泣着。爸爸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也许他们要杀死他。他们还没有将他送到警察所吗？为什么呢？他们不要老人的血。现在你不要再问，是我杀死贾科波的吗？是我将他枪毙的吗？我不知道。一个人杀人时是不清醒的。我将他审问后，就将他处决了。让他再来吧。如果他敢……啊，是的，我知道……啊，他们要年轻人的血。你们看，他们抓走了姆万吉……他不就是年轻人吗？”

恩戈索喃喃地说着，他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恩约罗格。

“我很高兴，因为你已经有了学问，学到了一切，他们再

也不敢欺负你了。我想，要是孩子们都在的话……我想，哎！还有点事，哟！发生了什么事？谁敲门？我知道，是霍尔兰斯，他要来挖我的心……”

恩戈索发出一声冷笑。屋里笼罩着紧张的气氛。黑夜已悄悄地来到了屋里。妮约卡比点燃了灯，想要驱散怕人的黑暗。她来回走动时，墙壁上若明若暗晃动着的身影似乎在嘲笑她，也好象在讽刺她。人到了这种地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恩约罗格暗想。这难道就是他心里曾经敬畏的爸爸吗？恩约罗格觉得昏昏然，天旋地转。恩戈索在继续说着什么。他的每一句话、每一次笑，都显得那样响亮，使人感到惊诧。

“波罗走了。他认为我是一个无能的爸爸。但我清楚，这是因为他受了别人的影响。他不理解我……你知道……”

恩约罗格转过脸去，突然发现波罗正站在门口，并朝屋里走来。他留着一头长长的乱发。恩约罗格见到他，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本能地后退了几步。波罗蹒跚地朝屋里的床铺走去，但似乎想避开灯光。妈妈们坐着无动于衷，看着他跪在恩戈索的床前。面对这突然出现的场面，恩约罗格木然地站着，屏住呼吸，不知所措。

开始时，恩戈索没有认出波罗，眼里露出疑惑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

“原谅我，爸爸。我不知道……啊，我想……”波罗难过地低下了头。

恩戈索声音发颤：“没什么。你也回来了，你也回来啦

笑我？你会笑你爸爸吗？不，哎！我是希望你们大家都好。我不喜欢你离家出走。”

“但我要斗争。”

“啊，现在你就不要再离开这里了。”

“我不能总呆在家里，绝对不能。”波罗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果断地回答说。

恩戈索好象突然改变了主意。瞬间，他——这个家庭的支柱变得坚强起来了。

“对，你应该这样。”

“不，爸爸，请原谅我。”

恩戈索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他艰难地将手搁在波罗的头上。波罗顿觉自己是一个小孩子。

“好，勇敢斗争！永远望着穆鲁恩故^①和鲁利里^②。和平会属于你们的。啊，什么？恩约罗格……你看你妈……”

他倒在床上，全身哆嗦，眼睛却变得格外明亮。屋里的气氛很紧张，彼此都没吭声。波罗站了起来，低声说：“我本应该早点回来……”

他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消失在沉沉夜幕之中。就在这时，大家回过头，眼光落到恩戈索身上，心里都明白，恩戈索也永远不再回来了。但大家都没有哭。

① 当地人对创世主的尊称。

② 传说中的先知先觉者。

第十七章

横贯肯尼亚的那条大公路从印度人商店区附近穿过。市场上男男女女，熙熙攘攘，公路上的汽车不时响着喇叭，来往奔驰而过。有几个妇女走进了商店，还不停地在谈论什么。她们看到恩约罗格时，突然中止谈话，转而对他说：

“给我那件衣服看看。”

“那件白色的。”

“你卖不卖？”她们的声音又尖又高，好象和远处一个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的人在喊话。这时，其中一个妇女对同伴低声说：“你别为难他了，你知道他的遭遇吗？”但这个妇女还是提高嗓门冲着他叫：

“你没听见吗？”

恩约罗格惊愕不已，眼里闪着既诧异又茫然的神色。他默默地朝角落那边挪动了几步，信手取出那件衣服，并将它递给那个妇女。他不敢正眼看她们，他生怕她们知道他童年时代有过幻想因而耻笑他。印度店主坐在角落里，心安理得地不断嚼着青豆或花生之类的东西。恩约罗格非常讨厌那种没完没了的叭叭叭叭的声音……啊，我多么希望他的嘴能停一停。

“多少钱？”

“三先令^①一码。”

“我出两个先令。”

恩约罗格不喜欢讨价还价，他对这种方式早就厌烦了。他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局，人们无形中在互相比较量，做着交易。

“别骗人！”那个妇女大声地叫嚷，“为什么你也象印度人那样对待我们？”

恩约罗格在她们的叫喊声中畏缩了。目送她们走出商店，他心里感到内疚。他是由于突然的变故不得已才来这家商店为印度人干活的。这时，店主从角落里匆忙走了出去，将妇女们叫了回来，用每码四先令的价格将另一块与原来那一块质量相同的布卖给了她们。恩约罗格没有吭声。

妇女们离开商店时，其中两个停住了脚，回过头来用似乎同情的眼光看了恩约罗格一眼。他真想藏到柜台下去，因为他以为他曾幻想要拯救的这些人一定会议论他和他的家。

五个月过去了，人们还在无休止地谈论村里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霍尔兰斯和恩戈索同一天晚上死去是异乎寻常的。远近的人都受到很大的震动。因为恩约罗格全家都被牵连进去了，波罗和卡马乌还将判处死刑。

事情发生在恩戈索离开人世的那一天，霍尔兰斯独自坐在客厅里，凝视着天花板，还不时用手轻轻地敲打着桌子。桌上摆着空啤酒瓶和一个装着半杯啤酒的酒杯。霍尔

^① 先令是肯尼亚货币单位。

兰斯气冲冲地回到了家，可一想到那不景气的农场，便闷闷不乐。这也难怪，因为土地就象他热恋的女人，要想得到她，就必须好好地看护，否则就会被别人占去。

这天夜里，他一直怒气冲冲。自从那次他从恩戈索的儿子眼里似乎发现了什么以后，他一直忐忑不安，不知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记得，在他的孩提时代，有一天他坐在爸爸妈妈的房子门口，幻想着自己的未来，想到这个未来的世界一定有他用武之地。可是后来摆在他面前的，却是兵荒马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酷的生活现实……现在霍尔兰斯只能借酒浇愁，一醉方休。他咒骂眼前发生的一切。

恩戈索释放回家时已经奄奄一息。尽管如此，霍尔兰斯还是觉得不能解他心头之恨。恩戈索获释的原因，是霍尔兰斯在厕所后面贾科波被杀的地方捡到了一个小本子，本子上有波罗的名字。开始时，他不理解，后来才慢慢明白恩戈索撒了谎。恩戈索说他杀死了贾科波，其实是为了庇护他的儿子波罗。但是波罗不是在丛林里吗？慢慢地，他又推翻了原来的猜测。此时，恩戈索也在想，可能是卡马马杀死了贾科波。他承认自己为了救孩子而犯了罪。对此，霍尔兰斯火冒三丈，气得整夜都在发抖。他一个劲地狂饮，醉意蒙眬时，他巴不得立即将恩戈索抓回来。但到第二天早晨，醉意消失、头脑清醒时，他又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他朝门外看了一眼。他正在等待前来值夜班的警察和卫兵。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思绪万千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去妻子。他想着是否要将前

过的那个黑女人再叫来。霍尔兰斯发现，黑女人其实也是很有趣味的。

霍尔兰斯对值夜班的卫兵常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因为他觉得他们是他权力的体现。

门突然开了。霍尔兰斯没有把门插上，他看了看表，然后转过脸去。就在这当儿，他忽然发现冰凉的手枪正对准他的脑袋。

“不许动，一动就打死你！”

这时，霍尔兰斯就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

“举起手来！”

他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贾科波是我杀的。”

“我知道。”

“他出卖了黑人。你也一样，无恶不作，强奸妇女，杀人灭口，双手沾满了人民的血，最后你还杀死了我爸爸。你还有什么要辩护吗？”

波罗说话时声调平平，脸部看不出仇恨、愤怒或胜利的表情。但从他的声音中可以感到他绝不手软。

“没有。”

“你没有。现在你才说没有，但你强占我们的土地时……”

“这是我的土地。”霍尔兰斯说话的口气，就象一个男人指着一个女人说：“这是我的妻子。”

“你的土地！你是一只白狗，我要让你死在你的土地

上！”

霍尔兰斯以为他疯了，恐惧万状。但他强打精神，使出浑身解数，向波罗扑去，作最后的挣扎。但在碰到波罗以前，一颗子弹已向他飞了过去。波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是一名优秀射手。就这样，霍尔兰斯笨重的身躯晃动了几下，就沉沉地倒下去了。

波罗冲出屋外。他神经麻木，毫无感觉，谈不上什么胜利的喜悦，只觉得自己完成了使命。他一边跑，一边用手枪猛烈射击那些围追他的警察和卫兵。最后终于逃出了卫兵们的包围，这时他心里才开始产生一种胜利的喜悦。

“他死了！”他告诉同伴们说。

孩子们放学了，路上有的孩子还高高兴兴地逛商店，恩约罗格凝视着他们一张张充满希望和幻想的脸。过去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也曾认为，在这世界上，只要有知识就能得到荣誉和地位。现在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在为印度人做工。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老气横秋，二十岁的人竟然变成了一个老头。

孩子们看到恩约罗格向他们投来的惊疑发呆的目光，一个个面带惧色，惶惶然离开了商店。这时，店主走了过来，怒目瞪着恩约罗格，大声对他说：“你被解雇了。”其实他在这里干活还不到一个月，正是他家最需要钱的时候。

“也好！”恩约罗格自言自语。他在街上懒洋洋地徘徊，突然感到茫然，回到家里怎么向两位妈妈交待呢？现在，他多么留恋那已经逝去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要是姆韦哈吉在

好，他可以向她倾诉心中的烦恼和苦闷。他本能地觉得应该见到她。

第十八章

星期六，姆韦哈吉坐在警察总部大院内新居的门口，眉头紧皱，若有所思。她站了起来，绕到屋后，怀着惊喜的心情又掏出那张小纸条来细细地看了一遍。她愿意和他见面，但心里犹豫不决，总觉得自己有罪。她很想知道恩约罗格到底急于想和她说什么。其实，她在听到爸爸被杀的消息以后，就已暗下决心再也不见他了。她觉得恩约罗格背叛了她。如果妈妈所说的是事实，那就没有必要和他来往了。

姆韦哈吉是在学校里听到爸爸死讯的。是学校校长告诉她的。当时她简直不敢相信校长的话。她在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以后，悲痛得哭不出来。夜里，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自觉神经已经麻木，感觉不出痛苦。只是当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她才开始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的真实含义有所理解，对肯尼亚所遭受的可怕的灾难有了新的看法。她心烦到了极点，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而且从未这样伤心地哭过。

恩约罗格家里的人夺去了她爸爸的生命，可是现在她却要去和他约会，为什么她会这样做，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她渴望见到他，因为在这极端痛苦的时刻，他的话，哪

怕是过去说过的，对她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这句话，她甚至不只一次告诉妈妈。在这种环境中，她虽然对上帝失去了信任，但是同时，她却又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以后能在天堂与爸爸重逢。

得知姆韦哈吉愿意和他见面时，恩约罗格欣喜若狂。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因为他生怕姆韦哈吉拒绝他。他也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因为贾科波就是他哥哥杀死的。因此，他心里一直就象坠着一块铅饼那样。但是，姆韦哈吉在他心目中已经压倒了一切。那天下午，他来到约会地点时，发现自己来晚了，姆韦哈吉早已在那里等着他。眼前的姆韦哈吉，身材变得比以前修长苗条了，尖脆的声音也变得圆润了，这些变化使她更象一个成熟的姑娘。这时姆韦哈吉注意到，恩约罗格神情沮丧，眼光呆滞。但她没有对他作出任何怜悯的表示，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恩约罗格低头不语，不一会儿又将目光移到远处，彼此间出现了一种难堪的沉默，周围笼罩着恐惧和不安的气氛。恩约罗格不知道应当从何说起，说些什么。

“我来了！”姆韦哈吉首先开口说。

“我们可以坐下来吗？”

“站着你同样可以说你想说的话。”

尽管如此，恩约罗格还是朝前走了几步，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姆韦哈吉也跟上去，拉开一点距离坐下。恩约罗格从地上信手捡起一支枯树叉，狠狠地将它折成两段。姆韦

冷冷地看着他。看着看着，不知怎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她赶紧用手擦去了泪水。恩约罗格好象没有看见。

“姆韦哈吉，我和你在这种情况下约会是很遗憾的。”他抬起头来，大胆地看着她。“从童年开始，在我们多年的相处中，我是很了解你的。我原来那种想为全家、全村和全民族奋斗的想法，现在看来是多么愚蠢和不合实际。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知识、信仰和家庭。我到现在才深深地体会到，在我的生活道路上，你是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正因为这样，我想起我家的人对你家的所作所为时，心里格外难过。现在，我，只有我，留下来了，所以这一切罪过应由我来承担。我找你是为了求得你的谅解，并且告诉你，我对这些是多么遗憾。”

“你不要骗我了，恩约罗格。我知道，一有风吹草动，你就会离弃我的。”

“我说过我有罪。但是上帝……他……对你爸爸死去的情况，我并不比你懂得多。”

“你想告诉我，你……不！”姆韦哈吉清楚地记得，是她请他上家里去的。她没再说什么。恩约罗格也在沉思。

“姆韦哈吉，我不想为自己辩护，如果当初我知道，我是会提醒你的。现在我只想告诉你，对这件事我很遗憾。请你相信我，因为我爱你。”最后他说。他深信姆韦哈吉已经成为了他唯一的希望。说完，他低下了头。姆韦哈吉一直沉默着，他也没有抬头看她。

“恩约罗格！”

恩约罗格慢慢地转过脸来。姆韦哈吉温柔地望着他，他差点哭了出来。

“姆韦哈吉，现在只有你才值得我留恋。我觉得我已经紧紧地和你联系在一起了，我相信你是完全可靠的，除了你，我心里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因为我知道，我的明天将是一场梦幻。”他用低沉的声音平静地说。姆韦哈吉凝视着远方。恩约罗格以为她不理他，因此他的目光也慢慢地离开了她。等到她第二次喊他时，他才转过脸来。这时，他发现她眼里噙着泪花，可是他心里却感到宽慰。

“对不起，我误解了你。”她说。

“不，姆韦哈吉，我必须承担这一切罪过，你有权利恨我。”恩约罗格说着靠近了她。他拉过她的左手，并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姆韦哈吉顺从了。这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悲伤的泪水突然夺眶而出，在她脸上留下一道道泪痕。她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喉咙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她的心在翻腾。她想竭力控制自己，但奔放的感情使她不能自己。她深深地爱着恩约罗格，她多么希望他能继续搂住她，向她指明前进的道路。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她想制止他，但言不由衷。因此，她后悔自己不该来。恩约罗格继续狂热地吻她，并向她恳求道：

“姆韦哈吉，亲爱的，我爱你，如果你愿意，请你救救我吧，没有你，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姆韦哈吉极力想推开恩约罗格的手，以便试试这个正

紧紧接住她那瘦弱身躯的青年的气力。她多么希望重新回到童年时代，再次和他一起成长起来。但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现在她已长大成人。

“我们能离开这里远走高飞，正象有一次你说过的……”

“不！不！”姆韦哈吉又掉下了眼泪，是那樣的伤心。她打断他的话说：“你必须救救我，恩约罗格，我爱你。”姆韦哈吉边说，边用两手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两个丰满高耸的乳房在不断地起伏。

恩约罗格心里甜滋滋地，感到格外轻松和愉快，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美丽的长发。

“是的，我们可以去乌干达，并且生活在……”

“不，不！”她再次反对说。

“为什么呢？”恩约罗格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难道不认为你的想法过于简单吗？因为我们再也不是小孩了。”她啜泣着说。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离开这里。因为肯尼亚现在再也不属于我们了。如果一个人有能力跳出火坑，但他又不愿意这样做，那不是很幼稚可笑吗？”

“但是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我们不可能！”她失望地哭泣着。

恩约罗格迷惑不解，一筹莫展。童年时代的她比现在要强得多。姆韦哈吉看到他犹豫不决，又补充说：“我们最好还是等待，你不是告诉过我，明天朝阳一定会从东方升

起吗？我想会是这样的。”

恩约罗格没有回答，他真想走过
的泪痕。她呆呆地坐着，就象在向黑暗
立的大树，渴望着阳光和新的生命力。但恩
样生活，他所希望的不是这样的生活。他觉得自己被人所
骗了。

“这一切就象一场梦，我们只能活一天算一天。”他说。

“是的，但是我们要对别人负责，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象大人那样对所有的人负责。”

“负责，负责！”恩约罗格生气地重复着。

“是这样，我有责任，比如说对我妈妈。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我们不能丢下妈妈，尤其在……不！恩约罗格，让我们等待着新的一天到来吧。”

姆韦哈吉明白自己已经说服了他。但她心里依然很难过。她告别了他，朝回家的路上走去，突然觉得一阵心酸，又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有的是一颗痛苦的心。

太阳下山了，恩约罗格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他第一次感到如此空虚和孤单，无依无靠。眼前的世界，一切都朦朦胧胧，虚无缥缈。突然，他绊了一跤，摔倒在地上，悲痛地大声喊道：“姆韦哈吉，姆韦哈吉。”

星期天，恩约罗格心神不安地离开了家。妮约卡比看着他走了出去。她没问他上哪儿去，她和恩杰莉都不敢多问，因为她们害怕……

恩约罗格肥大的裤子在风中飘拂。这条路他很熟悉，

是如此陌生和漫长。他蹒跚地走着，偶尔会避开那些以前回家的妇女。他有意避免和她们相遇，避开她们的眼光。因为他想，她们一定会看到他的痛苦神情。他不需要她们那种无休止的同情和怜悯。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会这样做的！我会！”他想再看看两位妈妈，最后一次在家里和她们度过一夜。他想起爸爸，可他已经离开了人世。他还想起了波罗和卡马乌，波罗不久就要被处决，卡马乌已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不知道在犯人营里的科利又会是什么结果，也许他也会象其他犯人那样被严刑拷打至死。啊，上帝！这时候为什么呼喊上帝呢？现在对他来说，上帝已经不会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对从前信赖过的一切已经失去了信心。什么财产、权力、知识、宗教，甚至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爱情，都已经离他远远的了。

脚下的土地平坦地伸向远方，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已有许多人离开了这里的土地、太阳和月亮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了。他们之中有恩加恩加、理发师、基阿里埃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这条小道最终也会将他带到那条路上去，让他一直走下去。

往前走吧！有一个声音在敦促他。他紧步向前，似乎这样可以更快地消磨这一天的时光。现在，他盼望黑夜尽快降临。又是一声敦促声：往前走吧！

但他回答说：“等等，等到黑夜降临吧。”他走到了小道的拐弯处，无意间朝上面一看，啊，这里，这里不是姆韦哈吉

第一次向他表白爱情然后又羞愧地
边是一片开阔地。他离开小道，来到
的坡地，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从
好好的绳子。他手里握着这把绳子解
轻松。他静静地坐着，等待黑夜到来，使自己淹没
夜幕之中。

他知道那棵树在哪里，因为他在爸爸死去以后曾多次
来到这里，树上沙沙作响的声音就好象在和他促膝长谈。
在他心灵深处，唯一能劝慰他的是对姆韦哈吉的期望……
可是现在，绳子已经准备好了。

“恩约罗格！”他住了手，突然歇斯底里地纵声大笑，紧
紧握着绳子的一头，另一头已经挂在树上。又有人焦急地
叫了一声：“恩约罗格！”

声音很清楚，他听见了。当他听出是谁在叫他时，他的
心颤抖起来。妈妈站在旁边，两眼圆睁地盯着他。他开始
感到茫然，接着又感到紧张和胆怯。

他颤颤巍巍地朝妈妈走过去，又一次感到他是多么害
怕见到妈妈。他看到妈妈手里举着火把，步履蹒跚地朝他
走来。

“妈妈。”他心里感到一阵宽慰。

“恩约罗格！”

“在这儿。”

妮约卡比扑了过去，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回家吧，孩子！”妮约卡比用命令的、而又悲伤的口吻

恩约罗格跟着妈妈朝家里走去。他觉得对不起妈妈，因为妈妈临终时要他好好照顾妈妈的嘱咐，也对不起妈妈对他寄托着等待新的一天到来的期望。路上他们碰见了来找他的恩杰莉。虽然宵禁，但为了孩子，她们却顾不得这一切了。恩约罗格默默无言，只觉得有罪，一个从童年时代就决意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使命的人犯了罪。

他们继续朝家里走去，离家越近，恩约罗格就越清醒。这时，一个无形的声音在谴责他说：“你是胆小鬼！你永远是一个懦弱的人，为什么你不敢那样做呢？”

他突然大声叫道：“是的，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

又有一个声音回答说：“因为你是胆小鬼！”

“是的，”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胆小鬼。”

他快步朝家里跑去，为两位妈妈打开了门。

译 后 记

肯尼亚著名作家詹姆斯·恩古吉一九三八年出生在肯尼亚的利穆鲁。一九六四年毕业于乌干达的麦凯雷雷大学，曾先后在内罗毕大学、麦凯雷雷大学和西北大学任教，后任内罗毕大学文学系主任。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詹姆斯·恩古吉就开始从事创作。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他发表了不少短篇和长篇小说以及戏剧作品。他的作品可分为早期作品和近期作品。前者指六十年代发表的作品，主要描写肯尼亚最大的部族——吉库尤族在国家独立之前为争取独立、夺回白人强占的土地，同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的情况。其代表作有以“茅茅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孩子，你别哭》（1962年）；以反对白人文化专制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大河》（1964年），以及反映肯尼亚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长篇小说《一粒麦种》（1967年）等。

詹姆斯·恩古吉的近期作品主要是揭露肯尼亚独立以后存在着的失业、贫困、经济萧条、部族纠纷、土地争端、贫

① “茅茅运动”是一九五二年发生在肯尼亚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殖斗争运动。这次运动旨在推翻白人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夺回白人强占的土地。

众之间的矛盾等等社会问题。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血染的花瓣》，剧本《我高兴什么时候结婚就结婚》。此外还有《恩古吉短篇小说集》、《上帝上的魔鬼》、《殉难者》和剧本《明天这个国家》等。《血染的花瓣》和《我高兴什么时候结婚就结婚》这两部作品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富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它们深刻地揭示了肯尼亚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当前亟待解决的土地问题，体现了一个民族对未来的热切期望。这两部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作品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孩子，你别哭》是他早期发表的三部曲中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一发表就受到社会广泛的注意和极高的评价，是他的成名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代背景是肯尼亚独立前的一九五二年，当时肯尼亚正处于白人殖民者统治之下，尤其是广大农民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没有自己的土地。肥沃的土地被白人强占去了，白人强迫农民在这些土地上进行无偿的或者报酬很低的劳动，汗水换来的却是被强占有。甚至白人还将强占的土地出租给当地农民高额地租，盘剥农民。此外，白人殖民当局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法令来束缚广大农民的手脚，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安于白人的压迫和剥削。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为了夺回白人强占的土地，广大农民揭竿而起，举行了震撼非洲大陆的“茅茅起义”，他们提出了“废除种族歧视，要求生存，要求独立，把白人抢走的土地